

烏拉拉鄉生命舞曲

文

泉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9018

自序

一 苗僑底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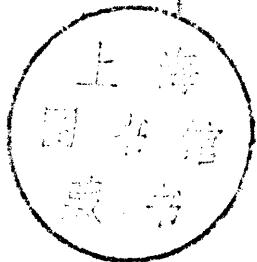
我嚮往着，那詩歌舞蹈的民族！

在叢山裏，在夕霞斜照的溪灘上，那成羣地少女，歌着青春，短裙裸體，點綴着自然，使更生動。那英武地少年，吟着愛情，坦白！直率！原始！可愛！使來自塵囂底青年，忘失了這是人間。

夕陽向溪底隱去，舞姿披上了月紗，輕歌向田野射着芬芳地醉意，不斷，不斷……這被祖先遺棄了的生活，還多麼值得子孫的留戀呵！

舊石器，新石器，青銅諸時代後，始漸次完成遠古的歌謠。「詩經」一部，

苗僑底誘惑



給我們選存了部份的古籍，留給民俗家，文學家，歷史家無數地遺憾，也留下了無盡地研究價值。

戰前，我曾偶而看了幾本北大彙編的近世歌謠，然而不知怎的引不起我底幻想。戰後流浪後方九省，柏拉圖說：人是羣居的動物；一般社會學家又說：人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在體質上和心理上具有各別的種族和區域特徵。

因之，人所創造的文化，無論在其內容和外形上，渲染着濃厚地種族色彩和地方風光。

生活的形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羣的標識。我在這不同的風光中受着不同文化的燻染，我認識了我自己底民族——過去的美地醜地；現在的剷地柔地。我已經不再屬於那一地區，而成爲真美善底追尋者了。

我追求美，真，新一代底堅強地人生！

像探險家，循着他底目標，向沙漠，向水原，我遠遠地聽到了他們的歌聲，

看到了他們無比地身形。

他們是缺乏文獻可考的落後民族，然而他們却藏着人類的黃金——美麗，勇敢與真誠！

前途是荆棘和叢山，可是一切阻止不了我底癡狂！因為它是我們所缺少的。
我捲起了行裝，向誘惑馳騁！

二 與恐怖爲閩

肯犧牲才有收獲，肯冒險才能成功！

我犧牲了那即將擴大演出的中電劇團，參加了那毫無頭緒的電影外景拍攝工作，爲着什麼？爲着可以隨去僑山，發掘那祖先美德的寶藏。

一個八月的中旬，進入廣西僑胞底山叢。山峯如櫛比，溪泓如明鏡。竟如置身五彩電影中。心曠神怡，一切感染，出於經驗之外。

雨：雲壓山腰，溪流如雷，匹鍊飛昇，環山如屏。晴：雲開萬里，山青如翠，野草爭香，人魚同泳。這裏詩人有寫不盡的詩，畫家有繪不盡的畫，歌唱家有嘔不盡的歌謠，攝影鏡頭有攝不盡的景色；可是，什麼也沒有留下，什麼也沒有增減，自然永遠是自然。

這是他們固執，這是我們胆小，一點小的隔膜，時間釀成了洪溝，流着誤會者底血，寫着恐怖與仇恨。

當小雨初斂，晚風送涼的時候。我們這批無聊的朋友，便結伴步到火車站旁的小茶棚中，促膝長談。從山青水秀，談到地傑人靈；店伙們也交換着他們的故事，聊慰游子的寂寞。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棵樹，彎彎曲曲地很適合戲裏邊用的手杖，我剛剛攀上去，還沒有拿出刀來砍，就聽見對面草叢裏一聲呼吼，一把雪亮的斧頭，在一個魁梧人的手腕上飛舞着，向我奔來；我一看來勢不妙，撒手就跑；剛轉身，

左面右面，都伸出了幾對驚惶而兇悍的眼睛；這下子我再也沒有勇氣尋找山路，再也沒有勇氣站直腿子，一下子就直滾到了山麓……」這是一個管電影道具的同事這樣追述着他底經過。他平時一向有點喜歡吹牛，人們對於他的話都似信非信。

反證在這裏開始了。以後帶給我們很長時期的不安；像晚上恐怖山叢中底猛虎一樣瑟縮。站上的小豬不是只剩了隻腳？站上難民的小孩昨晚又失了踪！方圓不到兩里的車站，會到那兒去了呢！？

「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走進他們的村莊。要是給他們攪着了，你就別想再活了。他們最喜歡的方法是你脫光了，掛在樹上，一點點地割，割到最後剩一個骨架爲止。」

「他們的團結性最強。牛角一吹，一個連一個，傾刻百里以內的僮子都包圍了來。越圍越近，非把你消滅了不可。有一次，幾個兵帶了鎗硬不聽人勸，到那

邊（指車站對面）山裏頭一個村子去。可是一去，牛角就響了，響了就沒有回來。」

人們想盡了一切娛樂的方法，來隱藏恐懼地心情，可是終因領隊的工作無計劃與天雨，延長了這恐怖的囚期。

這兩三個月真是寂寞而又無聊！誰不這們想。

三 僑山艷遇

這寂寞的兩三月，在我却神聖而有價值。

我全生命浸沉在驚奇和愉快中。（也有苦痛，那祇是庸俗的生活所賜予。）

詩云：「我歌且僑」，漢毛長的注解裏說：「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現在歌僑兩字並用，所指的就是不用曲譜，隨意哼唱的一種音樂。

這種音樂是原始的天籟，充滿着自然的風趣，且富有充沛地生命力。僑民這

樣生活到現在，也可以從這裏追索到從前。這是他們的文獻，是他們全部的歷史。

隨處洋溢着他們的歌聲，他們也隨處歌唱。在收割，在墾植，在行路，在休息。一切喜怒哀樂，均藉於歌唱。

輕風帶來了她們的聲浪，抱定欲得虎子的人，不得不打算如何深入虎穴，一窺全豹！

在蘆草叢中，我隱藏着自己，偷視着羣女在摘穗，我錄着他們的譜，我記着他們的詞，我常廢食忘返。我沉醉在她們甜歌的世界裏，不覺足之舞之，手之蹈之，隨聲和唱：「噯！耍耍馬郎來，馬郎來！噯耍耍啊！」

她們並沒有給我兇悍的答報，依然自然地嘻笑着歌唱。

這增加了我底癡憨，滌淨了我底恐懼，人非草木，熟不通情！

忽然，一隻巨手壓在我底肩上，一陣顫慄像電樣的通過了我底全身，我驚恐

地轉身，看見一個老者（後來知道他是鐵路上的轍夫）向我微笑。「她們在罵你這個老闊像她們的兒呢！」我輕輕地嚙了口氣，看着他那慈祥而帶嘻笑的語氣，像嚙下了一口蜜糖。

我唱給他聽剛才我們和唱的那隻歌。他又笑了，笑得那麼年青。他說，你怎麼樣呢？我說：我就這麼高聲地跟着她們唱。怪不得她們要罵你了。他們叫你過去玩，你爲什麼不過去呢？哈哈……他重重地在我肩上又拍了下：馬郎！她們喊你是美少年呢？

人非草木，熟能無情，現在不通情理的反而是我！

第二天一清早，心情像晴朗的天空一樣，像山峯後閃射着的聖潔地熹光，甜蜜，開朗！

我一個人，離開車站，循着鳥道，向山叢中獨自走去。滿眼的新奇，像踏着王母娘娘的聖曲，悠悠然往南天門踱去。

長途跋涉！整整走了有四個多鐘點，還沒有看見一座人家，不免從心底裏擦起了一片失望。接着，冒險的精神壓倒了一切，使自己無形中又向前走去。

轉過一面削壁，面臨一條綠帶。即我們每日泳水的打狗河下游。至此，我充分的後悔，爲什麼不從我們門口過河？多走了這些冤枉路。此時對面，忽然有兩個七八歲的僛女，聯襟跋水而過，態度極其自然。水深至乳，以致他們解開整個衣裙，裸出了半個身體。（她們的風俗原是不喜穿褲）

我一面驚奇，一面艷羨。那翠綠的水，平如明鏡，跋水而過，一定涼暢而愉快。流水流過裸膝，一定像春風拂過暖頰一樣的溫柔。我脫下了鞋襪，踏入水中，果如我所想像。可是一開步，困難就已開始，那河底下的大卵石，又滑又刺脚，兩三百碼的河面，如此寸步難移的，什麼時候才走的過。

她們站在岸頭，回眸淺笑，我覺得她完全是針刺着我底軟弱。一個堂堂廿餘歲的漢族男子，難道真不如兩個小孩？一師愧赧，促使着自己邁步前進。

水慢慢地深，流慢慢地急，而河岸亦慢慢地遠；眼看着前面水流如注，重心不穩，進退兩難，真有點叫天不應；而四望小孩，亦已隱入叢山。處此絕援之際，也祇有振一振精神，孤注一擲。拾着一把汗珠，終於爬到了彼岸，此時日影短縮，唇焦腹肌，洗了洗手腳，痛飲了一肚子溪水以後，也祇有繼續前進，翼能找到村舍，一販肌腸。

行行復行行，前面小山嶺上，露出瓦屋兩脊，促使我加速脚步，攀石越級而上。走近屋前，牆徒四壁，空無人煙。再細審草地，知絕跡已久。一種空漠的惶惑，匆匆催我返身，也不暇思測它荒蕪的原因。

登高望遠，山東南林陰深處，不正結滿了金黃的芭蕉，不正說明此處已臨村寨。

環村幾半，不得其門而入。又數武，軀腰越竹林，至一室前。室門大敞，內洋芋累累，堆集半室，此外地上放數碗盆，似是食具，一竹簍，內臥一嬰兒，揚

聲獨啼。盡此而已！亦杳無人跡。至此，不免引起我無限地驚奇！是死了？還是跟站上所傳說的全村死於瘴氣，最後連收屍的人都死在床上，變成了骷髏？！

肌腸鼓勵我偷竊。我轉過了幾幢空屋，向芭蕉林中伸去，突然一隻猛狗迎面奔來，接着一片吠聲，響徹了全個村舍，我祇有東避西閃，抱頭鼠竄，一顆心幾乎跳出了口腔。際此危急之秋，左手黑黝黝地屋洞中，閃出了位白髮老人。面上冷苦冰霜，毫無表情，謹微微舉起手杖，阻止羣狗。並伸杖梯下，引我入屋，（僑屋多離地四五呎而築）

這是人？這是鬼？爲什麼碧綠的兩眼毫無表情？爲什麼手杖輕輕一舉，羣狗便縮尾而退？那黑屋裏藏了什麼神祕？他又從那裏突然顯現了出來？我好像受了催眠，不自主地隨他所示，走進黑屋，呆呆地坐在一堆乾柴上。

心脈依然不斷地在跳動，理智已不再替我思考，短時期沉在麻木中。對方也依然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不說一句話。但那兩只痰一樣的眼珠，在黑暗中却一

閃閃地閃着審視的光。

遠處的輕歌把我從夢中叫醒，我道謝以後將要跨出黑屋，梯下大踏步的走上一位紅噴噴地少女，健康而豐潤，調皮的眼珠，歌着醉人的村歌，兩手各提一筐濕衣。這種情景使我離意頓消。她朗聲向老頭問了幾句，老頭並沒有張開嘴唇，不知答了些什麼。那少女便甩掉手中的籃子，蹲下摸着我被咬破的褲子。

「謝謝」——我從心底裏感到撫慰，「不要緊的」。

她一下子站起，瞪着兩只油亮亮地眼睛，「你！你喜歡我！」

這一突如其來的問話，頓時使我墜入五里霧中，眼前金花亂放，又驚又喜。

她怎麼會說漢話呢？（雖然是桂林口音）「唔，唔……」我尷尬地笑了。她却像小鳥樣的歡躍，話從她嘴裏聯球似的跳出，可我一句也沒有聽懂，雖然我在拚命地注意。

她帶我全村參觀，帶我去看那個獨自啼哭的小孩了，她坦然的拉開胸前的襟

襟，露出像金字塔一樣堅硬的乳頭，塞給嬰兒止哭。我問這是她的孩子嗎？她搖頭，她說她沒有男人。

……這一切，像走入一個神祕世界，一舉一動都使人驚奇，而且叫你沉沉欲醉。宇宙輕奏着低緩的節奏，一變恐怖的山村，成爲仙境。

時間在這裏消逝得多快呵！怪不得有山中回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諺語。

老頭驚惶地奔來，突然割斷了我們美妙地沉默，當老頭的報告還沒有說完，一位粗壯地少年，排山而入。兩眼火勢逼人。粗魯地擁女懷中。然後看了我一眼，吻着少女底額，臉，耳，髮，總其形容可稱之爲狂暴。當時我並不覺得驚惶，我祇深深地奇怪，她們也懂得西洋底「吻」！

他推開了少女，輕輕地把我反縛在柱上，然後問少女要着什麼，少女拒絕了他，他卽自奔出。

這真是千鈞一髮，當初我不知怎麼不曉得恐怖。他拉我反縛的一煞那，我確

是心向下一沉。接着我反而非常清醒。及至少女咬斷繩束，推我出門，老頭像急風樣的指點我向遙遠的鐵路線逃去，才不會被人追到，我才知道我應該驚慌了。我昏迷地被他們推着轉換了幾個方向，我才看清鐵路線離我是那麼的遙遠，而且是在半山腰中。

日已西沉，我好像身下纏着五六條無力而又沉重的腿。我可以說不是走到那山上，因為此去是無路可走的。我是爲一種求生的意念提到了山上。

我摸着了鋼軌，這才恢復了我底呼吸。我感覺到混身酸疼，已不再能立起來了。我瞰看如螞蟻大地僇人，成線地在細小地阡陌上挑着什麼走回村去。我如夢初醒，感謝那沒有處死的幸運。

夕陽在一泓池水中反射着金紅色地光，我想到那芭蕉了。我摘着衣褲上滿掛的刺草。我肌餓得不能再肌餓了。

「我剛才爲什麼不跟那少女要呢？她什麼都會給我的。我相信。」

「那老頭會說那麼好的一口普通話，說得又清楚又有力，是他說的嗎！」
日已西沉，這沿着鐵路繞回去該多遠哦！雖然沒有一點氣力了，可總不能在
荒山叢中宿夜呀！

四 愛美與愛情

一切驚險，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因為隊裏早已警告過同事：因為我還要繼續冒險。

最近幾日，我正和愛人鬧着脾氣。我們決定隔離一個時期不再見面。（你們知道，同事中我正愛着一個人，我們有五年的相識，而且在五年中，曾同班讀過三年的書。我不了解她（？）她要更多的自由，她要更多的友誼。而我又是初戀，那樣單純地自私地熱戀着她。這熱情摧殘了她底自由，也摧殘了我愉快地精神生活。我好像永遠淨沉在苦海中一樣。）

在這短短地時輟時連地隔離中，我整個精神都寄托在蠻荒地僑人身上，我慢由外貌認識了他們的性格，由這性格的了解中，知道了他們更多的習俗風尚，我愛他們了！我深深地愛着他們了。因為我發現了他們的美，是碌碌私營的都市人所沒有的一切。是我們祖先所以繁殖我們的初因。

然而知識畢竟是可貴的。尤其是科學知識。我能給他們做些什麼呢？我頂多告訴他們，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值得他們去追求。同樣，我要把他們可貴的一切，帶給我們，於是我像着了僑人迷樣的無孔不入。東訪問，西記錄。我的愛人，她也整日想望着我所不知的那個希望。我在她給我的寂苦當中，我這種行為難道不是必然的嗎？何況我來此早有此意，當然工作也更顯得積極。

積極地工作，得到了豐富地材料，藏在腦中的，比記在簿上的更形活躍而衆多。

我們男女隊員是分居的。一條三百來公尺長的大鐵橋伏蓋在打狗河上，成了

我每日必經的路線。橋高數丈，且兩邊均無扶手。行人過此，除仔細跨越參差不齊的道木以外，一失足，必將粉身碎骨。然而爲着隔江有個愛人，勇氣也就徒增百倍，履險如夷。

這日，我實在耐不住那隔離了。又獨自過江，一親愛人芳蹤。至晚飯後始獨自返家，她們的宿舍距橋尚有兩公里半，當我經過山岔時，我又遇見了那老者轍夫，他問我要不要去看僑人的跳鬼。我當然願意，遂隨他翻入一山。遙聞紅豆樹後，嚎聲一片，似歌又似狼嗥。轍夫說：這是他們的「合哭」。也跟平常他們的合歌一樣。說着他又笑了。但是因爲日光微弱，看不見他的笑貌。

我們到達了村莊，轍夫領我拜見了主人。他給我們盛了碗腥臭而又無鹽的肉湯，讓我們盤坐在簷邊石磨上，看他們一羣男女，持着火把在舉行砍牛舞。

這裏因爲靠近車站，可算已較漢化。參加的倒也有三四個漢人。他們多數均甚好友，漢語極佳。這在我如置身僑民圖書博物館中，舌耳眼腦同時並用，都不

及搜存。

夜瀾人靜。時間不再允許人停留，主人也表示不再歡迎。轍夫和我，便這樣離開，分手在黑暗的橋頭。

鐵橋怎麼過呢？伸手不見五指。火車是否馬上就來？一腔高興，至此化爲顫慄。於無可奈何中，只有四脚爬地，摸着一根道木，始敢跨踏一根。這樣聚精會神地爬行，也就忘了橋下的溪洪奔騰。

鋼軌忽然怒吼了，橋頭的綠燈也忽然明亮。完了！跳下去嗎？那太不可想像了。跟橋工一樣的把身體懸掛在道木空間？時間不允許人思考，也只有這樣做才可以救生命於萬一。我插足向道木空間，兩手瘳率地抓住道木，誰知剛一伸脚，觸到了道木下的石子，這一下眼前如閃了一道電光，我站起身來不管三七廿一的就向前跑，前腿掀去了幾塊皮，總算奉還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着，這好像是西天裏盜着天書，又好像彈子和尙爬過蘭谿白雲山底石乳

橋。

自己會心而笑，從這微笑中，產生一種堅定的信仰，我決與這村莊做個密切的友人，以戀愛的熱情結識他們。

五 生命底交流

難民是越過越多，火車却越過越少，最後我們終於弄到步行撤退。

行路是自由的，行李與女隊員們都載在搖車上，沿着鋼軌滾滑，自然不需要我來照料；這在我好像是脫韁之馬，祇要我旁晚能趕到預定的休息站，你管我走着那條路！

沿途我經過三個村寨，第一個寨外，我看見一對男女揹着鎗，坐在河邊對唱着情歌。第二個寨，我看見他們把全部財產網綁在一列馬背上，向深山進發。第三個寨我被他們抓住了，但特別客氣，他們指手劃腳的問我鬼子什麼時候來，又

說：「你們不怕他，爲什麼還要跑？」

現在，我們已不再有所隔膜了。誰都怕死，共同的敵人使我們親近了。但，彼此却有着一個絕對的不同。我們是不顧一切地走向大後方，那兒可以求得舒適的生活，還有別人的武力可以保護。而他們，祇是撤走了他們可憐的財產。人，却永遠不離開他們的村舍。像晨星、像棋陣、散佈在廣大地山叢中，帶着號角，帶着刀鎗，他們的生命交給了團體，團體的生命也交給了他們。

我送給村姑一面小鏡，請求他們在我底照相機裏，留下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再見了！我擁抱着我搜集的材料，那裏面有溫暖，可以激勵我英勇的生！

我們在南丹等候着火車，過着迷迷糊糊地生活。三四天後的午夜，突然傳來敵人臨近的消息。這消息吹動了整個縣城的人民，掀起了一片哭聲。

聽說女隊員們乘着汽車先走了，而我愛人的全部財產，却放在我的旁邊，爲着自己底義務，不得不鼓起騎士的精神。我拋棄了我所有的行李，藏起了記錄條

脛的文字，背負起那偉大地物質與精神的皮箱，向暗黑中，向人海叫器中齊去。路，不再從黑夜中出現。我鑽過滾動地火車，步過污臭地河流，爬上陡峻地山坡，我第一次體會到皮鞋底會翻上了腳背，眼珠好像奪出了眼眶。人，像炒良鄉栗子鍋裏的糖沙，在田野，在公路，沸騰！翻滾！雖拚裂了喉管去叫喊，可誰也管不了誰。

我攀上了一乘汽車，像一根箴子插在板縫中一樣。不知是人羣推動了汽車，還是汽車就是人羣。

我一動沒有動，一隻腿掛在車外，一隻手懸空地提着皮箱，我想前面總可以找到她們吧……

黎明了，晨熹替我找遍了站頭，沒有她，沒有他們任何一個人。最後，我看見了胡蝶，我將皮箱交給了她，我協助她搭上了白崇禧的火車，我向回頭走，因為，我不能遺失了我底愛人！雖然敵人正迎頭向這面追。

……追憶是一種苦痛，走向未來才是一種快樂。

總之，愛人的皮箱移失了，我的幸福也不再存在。當我失去愛人歡心的時候，我便輕輕捫着胸前的稿件。唉！一邊是不可挽救地漸漸寒冷了下去，一邊却出乎意外地溫暖了起來！

唉！回憶是一種苦痛！允許我不再追敘吧！讓我掉頭向未來狂奔！

六 弦外餘音

我雖沒有像高爾基失戀於哥薩克女人，一變而用它擁抱了世界同人類。我却自信，我有毅力去摹倣。

離別了，愛人去做別人的太太去了，我也開始決心去做我作品的父親。

我願將我這作品，呈獻在我知識伙伴的面前，呈獻在未來主人翁的心中，告訴你。我曾在此病中掙扎，我不希望它也寄生在你們的精神中。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欲事之有成，亦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不屈不撓，堅毅力行！

人之生，爲仁，此上帝遣人入世之使命，而我們完成了這使命沒有呢？建設新中國的這一代！却是如此之軟弱哦！俗語說：「拿得起，放得下」，咬緊牙關，刪正自己的弱點吧！因爲我們是建設新中國的工人，新中國要在我們手裏延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序於上海新華別墅

此
页
空
白

全劇人物：

答狼：僑家的漢通。

烏拉拉西施：僑王之女。名四德拉娃。

烏拉拉鄉鄉長：僑王。

皇霧：一個電影演員。

沈思遠：逃難的公務員。

劉勇生：電機工人。

石毅之：水電工程師。

大姆：爲僑人同化的老婦。

莫孫：一個沒有職業的文化人。

妮妮：西施女婢。

僑女若干人。

僑男兩人。

阿桂：電機工人。

周仲哲：鑛山技師。

阿梁：世快電影攝製公司場記。

蔡凝雲：攝影師助手。

侯鏡明：攝影師。

其他工人數人。

全劇時間及地點：

第一幕第一場：時——一九四五年春之某日的清晨。

地——烏拉拉鄉神壇邊。

第二場：時——數月後的傍晚。

地——同前。

第二幕：時——兩年之後，中秋前數日的上午。

地——烏拉拉鄉土司屋前的小院內。

第三幕第一場：時——距第二幕一年後的中秋之夜。

地——水力發電廠第二衝擊間。

第二場：時——次日黎明雨後。

地——同第一幕。

全劇氣氛：

年青點子！愛美點子吧！

擺開我們沉重地民族性，

輕鬆！

愉快！

那一幅幅美麗地色彩，美麗地線條，美麗地聲音……

我可愛的導演——人民底術藝家呀！

大膽點子吧！

痛飲情感之酒，

狂歌熱舞！

愛己愛人愛世界，愛一切藝術！

心裏就是有刀刺着，要忍住疼痛呀！

痛苦要美，哭要美，

痛苦要真情感，哭要真情感，

因爲人類整個進行曲調是真美的節奏，不能因你破壞呀！

親愛的導演！

這還需要——

審美與距離。

爲着

它與現實，

像清晨底霧，雨後底虹！

爲着

它像春光底流動！

晨鳥在鳴！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五年春之某日的清晨。

地點：烏拉拉鄉神壇邊。

環境：這是一個非常秀麗而蒼老的神壇。

清晨，一切都顯得明朗，舒暢。晨鳥四方爭鳴。

巖峻地山石，在晨熹中呈着古銅地光澤；青苔滿貼着石蔭，細籐攀援着岫巒。

一尊雄武兇猛之朱紅巨佛，依山聳立；像身左臂，略有殘缺，紅漆亦有班蝕。巨像脚下，砌有淡綠色之花崗石祭壇，壇石亦已部份破壞。但依然不失其秀美神韻。

壇前有空地一方，用以歌舞祭頌；上斜蔽一勁健之紅豆樹；值茲朝霞抗日，峯峙嵐中之際，

更顯得一脈清幽瓊麗！

——鳥唱溪鳴，交讚着宇宙底寂靜。

幕啓：（答狼靜躺在淡綠地壇石上，在微微晨風中，仰望着朝霞蓋紅。

烏拉拉西施聲：（遠、微）答狼！答狼！

〔聞聲一骨碌坐起。〕

西聲：（充滿了少女地喜悅）答——狼！

〔烏拉拉西施從叢綠中閃出，黑紅的臉，揚溢着清晨的愉悅和笑容；高高地胸脯；短短地布裙，在那緊緊地細腰上，好像正在那裏動翹欲飛。於是，她稍一停留之後，那圓圓地小腿肚子一顫動，便投向答狼底胸前。輕盈，像得食的雛鶯！〕

〔項間那大銀環連起的鍊子，叮叮作響。〕

〔答狼雄糾糾，帶着幼師地壯健稚氣，飛接起西施底兩掖，一轉身，便讓烏拉拉底公主，站在祭壇石沿上了。〕

西：啊！答狼！

答狼：（握着西腰，仰面玩笑地）啊——西施。

西：（驚奇地）西施？

狼：嗯。西施，漢家，中央人都這麼喊你（兩眼閃着愛美地光）聽哼？

西：（望着狼底眼）……爲什麼呢？

狼：（笑而不答）……爲什麼呢？你跑來！

西：（天真無邪地）啊！大姆說你爬山啦！（皖然閉目）我想，你一定又來啦！

（得意地）啊——……我給你看……（又將摸出的照片藏起）噯嘻！

狼：（索照片）看！

西：（格格大笑）嘿嘿……（忸怩後）看囉！

狼：（婪視照片，狂喜）呵！西施！西施！四德啦娃！……

西：你說！你說！「西施」，什麼？

狼：「西施」，西施，是一個，王，底女兒，像（無法形容）像花，像這個（指

西腕上纏掛着的紅豆）你……

西：紅豆？

狼：嚶。像花？

西：啊哈！（自壇上躍下歡舞）嚶嚶——（復又用力搖撼着狼）答狼！答狼！你喜歡嗎？我！喜歡嗎？答狼！我？

狼：（睜睜地）我，花？我不喜歡。我喜歡，小鹿。

西：花，你……（楞。直覺地攔狼臉，揚長下。）

狼：西……（一手摸頰，愜然視西。並含歉意。）

西：（回身）西施給我！（奪回照片，掉身就走）

〔皇霧，穿了一套方格子的西服，攝影機掛在肩梢上，飄飄然用兩個腳跟晃蕩晃蕩，左右顧盼

多姿，混身充滿了明星味兒。

皇：（學着怪裏怪氣的僭音）早啊！哈囉！烏拉拉西施。

〔西不理，轉身自另路下。

皇：（追阻另路）嚶嚶！生氣了嗎烏拉拉西施？（變魔術似的拿出塊黃玻璃）你

看，要是把這個裝上去，照起來就更漂亮，更像西施了。走！河邊去！……

西：（突問）你說西施是花，是小鹿？

皇：（楞）西施是花？……你？

皇：（察看了下大勢，恍然）哦哦！你兩樣都像，兩樣都像！（聳一聳肩）我也兩樣都喜歡！（俯身對西）你呀！比花……你比花還要美，比小鹿，還要活潑，

你比……

西：（跳轉身向狼）你喜歡小鹿，你喜歡我半個；他喜歡花，他喜歡小鹿，他喜歡我一個。啊哈！（一躍上神壇，撐腰立佛像下）來——拍！（格格笑）

皇：拍！（懷看鬼胚）河邊去吧！

西：不！拍！

皇：好。照一張我們就下去！（舉機對光）

西：你說是我（作英武狀）還是牠（指巨像）？

皇：噫？

西：（又重復一遍）你說是我！是牠？

皇：是你。是你。

〔狼握腰刀，近皇一步。〕

西：（指狼）啊哈！喂喂！給他拍半——個！

皇：（眇狼一眼）好。不要動（拍好），OK。好！

西：（跳下神壇，且歌且躍着下山）噯！耍耍，馬郎來，馬郎來……（註一）

皇：（誘惑地對狼）拍一個吧？

西：（又回上喊皇）噯！走呀！

皇：（對狼故作得意，盱衡而下）好。就會兒見！

西：（對狼作羊叫）咩！（跑下）

狼：（瞠目怒盼良久）四德拉娃！四德拉娃！（拔刀欲擲，見刀鋒光，又不捨而

藏之。隨即改提長槍，瞄準射擊。）

烏拉拉鄉長：答狼！

〔狼回視，仍舉槍手間。〕

〔王和狼一樣的穿着和尙領的藍布上衣，黑布褲子，上身紮着腰，一隻土製的粗大白鬍鬚影在腰間；下身是草鞋，白裹腿——這是一般僑人底服裝，他所不同的祇是肩頭多了一張像布似的黑藍披肩。〕

〔王，五十餘歲了，依然精神奔奔，只是包頭布的兩邊，露出了銀白地兩鬢而已。他那滯沉地語音和風度，便會區別出他是一位勇武可敬的土司。〕

王：做什麼？

狼：（放下槍，跪禮畢起立）王！

王：（否認地）嗯——「鄉長」！

狼：烏拉拉，鄉鄉長！（跪禮）

王：（容慈地）打鳥？……（狼不響）你知道這是神壇嗎？神壇面前不獻祭，有殺生的規矩嗎？（扶狼立起）四德拉娃呢？

狼：（欲謊不敢）下去了！

王：（明白一切，既往不咎。關注地）答狼！這幾個月，你變了你知不知道嗎？……

老是離開大家，老是獨個兒朝這兒跑，老是……不好的！不好的！我們祖宗告訴我們要（頓）要英勇！要保護大家。要替大家流血！死！笑着！

狼：（認真地）王！我知道流血光榮。（感情強烈地激蕩起來，喉管開始緊縮而顫動）我要找地方流血，我要替烏拉拉流！我是英雄……

王：（揮手慰安地）好好，馬郎！知道就這樣做吧。

狼：（恨不得一口氣說完自己心裏的話）我要殺人！我要殺那些，那些，好看的小伙子！我要……

王：答狼！

狼：你還要拿糧食養着他們漢家。王！我要，……

王：（喝）不許說了！

狼：（低聲哀求地）王！我求神，求神告訴我，我要怎麼樣的流血！我要天天躺這兒求神給我示。王！我是英雄，烏拉拉英雄啊！

王：嗯！是英雄！我們烏拉拉都是英雄！（制止狼說）我是鄉長！我就是你們的神！

狼：鄉長……

王：（怒）住！……我是你們的神，叫你們做，就做，就是英雄！……（回復到容慈的語氣）你們都是我底孩子，我不希望我孩子是英雄？我希望我孩子被人殺死？被人欺侮？……你們不用糊亂想，神，你們的鄉長，會替你們想！神，會做錯事嗎？

狼：（敬服地）是，鄉長！神……

王：（笑撫狼肩）好好！……你去看看去，在河岔口，他們那個碾米輪子，聽說可以打米還可以織布，是怎麼弄的！

狼：（囁嚅地）到那些鬼靈精，到中央人那兒去？

王：嗯。去看了來告訴我。我們要學，我們馬上要做，（邊說邊走向壇邊，遙望着河谷間的瘴氣與嵐煙。）

狼：（腳蹶地）……到，鄉長！到那些鬼靈精，我恨他們，我不去！我會殺……

王：（怒）嗯？爲什麼不去，……人家不用人就可以織布，我們去學學，去看看這不是對的嗎？……（敦促地走近狼，看着狼健壯的胸脯）答狼，你忘記了你是英雄了！你英勇！你有大力量去生，你能勇敢的替大家做活路。（註二）你好，很好！可是還不夠，這點生的方法，你看看我們不是太可憐了嗎，你看他們，他們雖然逃難，你再看看我們隔壁淪骷髏鄉長（無限感傷的步開，遙望着天外山色）淪骷髏鄉那一個不像你一樣的英勇，那一個沒有強大

地生的力量，那一個不跟我們一樣不怕流血，可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呢？血流完了，鬼子還沒退，有什麼用？有什麼用！

狼：（慚愧地）鄉長！

王：你，你懂得太少了！你沒有出過山，你不知道那些漢家聰明。他們怕流血，跑，是壞的。壞的不學，好的也不學嗎？他們不用人可以織布，你能夠嗎？這不就是神嗎？

狼：神不做壞事，他……

王：我知道，我知道，他們偷羊，殺豬，這很壞！英雄要殺壞人……現在他們還沒敢殺我們牛，殺我們人，我們就殺他們，這更不好，我們不崇拜他們，我們要偷偷地把好的學過來。你說你不想好？你不敢學他們的？

狼：（訥訥地）鄉長，他們不好，他們殺我們人啦。他們……

王：（愕）殺？你說？

狼：（亦驚愕訥訥不語）我說……

王：他們殺了我們誰？誰！答狼！（忿忿）我怎麼不知道……

狼：（恍然）他，他們，（茫目自信地）唔唔！要殺我們！要殺我們四德拉娃！

王：（站住，狂暴地握搖狼臂）四德拉狼？你說！是我的四德拉娃？她，她死了？

狼：（自信地）她，她半個死了！

王：半個死了！祇剩半個？（急欲下山）四德……

狼：（阻王）四德拉娃沒有死，那個漢家，拿照妖鏡，還在下面，……

王：照妖鏡？沒有死？

狼：（忿忿然）是！照妖鏡。那一定是照妖鏡；（嘶聲）他們要殺我們啦！拿照

妖鏡殺我們啦！

王：（強制鎮靜地）你慢慢說。說！

狼：他們壞，他們叫我們死了不流血，他們拿照妖鏡偷我們的魂，三個魂。偷我

們魄！叫我們死，死了都不曉得，不曉得怎麼死的。四德拉娃……

王：四德拉娃還在下面……照？

狼：嗯嗯！四德拉娃她給我，看，看了！她底魂，魂出來了，在她手裏，是那個漢家，偷出來一個了！那個漢，漢，還，還……（他越說越急越沒有辦法把漢話來形容。就改用了一大串動作，比劃着，又用僞語嘟囔着。意思是：那個中央人拿那個照妖鏡，一個一個地把四德拉娃底三魂七魄騙着從頭上走了，魂一照完了，四德拉娃那就一定會死了。）

王：（也越聽越急）四德拉娃……抓回來，抓回來！那個，人！……

狼：（拿出刀）殺啦！

王：抓回來？抓回來！那個照妖鏡！

狼：是。（跪禮，提槍即奔。）

王：那個魂，四德拉娃底魂，不要丟了帶回來！

〔沈思遠隨者劉勇生滿頭是汗的爬上山來。見土司大喜。〕

沈：啊！真躲在神這兒吶！

劉：（也看見了王）告訴石工程師不？

沈：（不肯定地）告訴吧……

劉：（向山下喊）石工程師！（見石已到面前，縮小了喊聲）烏拉拉土司真在這

兒啦！

〔狼站住了，用仇恨的眼睛釘着他們。〕

石：哦！好極了。（鬆了一口氣）

〔大家向王走近，狼提槍相衛，嚇衆人一跳。〕

王：（深沉地）答狼！（狼立。王則退立壇上）

石：（向前恭敬地欠了欠腰）鄉長！我們倒處在找你啦。（歎和地）我們想跟你

商量，我們想在您山裏……

沈：還沒把握？還要商量？

王：（一聲厲叱）下去！（因陳無意踏上了壇石）

〔石莫明其妙的愕顧。〕

〔狼提槍作欲阻擊狀。〕

石：（明白了）哦，你站下來。

王：（威嚴不可侵犯地）答狼！你去！快！

狼：（恭應）他（們）？

王：叫四德拉娃，快來！把那個照妖鏡……（望望石等，揮手使狼下）

〔狼跪禮，下。〕

〔石工程師穩重〕。他做任何事，都是先擬了計劃，再按部就緒地去做。他有極度地熱情，和強烈地，真善美的崇拜。在他底外儀上，正跟他底服裝一樣，整潔而不奢華。

〔沈思遠：這是一位詩人，小說家，狂想家。他底英俊地青春，却是一直消耗在各種平價米的

單位中。從沒有從事創作過，但也從沒停頓過他底創作。看起來好像矛盾，可是他底過去，現在，未來，不永是如此生活嗎？

〔至於他底服飾，當然也是如此矛盾地不自管束的。〕

〔劉勇生：是很常見的一位健壯地工人。藍布短掛褲。背上，膝頭上，都已退了色。他是淳厚的，淳厚得像一條牛。但也是庸俗的，昏瞶得可憐。〕

石：（目示衆人，請稍嚴肅，謹觀地）英勇地鄉長，蒙您給我們的保護，允許我們在這兒平安地生活，我們應該感謝您，我們要實際地，我們要開發您這兒的富藏……

沈：（嘆嗟一聲）嗤！

劉：（輕問）笑什麼？

沈：（嗽石）你看他那個勁兒。

石：（目止大家）唔。鄉長。前天我在您這山下邊，忽然發現了（頓了頓，有力

清逝的）忽然發現了金鑛！（他向壇石上踏進一步）這金鑛竟會有百分之八九以上的含金量，呵！這比加拿大，比美國，比蘇聯，我敢說……

王：（凜然）唔！站下面說！

石：（縮回脚，歉然地）嘻嘻，鄉長！（依舊充滿了熱情）這一帶的金鑛，不但蘊藏的是「自然金」，（註三）而且從這山下打狗河邊上起，到崦灣止，竟長有五公里呢！或者從崦灣過去還有，鄉長，這真是了不起的豐藏呀！還有，鄉長！我們看這老山金（註四）鑛壁上剝蝕的情形，我們看這河床變動的情形，鄉長，毫無疑義的，在崦灣兩峽展開的那兩邊，在下面支流匯合的那個三角洲，我們可以保險，一定還蘊藏着有更豐富的沙金鑛床……

沈：（也極端興奮地）鄉長，我們這兒有這麼許多金子，這真是了不起，我們要有了金子，一切都會改變了……

石：勇生，把那塊鑽石給我。（接石）鄉長！這是我們在河邊上沖積層裏頭採下

來的。這種大塊的狗頭金 (Zinnifer)，除了在澳洲維多利亞曾今發現過，在我們中國簡直是聞所未聞。這種大塊的積金……

王：好！好！……不要少見多怪了！（接鑽石）這種黃亮亮的石頭，在我們這山裏多得呢？你們歡喜，我可以送……

大姆：四德拉娃！四德拉娃！我底小祖宗呀，我底死鬼！（跋跬上，見石等，蔑視地）哈！你們這些鬼東西在這兒！（又蹇回）咳！你們怎麼可以到我們神壇上來？給我下去，給我滾下去呀！你們不……（四處找代用武器）

王：大姆！

〔她有着一頂半葫蘆似的頭，還挽着一個小髻。額上纏着一塊土布。額上纏大如南瓜壓垂胸上，致使頭部轉動減少。身上依然着的是短袖襖衣及短裾，赤足草鞋，小腿裹了藍布。由於這種半原始健康的服裝，及生活習慣，使她顯得強悍而不衰老。由於頸部轉動不靈，其強悍則充份表現

於目光中。

大：（見王）哈！王！你把他們趕下去，他們要上來，你要打斷他們腿！他們這些鬼東西，哈！王！他們這些鬼東西來糟踏神壇，就是糟踏你！你是我們的王，你是烏拉拉小皇帝呀！趕他們出去，他們這些客家就是長毛呀！就是紅匪呀！將來會殺人的呀！將來他們就要把烏拉拉搶走的呀！

王：好了！好了！不要鬧。（巡視石等）他們敢真殺我們人，我決不放他們。我要一個一個地切開他們肚子！

大：切開他們肚子？……不，先下手，這三個人……跑了，他們會先打我們。不能跑了！……（邊說邊去抓人，沈嚇得讓開，大發現劉。仇視地）你！你！（急與王跪禮）王：我底小皇帝！那個人！那個！他挖了我們田！他鏟了我們洋芋田！他鏟了我們洋芋田！（膝行王足邊）我要他賠命呀！我要挖他的腸子肥田呀！

王：（注意地）唔？真挖出來着？

大：真的，一點不錯，一點不錯呀！我要說謊，你割我舌頭。他挖了我們峒谷後面的那一大帶，你還不知道！都給挖啦！

王：（陰沉地）嗯！知道了，站起！站起來！（王望着大姆站起後，對劉——）
喂！那個漢家過來……（叱）過來！

〔空氣緊張。〕

沈：（低回）你真？

〔劉望沈一下，然後略一挺腰，以乞憐的眼光瞥石一眼，廢力地向前走了兩步。〕

王：（沉如鬱雷，一字字地）站樹邊，去！

〔劉見王叫他站離較王遠的樹下，混身好像卸去了一付重担似的輕鬆了好多。一種微喜，模糊地使他站到了樹邊。〕

王：你們眼裏邊有沒有我鄉長？有本事不去打日本鬼子。讓你們逃到山裏來還逃壞了不成？……

〔衆不安。〕

王：（颯如寒風）是你挖了我們田？你鏟了我們洋芋？（見劉沉默。兩眼隨即閃出

犀利地目光，炯炯直逼劉身；帶着一種猙獰地微笑慢慢拔出腰刀）哼哼哼！

劉：（恍然即將被殺，狂呼撲避石身邊）呵！石工程師！……我不能死呀！我家

裏還有一大家子人……

石：（安慰地）勇生！勇生……

劉：我要活着，我要做工，我求你給我說一下情！

石：（困難地）那誰叫你挖他們地呢！

劉：楊連副，他叫我挖了那個反坦克壕，鬼子就衝不進來了。他說他愛僑人，僑

人愛他，他是軍人，他不要僑人死！（王一楞收回刀）他祇給我一千塊錢……

石：好，我給你說，你……

劉：（掙扎着）我賠他錢，……我給她填起來！石工程師，石……

沈：噯噯：人家誰要殺你啦？你簡直替我們丟人嘛！

劉：（不信地）啊？不殺……

沈：我給你說情！（英勇地咳嗽兩聲）唔唔，鄉長！（想）唔——鄉長你是我們的靈魂！……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現在三面都已經給敵人包圍了，西面又是大山，翻不過去，我們大家都活着，我們一個也不能再死了，我們要團結起來，打退敵人。鄉長，你大概還記得楊連附的話，這兒雖然是個死角，你們還要好好地相愛着戰鬥下去呀！（吟味地）你們還要好好地相愛着戰鬥下去呀！

石：（黯然情感地）鄉長！楊連附底死，淪骷髏鄉長底自殺，不都是爲了相愛？不都是爲了戰鬥。我們僑人和僑人？我們僑人和漢人？我們漢人和漢人？我們愛得有那麼緊嗎？我們……

王：（揮手，難過地）不說了！那個漢家起來！楊連附叫你挖的，你就……挖好了！（婉聲語大）回去！大姆。

大：你放了他？放了他？我底小皇帝！

王：（煩燥地）回去就回去！我底地用不着你急。（和平地）你上來還有別的事嗎？……沒有？回去，挖了誰底地，誰沒吃的到我那兒去拿。

大：（想了會，忿忿走下）我不管！我不管！

劉：（抱歉地）老太太，鬼子不來了我再替你填平……

大：（如猛獅大吼）我要吃了你這個漢家你替我填平！（吼完逕下）

沈：別理地。（轉向石）我們再談開鑛的事吧！

狼：上！（一掌推上了捆綁着的皇）

皇：（順勢撲地呻吟）哎——喲！哎——

〔西雙手緊捧相機於胸前，楞楞隨上呆立。〕

石：皇霧？

王：（見西安返，卽擁西於懷）哦！回來了！我底四德拉娃，我底兒！你底魂？

你底魂呢？在這兒？都在這兒？

西：（將相機及照片都交給王）我底？……囉！這兒。

王：（擁抱着相機和照片）我底四德拉娃，四德拉娃！（朝西胸前按，見按不進去，又交給西）你抱着，別怕！都在這兒就好了。（向狼）站起來，叫他！

〔狼將皇提起，皇像軟麵條似的馬上又灘倒在地上。〕

皇：（大哼）哎喲！救——救——

石：皇霧！皇霧！

劉：（問石）他不是皇霧先生嗎？

石：唔……鄉長……

王：不關你的事，不關係的事！（自覺出爾反爾不妥地）把他繩子解了！……他要什麼鬼花樣？要害我們，殺我們係家？……我們把米給你吃壞啦？

〔狼解繩，皇呻吟更響。〕

王：我底兒，他照了你幾次？

西：他？……

王：唔！

西（指相機）這個？

王：嚶。快告訴你爸！

西：（天真地）唔——三次。（指照片上）跟這個一樣，（指佛像脚下）在這兒
又照了一張。

狼：（搶過照片，仿西英勇姿態）這是，這是英勇魂！鄉長。英勇魂給照出來
了，她什麼事都不敢去做，都要怕了。

王：第二次是怎麼照的？

西：唔——第二次，第二次他叫我在河邊那塊石頭上站着。

王：（急問）怎麼站的？

西：這樣。手擺在後面。（她把兩手背在頭後，身體扭曲着，線條畢露的像尊塑像。）

狼：（望着這美的姿態，上下打量了半天，忽然想起來了）這叫青春，青春魂！

王：青春魂？

狼：十七十八嫩悠悠，哥哥看了把魂丟，你要青春魂給他偷走了，那你就變成了一個老么婆了！（註五）

王：（更急問）第三個，第三個呢？

西：（也急答）第三個，他，他叫我躺在河裏……

王：躺在河裏？

西：躺在河裏……（說着即欲蹲地作躺狀）

狼：（急如星）那你把裙子脫了？

西：（天真地）嚶。都脫了！就這樣……（坐倒地下欲躺）

王：他在岸上照？

狼：（喘不成聲）別說了，別說了！這是生育魂，生育魂！

王：生……

狼：生育魂！把裙子都脫了，還不是生育魂！

西：（從地上躍起，抓住狼臂，帶着哭音）生育魂？

狼：生育魂！你生育魂他偷去了，你就不會生男的，生女的了！

西：我底生育魂……（忽撲皇身大哭大鬧）我底生育魂！我底青春魂！我底生育

魂！我底生育魂還我呀！

皇：（大聲呼痛）哎喲！哎喲！

狼（拔刀向王，問是否殺皇）鄉長！……（未等王答，即提起皇）

沈：（急中生智）鄉長！殺不得，殺了就糟了！

王：（急喝止）答狼！

〔復將皇擲地上，並以一足踏皇胸上。〕

王：（捉起沈襟問）你說！

沈：（被嚇住了）我說？……

石：鄉長！你這樣，他說不出來了！

王：（明白對方是被他底動作嚇住了。這才放開手）哦！（善意地拍拍沈肩）你

說。

石：鄉長！我希望你凡事把原因先弄……

王：（以手阻石說話，促沈——）你說！

沈：（鎮定的）鄉長，你要殺了他，這位，這位西施底魂，恐怕就沒得還了。想

辦法叫他先把照片洗出來，你們再殺他還來得及呀！（微覺輕鬆）

石：（無辦法的辦法）鄉長，就這麼辦吧。勇生，你跟（指狼）這位到寨裏去一

趙，把照相機交給他們攝影師，攝影師你認識嗎？就是他們電影隊一道的，叫他快洗出來給鄉長。

〔狼目詢王，王未置可否。劉畏縮不前。〕

石：（很大方歉恭地從西手中拿下相機，交給狼）你拿着這鏡子。跟他去，把魂洗出來。（向劉）去！這有什麼怕的。

〔劉與狼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西：（嚶嚶自語）我底魂！我底魂！

石：（笑語）烏拉拉西施！誰告訴你那個是照魂的？嗯？（西不知所答。望望王。石自懷中摸出照片數張）你看，這是不是我？（王亦走近看）還有這個，這個，這很多人，這是什麼魂呢？嘻嘻。（隨手撕掉）看我會不會死。（另拿一張給王）鄉長！這張給你，我要騙你們，隨你們把我底魂怎麼樣。你再看看這山，這河，這橋，牠們也有魂？

皇：哎喲！（偷偷睜開眼睛）

石：（沈與石伏問皇）皇霧！

沈：你傷在那兒：

〔西接着石底許多照片，拿與王研究。〕

皇：（輕問）那個野人走了？（見狼果已不在，便一骨碌站起。衆皆愕然）

西：咦？阿爸！（他）？

皇：（拍拍身上灰大笑）哈哈……

沈：怎麼拉？他？

皇（偷語）好漢不吃眼前虧，裝蒜！（得意地自我欣賞起來）

西：你不是傷得很重？你怎麼？

皇：哦哦，（揉着胸口指沈）他，他……

沈：我……

皇：（又改指石）他，是他！石工程師真是了不起的人呀！他在我這兒（揉揉胸口）一點，哈，我就好了！我自己都不相信了。嚟（他用腳跟在台上轉了一圈）你看，真好了！石工程師真是神！……他能夠叫河裏的水漲就漲，叫河裏的水跌就跌！他可以把手裏，把月亮拿在手裏，掛在屋裏，他還可以看人看不見的東西，說人所不懂的話，他還可以叫人推車，鬼推磨……

石：（惱）皇霧！

西：（奔貼石胸）你真可以把月亮摘下來？你真可以叫河裏水漲？

〔石欲否認，皇向石及沈擠眼。〕

沈：（提醒地）嚟！你不是還要找他們開鑛？

西：喂！你說呀！你真可以叫水漲，叫水退？

石：……唔，唔，可以。

西：（歡躍王前）哈！阿爸！你聽見沒有？你聽見沒有？（背倚王胸，一搖一擺

地問——）你可以叫我更好看嗎？

〔石僵不能答。〕

皇：（湊趣地從口袋中摸出條口紅）嚶，我這兒有樣寶貝，就是石工程師做的。她畫在人臉上，畫到嘴上，人馬上就好看啦！（他把口紅塗點在手上）你看，好不好？我給你畫！（不由分說，替西畫起來）

西：（自亦覺突然妍美，恍恍然從嘴上摸了一下，摸了一嘴紅。看看自己手上的紅姣嫵地問王）阿爸！我好看了嗎？（逼近石）我好看嗎？

石：（被她這種天真感動了，又慚愧又高興地摸着她的頭）你真，使人高興！

〔莫與劉狼上。〕

莫：（熱烈地）那位是石工程師？那位是？

劉：那個。高高地。

莫：啊！我們人民的工程師呀！（奔與石握手）我們科學的巨人！

西：答狼！照片，我底西施照片！

（狼見西臉上塗滿了紅，驚嚇退讓。）

皇：（親熱禮貌地）烏拉拉西施！請你，嘻嘻，把那個照相機給我拿回來。

西：好。

狼：（見皇又如此活躍，更爲驚奇）他？

西：他？怎麼啦？

狼：他？你？

西：哎呀！『他你』！給他吧！

狼：給他？你的魂？

西：不是，我沒有魂。是……？（回問皇）

皇：嚶嚶，沒有你的魂。是照相機。

西：（大聲）照相機！（搶下機）給他！（拍己胸）我魂在這兒！

狼：（急得不知所云）四德拉娃！（又急趨王前）鄉長！四德拉娃，把，把，給
（尋皇）給了他！

皇：（站在一塊高石上，正給大家攝着一個全景）OK！

狼：（驚覺自己魂被皇照去，大叫）啊！

〔衆亦爲聲驚動。〕

石：（發現是皇在惡作劇）皇霧！

莫：我說，這位不能這樣愚弄弱小民族。你們這是侮辱人類！去洗個什麼勁兒呢？把光放了，給他們看，魂還給他們了，不就結了！愚弄弱小民族，妨礙團結，這是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皇：哦，放掉！妨礙團結，我戴不起這大帽子。（從袋中另拿出軟片一卷放開，
在手中抖着）囉！都放掉啦！

西：我看，我看！（不悅地）嚶！沒有了，沒有了阿爸！我底西施！（責狼）就

是你！

〔王隨看手中石底照片，是否亦成黑片。〕

〔遠遠飛機聲響。〕

狼：還有那鏡子。

王：（羞怒）答狼！你替我下去！……（借題）剛才叫你的事……去！

狼……（忽然勇敢地）不去！

王：你！……反了！反了！

莫：鄉長！剛有警報，等飛機走了再去吧。

王：不行！我下了命令，你非去！

沈：鄉長，真有飛機，你聽！

皇：（誇張地）警報：哎呀！這不朝山上逃，這就非死不可呀！

〔狼掉頭就下山。〕

莫：喂！不能去！不能去！

狼：（惡聲諄斯）管不着，鬼——（英勇下山）

莫：（愕怒訾）他媽的，這批野蠻民族，豺狼成性！祇有殺！

皇：（俏皮地）哎！殺殺！團結！團結！

莫：他媽的什麼東西！你懂得個屁！你知道團結怎麼講？

皇：滾滾！你跟我吵什麼？我不懂團結，不懂團結呀！（吊而朗璫地踱到山石後）

莫：小布爾喬亞！拜金主義的腐化份子！我剛才聽他（指劉）說，你們要在這兒開什麼金鑽，現在談判的怎麼樣了？

石：正在跟鄉長商量。我們要求鄉長動員全部僑胞。

劉：石工程師，我們不管他們答應不答應，我們自己開！我們有這麼多難民，都沒有工作做……

沈：（幻想地）要真是金鑽，這開出來多好哦！我們每個人都窮，窮，窮了一輩子

了；我們中國也窮了一輩子了！我們真該富強了！我們每個人都要好好地生活一下，好好地享受一下。我將來，哦，我將來！……

西：（去問沈）你告訴我，你告訴我金鑛是什麼……

沈：噫噫，我不知道！……石工程師，我改行，跟你學工程，我不再搞什麼文學了！

西：（問石）你告訴我！（問斯）你告訴我！金鑛有什麼好處？

莫：金鑛：我們可以富強。只要勞工團結。

西：（並沒有聽完）阿爸，福鎗是什麼鎗？

沈：我們富強了！我們一切的幻想，一切的想像都可以實現了。我將來要變成個大工程師！人類幸福底大工程師！我要製造幸福，替天下人製造幸福！我要叫全世界沒有草棚子！我要叫每個人住的都是皇宮！我要開設一個巨大的艱民收容所，叫每個人床上的被單都是白的。我要叫每個人都有汽車坐！都有

飛機，每個人都會……

皇：（自山石後轉出。戲謔地）我要開個大電影公司！我要拍一千部片子！我要做一千次主角！我要永遠做好萊塢電影皇帝！哈哈……

西：你說！你說！金子是什麼？

皇：哈！我說金子呀！（從石手上退下一只金戒指）你看！這美麗不美麗？

西：唔。像太陽！亮的！（回告王）黃的！

皇：（躍壇石上）金子呀！金子可以使你們自由！自由懂不懂？金子可以使你們的變美的，美的變醜的！王八旦變成旦八王。懂不懂？金子可以叫天翻地覆！金子可以叫鐵變成鋼，鋼變成鎗，鎗變成飛機，飛機變成老鷹，老鷹變成老虎，老虎把日本人吃了！金子可以叫你們飛上天，金子可以帶你們鑽進地；金子……

西：金子，金子！（一躍奪下皇手上的戒指）石工程師！石工程師！這個給我，給我好嗎？

石：這個，可以。這個不會……

莫：諸位諸位！聽我說句話！聽我說句話！

西：呀！阿爸！石工程師把金子給我了！我要飛了！我要飛了！

莫：喂喂！聽我說，聽我說一句話。

西：不聽你說！……

石：烏拉拉西施，這個金子不是那個金子……

莫：喂喂，（大吼）不要亂好不好？喂喂，各位人民大眾！各位人民大眾！聽我說句話好不好？我是無產階級，你們都是沒有錢的朋友，應該聽我說兩句話！（衆略靜）我姓莫，莫斯科的莫，莫斯科你們知道不知道？莫斯科就是各民族人民偉大的，不可摧的友誼！（噪）……我叫孫！孫子的孫上面加

一個草字頭。……

〔他穿上了一件灰布袍子，衣襟上很髒。但是却掛了兩隻自來水筆。布褲子，褲口上垂着破布條。赤腳，草窩鞋。蓬頭，垢面，但你一看便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流氓，而是一位知識青年；他底面貌是相當嚴肅的，充滿了真理。〕

西：不聽！

石：烏拉拉西施。

西：喊我？（依偎石。石手示其聽斯說話）

莫：諸位！你們剛才犯了一種嚴重的錯誤。金子是一種貨幣，金子不就等於幸福！你們犯了馬克斯說底逐漸離開了物事，反而以爲自己達到了深知該物事的境地。這一種形而上學底錯誤！使你們離開了現實，陷入空想。喂喂！不要講話！我現在用一種最簡單的形式邏輯來解說，你們一定就可以明白了。喂喂！譬如：二加二，等於四，這是一種事實，它在形式上，是很邏輯的……

皇：（競選似的）喂喂！讓我講幾句話！讓我講幾句話！……

莫：（抖擻精神）喂喂！請你不要開玩笑！馬克斯底主張，在社會制度中，經濟是最有價值的……

皇：我要講的不是邏輯，是一個簸箕！是你們僑人象徵女人的簸箕！（註六）（衆笑）喂喂！邏輯是死的，我說的簸箕是活的。（教師問學生似的）你們歡喜活的歡喜死的？

西劉：歡喜活的！
沈

〔衆大笑。〕

莫：喂喂！喂喂！（聲嘶力竭地）我們說！金子，『可能』變成，享受的物資！物資！『可能』！使你，幸福！但是！諸位注意！這『可能』……（實在說不下去了）

皇：喂喂！石工程師給我們把金鑛開出來了，我們烏拉拉鄉馬上就要變成另外一

「個世界了！我們要什麼有什麼了！我們可以盡量的玩！盡量的樂！我們要老婆的有老婆，要馬郎的有馬郎了！」（西與衆笑）鄉長，我給你鑄金子！把金子鑄成大元寶。（指劉）他給你開金鑛。（指沈）他給你管金子！（指莫）他，他將來不要金子，要簸箕！（衆笑）

莫：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們完全中了資本主義的毒！你們中了毒還不覺悟！你們要再這樣下去，我要拒絕你們開鑛！我要破壞你們開鑛！

石：（譴責地）喂喂！皇霧！……

沈：（使衆勿鬧）噓！

石：（與莫握手）莫先生！我很感謝你……

劉：（使最小聲音都停止）噓噓！

石：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所說的可能變成幸福，這『可能』兩個字，我懂。就是我們開出黃金以後；我們還需要更大的毅力，去克服這『可能』，使它成爲

『必然』，才有幸福，不是這意思，

莫：（熱烈地握手）對！對！諸位聽到了沒有，這『必然』的動力，就是全體勞動人民的大團結！就是勞工專政！（遠處炸彈聲轟轟而起）……炸彈？炸彈！是炸彈！（伏地）不要講話了！是敵機！散開！

皇：（對抗地）團結！團結！（踱避山石後）

〔祇有王始終是屹立未動。看着這些漢家青年的軟弱，好像慈母看着嬰兒天真地的感動及無限地疼愛。〕

〔飛機聲過去了，爆炸聲也漸遠。石沈皇等都各自慢慢站起，疲倦地分別坐立壇石旁。〕

沈：過去了！過去了！

莫：（依然伏在地上問）過去了沒有？

王：你們這些漢家！你們很叫我感動！……金子，我們的祖宗智萊（註七）在我們山裏給我們埋藏了幾千年，我們都沒有知道，它有那麼大的用處。你們！你

們告訴了我！你們，你們是我們的照榮照耀！（註八）……（向莫）起來呀！
這樣胆小，是不好的。

石：（興奮躍起）那麼你答應了？

皇：別動，別動！（鼻裏哼做着飛機聲）哼——（莫以爲敵機又來了忙又跌倒。

（大笑）哈哈！

〔莫正要起來責罵，狼抱大匆上，大左額爲彈片所傷，血已與沙泥塗結臉上。〕

王：大姆！

石：炸傷啦！

西：大姆，大……

劉：是炸傷了頭上！

沈：紗布！紗布！

石：手絹兒一樣！

大（大吼一聲）走！（像貓見了狗似的）不祥鬼！不要靠近我！

〔沈等相顧愕然。〕

大：四德拉娃！你扶我！（發現西嘴上的紅）啊？你！

西：他們，他們給我畫的。

大：你又受他們騙了！擦掉！擦掉！你這也不是死了人！（註九）（西扶大跪神壇

邊）

劉：（惶恐地）是寨裏炸了？

王：（鎮靜地）你說！

狼：（一種毫無怕懼地英雄式的報告）飛機大老鷹，吓！吐下來什麼東西，轟！

轟！大的像個山，大叫幾聲，嘴裏火一噴，烟火，什麼都看不見了。大姆朝寨裏跑，一進寨門，頭上就給怪獸給抓破了。（飛機聲忽來，狼掉頭就往回跑）

王：你那兒去：

狼：我去打那個怪獸去！

石：（攔住）不能去！

狼：（推倒石）站開！

莫：鄉長！命令他躺下！大家躺下！

王：站住！

狼：（跪禮畢站起，倔強地）王！你是我們的王！你忘了我們鄉裏的規矩了！什麼人可以做王？什麼人不可以做王？……你是我們的王！救得了僑家性命的就是王！保護僑家人的田地的就是王！有勇氣殺惡人的就是王！我是僑家的馬郎！我是英雄！我沒有忘記……你不敢這樣做，我要這樣做！（粗魯地吻西一下，更粗魯的將腰刀擲插樹上）我發誓！我殺不了那怪獸，我不回來！王：反了！反了！你攜貳！你攜貳王底命令！你攜貳你攜貳！

〔鄰近猛烈兩聲炸彈。〕

莫：哎呀！答狼炸倒了！

衆：答狼！

莫：（喊住石）不能去！

石：不要緊。飛機過去了！皇霧！

沈：我同你去。劉勇生！（沈劉下）

大：答狼！他們說是答狼給怪獸吃了！（蹣跚向山下奔去）答狼，答狼！

石：鄉長！你扶住她（鄉長追下）

〔衆亦隨下。〕

西：石工程師……（喊）石工程師！

石：（又回來）誰？……哦！你喊我：

西：（含羞地）噯。……石工程師！……

石：（坦然地）什麼事？

西：我問你……你叫……『石工程師』嗎？

石：不。我叫石毅之，堅毅的毅……（想到跟她解說也沒用）

西：你叫石毅之？

石：就這個事嗎？（想走）

西：不，……我有話跟你說。……

石：有話？什麼話？快說！

西：（忸怩地）唔——

石：說呀！

西：（羞赧地）你聽不聽唱歌？

石：唱歌？

西：……石毅之，……噫——你會不會唱歌？

石：（恍惚地）我？……哦哦，不會。

西：我問你……金子……

石：（感興趣地）哦！你是問開金鑛嗎？我們是這們計劃的：我們想先採沙金。我們想用兩種：淘金槽，淘金船，利用自然的水力沖淘。同時我們還想造一個大水閘；利用打狗河裏的水力發電。叫整個烏拉拉鄉電氣化起來。再用電力去開採山金，因為山金……

西：（自吟）哥哥說話嘞！（註十）

說話像唱歌！

送我金圈『子哦』！（讀撮）……（嬌憨地貼近石）你說我掛在那兒？（繾綣地）掛在那兒嗎石毅之？

石：……（感動地望西良久，給她戴在指上）哦……小傻瓜！這兒。

〔暗轉〕

〔——第一幕第一場完。〕

第一二場

時間：數日後的傍晚。

地點：同前。

環境：夏日傍晚的山叢，在雲天下退移；晚風息息，飄散出沁人心脾的涼意。一切草叢和青籐，都更顯得濃郁蒼鬱。蔚藍地天空，在雲海裏，像碧溪裏的波影似的漪漣流動，更增添了自然的深度。使人深邃地浸沉於宇宙底神幻中。

轉明：〔烏拉拉西施婀娜媚媚地跑上山巖，俯瞰河下。〕

西：嘻嘻。（天真原始地高呼）哦——嘸——。（又笑）石——毅——之——！
（大概下面在招手吧，她又嫵媚地笑了）……

〔這時我們可以看清她底服飾了。今天她相當整齊；着了一身較新的，標準的僑裝。短袖短褂，褂上加罩了一件彩色襜背，後綴圍如補服，前左右兩襟，各繡以竹葉與鳳凰。裙成百褶，邊飾

縹波，長不及膝。裙縫裂於腹際，縫上加遮一裙襠；裙連腰帶，均繡以五彩圖案。緊緊繫起，體態嫵娜。

沈：（匆匆返）烏拉拉西施。（抱歉地）我想再問你一件，再問一件。

西：（煩燥地逃避）啊呀！啊呀！

沈：就只再問一件。嘻嘻，抱歉得很，只問一件，嘻嘻。

西：（不樂意地叉手立台中）好好！你問吧！討厭！

〔沈急從袋中掏出記事本，掙一大石坐下。〕

〔西忽又至崖邊向河下望了一下。沈以爲西要走，急忙站起。〕

西：（站回原處）問一件！

沈：請問你，上一次你們好多男的，圍着一隻牛亂打亂叫亂跳，那也是跳舞？

西：舞？那個啦？

沈：就是上一次你們人最多的那一次。好多男人圍着好多女人，中間一條死牛，

又唱又舞又打鼓；（追憶）那個歌聲好像很簡單，很有節奏，很悲哀的。

西：啊呀！那個啦？早上？晚上？（指四方）那邊？那邊？那邊？

沈：（也急）就是上一次！淪骷髏鄉鄉長死的時候！就在這兒，大家圍着……

西：（不願再聽沈嚙嚙，大叫一聲）嘿！砍——牛——舞——！

沈：砍牛舞？……（又攔西）嚙嚙，怎麼叫砍牛舞呢？砍牛……

西：（惡聲地）中間不是圍着鄉長嗎？

沈：（急答）唔。

西：（又急問）不是砍了一條牛嗎？

沈：（也急答）唔。

西：『砍牛舞』！（又跑）

沈：……（又攔住）這是什麼意思呢？別人死了是不是也跳這種舞呢？

西：一件！一件！一件！

沈：是的。我就只問一件呀。可這一件我還沒問清楚……你說那砍牛舞別人可以不可以……

西：不可以！不可以！王死了，頂頂大大的英雄死了，全鄉人要哭三天三夜，要砍牛……嘻嘻嘻！（跑下山去了）

沈：（呆然竚立）……（煩惱地）這真他媽的……（快快下）

〔略靜。〕

西：嘻嘻嘻嘻（如拉繆狀指一繩上。回身收繩如釣餌）嘻嘻……！

〔石手提流速儀（註十一），揀着畫板，隨西拉引之儀繩上；將儀器及畫板放置地上，四目相對，混身毛孔都蒸發着無限地幸福愉快。〕

西：（擁抱石）你壞！壞！你說就上來，就上來，怎麼才上來？唔？唔？

石：嘻嘻，我這不就上來了？我總不能不收拾。測了半天我總不能不記下來呀！（拿起畫板）還有那測量的小船，你說，不拴它就讓它漂了？（矜耀地指

圖）你看這水流等速線……

西：（自說自話地）你不上來，叫人等，等，討厭死了！那個沈沈，老討厭！

石：沈思遠？……找我？

西：（涎臉）哼！找你？找我！（譟悠地）他問這個，問那個！（她邊指着自己衣裙等，邊作各種瀾漫姿態）問這個，問這個，問這個……

石：問這些？他沒找我？他說他要跟我實習，學『水電學』呢！

西：（學嘴）他說他學『儒家學』！他說（想）他，他，他要（用兩拳對擊）撞着！

（笑）他，他要『寫東西的』。

石：（笑）創作？（微笑）……真是人各有志，（又放下畫板）

西：（投石懷搔擾）你罵我！你罵我！……什麼吱吱……

〔莫捧書上，見狀作蔑視態。〕

石：（稍僵，令西站好）四德拉娃！

莫：（冷笑）哼哼！（懶洋洋地）怎麼？勘測得怎麼樣啦？能夠利用它發電嗎？

石：差不多了。不過這河裏的濕界線（註十二）也太不整齊了。弄得速率的分佈亂七八糟。

莫：（不懂）速率？（佯懂）那，那這個水力沒辦法應用了？……哼哼！希望是一回事，實際又是一回事噢？

石：（興匆匆地）那倒不見得，我們很可慶幸的，由崦灣到聖嶺灘，直線河床，下流坡度長十二公里，水平線和水坡線的差數大極了，（拿起畫板，指劃給莫看）你看這個，從這兒到這兒，這兒，這兒礁石去掉，……速率至少可以提高到……

莫：（瞟了兩瞟）嘿嘿！就是這些僂人？你把人力也看得太萬能了！（悠然踱下）

石：（攔住莫，快樂地，說服式地）這不是萬能！這有一定的數字可以找的啊！

你看這豎直流率弧。你再看這張流量弧。自然的神祕，不都用數字標在這上頭了！（幻想想）其他動能，壓頭；其他磨擦力和壓頭損失；其他孔口射出水速率，或者撞擊效率；嘻嘻，牠們精確的數字，我們幾乎都可以推算得出來。（更高興地）還有，我們還可以用數字的推算去改變自然底數字……

莫：（冷冷地）與開金鑛又有什麼關係呢？

石：（誠懇地）開山金那太比沙金複雜多了。合金的石英又硬，又要開，又要碾碎，又要分金；假使要用人力，便怎麼樣也沒有用含錳的搗鑛機來得有力。

少麻煩，有效率。你不相信你可以問周技師……

莫：哼哼！中國，中國電器化恐怕是另一輩子的事嘍！（懶洋洋的走開）

石：（不以爲然）爲什麼要那麼沒自信心呢？……我覺得呀，美國人是人，中國人也是人！（樂觀地）祇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

莫：嘿嘿！將自信心建築在唯心論上頭。嘿嘿！你那個『科學』就等於『唯心』？

嘿嘿！（驕矜地揚長而下）

石：唯……（木立）

西：（稍停，小聲）毅之！……（躍至石邊大喊）石毅之！

石：（醒）唔？

西：（含羞答答）……唱歌好吧？

石：唱歌？

西：你唱：你在下面釣魚，想，想你妹妹。我，嘻嘻，我唱嗎——我在山頭等哥，哥，心裏焦，心裏焦！嘻嘻！嘻嘻！好嗎？

石：釣魚？

西：（嬌嬌地）隨便你，你就唱摸魚好了。

石：哈哈！傻孩子，誰摸魚來着？我測量了好幾天，都是下河去摸魚嗎？……

爲什麼一條魚都摸不到？……啞？

西：（恍然大悟）……是呀！……你？

石：哈哈！不是摸魚。我告訴你！（拖她並坐壇石上）我告訴你！河裏有水你懂不懂？

西：唔。

石：水會動，會流，你曉得不曉得？

西：唔。

石：河裏的水一動，一流，會把人，把船，把什麼東西都推得跑，推得動，是不

是？

西：唔。

石：這就對了！我天天下河是去量：河有多寬？水有多深？一天要流多少水？流得多快？水有多少力量？我們能夠把壓頭提多大，把水力加多大。用水來發

電，發電你懂不懂？

西：（跳起）哎呀！懂！懂！懂！……你不摸魚就不摸好了……你不想妹妹嗎？

你說……四德拉娃？

石：（無可奈何地，但又爲一種強烈地愛所侵襲）……想！

西：（同坐壇石上，相依以背）那麼你就唱怎麼想？……哦！唱呀！

〔皇伸頭見二人又縮身藏樹叢後。〕

石：（迷蒙地浸沉於夢底幻想中）這烏拉拉鄉！從天上的雲，地下的人，河裏的水，山裏的鑛，都太純真了，太可愛，太可尊貴了！啊！這裏的人，都是這麼勇敢，坦白，純真，使你心胸舒暢，勇氣增加！這裏的水，都是這麼清翠，峻陡，澎湃！這裏真是蘊藏着無窮地動力！還有這裏的鑛，全部是自然金；二三十里的大鑛脈！這無盡地寶藏！這中國的赤血球！

西：（睨睨嬌嬌地唱——）

哥哥說話像文章呀！

文章牽着妹妹心哦！

妹妹背靠哥哥背呀！

紅雲倚着夕日邊哦！（註十三）（回視嫣然而笑）嘻嘻！……你答嗎！

〔兩人轉面相對。〕

西：（情不自盡地邊唱邊站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綵綵地）情哥呀！

晚風送鶯啼，

紅豆吐相思，（註十四）

一顆一顆，細細對我講。（伸頸吻石，石畏縮）

（轉身姍姍）春風不動，春花不會強開放！（註十五）

皇聲：（忽自樹後飄來。西則驚喜啼聽）

（多情地）表妹呀！

白鵝頸白長，

伸頭望姣孃！

（談諧地）天天想望你底紅嘴唇，

嘻嘻哈哈，少女少男莫負青春！

西：（不勝欣喜）誰？誰？

皇：（作騎士禮）烏拉拉西施！（自指）好萊塢皇帝！歌王。

西：你？你唱得『動聽』！（註十六）

皇：（佯不以為然）唏唏。（向石糊扯）下面都爲你打架了！你還在這兒調情。

老兄真……

石：打架？誰？

皇：（信口開河）你們周技師和鹿工程師呀！一個說把水位提高了防礙開採沙金

一個說發電要緊，可以大規模開採山金。好，就這麼打起來了！

石：周技師會打架？（提起流速儀及書板。向西）你在這兒玩？……

皇：（挪揄地）不放心你待會兒再來好了！（見石遠去，即轉身向西）我的小天使呀！你底歌唱的真迷人！

西：你呢！

皇：你唱！我跟你學。（唱）表妹呀！（曲調已錯）

西：那裏！（糾正地唱）表妹呀！

（瞅皇一眼，學着皇唱的調）白鵝頸白長，

（加以舞踏）伸頭望姣孃！

（皇亦隨唱）天天想望你底紅嘴唇，

（皇更擁西同舞）嘻嘻哈哈，少女少男莫負青春！

西：（責皇舞跳錯了）那裏！

皇：（學嘴）那裏！嘻嘻，我教你跳外國舞。……外國，（誇耀地）哎呀！外國呀！

那真是個神仙世界！就說上海吧！地平得像一面鏡子，又亮又光；房子高得有五六個山，有幾百層；冬暖夏涼！

西：（驚得目瞪口呆）五六個山？

皇：嘿！這不算希奇。上海有的房子高得頂住了天。走路坐汽車，上樓坐電梯。

（繪聲繪形）嘿！到了。嗤！上去了……

西：（驚詫地）頂住了天！

皇：當然是天嘍！一到了晚上，星星排成了字，紅的綠的電光在天上畫着花！滿

街的音樂，滿街的汽車，滿街的人……

西：那兒有沒有女人？是不是像天仙一樣的？

皇：那兒本來就是天仙嗎！混身的衣服都是透明地綢的。飄飄欲仙！撒滿了香水，擦滿了粉，塗滿了紅，每一個女人抱一個男人，倒處唱歌，倒處跳舞！世界都瘋狂了！就像一鍋煮沸了的香水，倒處是熱的，倒處是香的，五花八

色，霧氣騰騰！

西：（艷羨地）你怎麼知道呢？

皇：咦？我打那兒來的我怎麼不知道呢？……那兒的跳舞，嗨！不穿衣服，不穿裙子……

西：（朦朧地）你那兒來？……你爲什麼來？

皇：咦？……（譎詭地）我出來看看呀！看看世界外面有沒有好人；漂亮的，像你一樣的；我就把他帶到上海，帶到天上，叫她穿綢衣服，叫她擦粉，叫她玩兒；我帶她跳舞，我帶她洗香水澡……

西：我？……我可以到天上去？

皇：你——（考慮一下）當然可以。只要我帶你。

西：（渴慕地）你帶我了？！

皇：（灑脫地）那你要聽我的話。

西：（急應）唔！

皇：你要脫掉這些布衣服。

西：唔！

皇：你要穿皮鞋，燙頭髮，畫眉毛，擦口紅，抹寇丹……

西：隨你！隨你！好萊塢皇帝！你教我舞……舞……

皇：好，我教你外國舞，外國話。（紳士型地）來！抱着，一二三，嘞嘞嘞，嘞嘞嘞，仰過去！轉一轉……

〔遠遠鼓聲噪起。〕

西：打鼓？

皇：別管它。（褻狎地隨鼓點狂舞。鼓愈急，舞愈急）一二三！一二三！……

〔鼓聲至鄰近忽止。〕

西：（抱皇狂吻）好萊塢！好萊塢！好萊塢！

〔豆腐大王的皇，反而給這突如其來的幸運驚住了。

〔王盛服直趨神壇。

〔皇忙鞠躬，西則蹲地歛衽。

〔衆僮女亦均盛服持火把（舞台上亦可免用）簇擁而上。環立四週。

〔一花橋（亦可不上舞台）遍飾以鮮花，中拱一短刀——即答狼所用者。一僮女雙手捧下，躬

呈於王。

〔王轉身置刀於神壇祭桌上。十合跪地。另一僮女，捧一松枝條及小刀一把。王左手執枝，右手執刀，口中唸唸有詞，唸時以刀自上而下，橫刻枝木，然後審視吉凶後，轉向衆僮女。

〔當王跪禱畢，我們看到他今天的服飾，除衣，袖，腰及裹腿布上緣，繡有彩色花邊外，頭上戴有一金光閃爍之銅片冠，肩披繡邊之緞披蓬，如夷人之擦耳窩；數件疊起，愈外愈短，盡露花邊，炫耀奪目。

土：（朗讀最後祝禱詞）……坎封有水水生木，英雄立地萬技榮，祈禱歸一（註十七），

萬民跳花！

〔衆僮女隨即起立載歌載舞。西亦參與其舞，舞步雖甚簡陋，情趣則熱甚烈。〕

〔衆僮女之服飾，均與西之雷同。唯項間及臂上之裝飾物較少。〕

舞詞：（烏拉拉敘事曲）

（莊穆地）太空茫茫星擠星，

太古蒼蒼人吃人，

洪水聲撼全宇宙，

萬里江山一口吞。

（光明地）智萊獨臂扭乾坤。

植血高山蕎麥生，

粉身碎骨育男女，

壯志忠魂秉性成。

（聖潔地）風清月明人語細，

歌甜舞醉情意綿，

玩搖馬郎人長在，（註十八）

葫笙融融心印心。

〔石於衆正酣舞之際上。見舞欲問原因。〕

皇：（止石）啞！

〔舞畢，衆侍立聽命。〕

王：（誠虔地，告天之神）智萊，在天之神！僑家受恩幾千年，謹襲祖賜良田，勤懇耕種，世代得祖庇佑，榮華富貴，牲壯田肥。僑家馬郎答狼，英勇如祖，捕殺妖獸，榮掛重傷，我祖賜我坎封，救我英雄，千乞容獻犧牲，贖我答狼重罪，得蒙宏恩，僑家烏拉拉王頂體敬告。（禱告畢，嚴肅向衆僑女）誰是英雄最喜愛的？……欸？（衆女失色）……出來犧牲！

〔衆僑女目視西。〕

〔西本欲挺胸上壇，忽遇皇目，逗起上海繁榮之榮慕，勇氣頓失，遂垂首迴避。〕

王：（見衆目所集者爲西，喜）是的嗎？哈！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西畏縮）

……上來，四德拉娃。讓我看看你，什麼地方值得英雄愛？

西：（恐怖地退縮）阿爸！

王：（溫和地）上來！爲答狼犧牲，保佑他早點健壯！（榮耀地）啊！……

西：（訥訥地）哦！阿爸！……（跌坐地上）我……

王：（詫異地）怎麼啦？

西：（冷汗涔涔）……我不……

王：（覺西在畏縮，勃然厲聲）什麼！……（痛心）四德拉娃！……是你說的？

……我不知道你想着什麼？……（痛恨地）你忘記了你是我底女兒！你忘記

了烏拉拉祖宗給我們……（不屑於說下去了）

西：（見王如此難過，又奮勇地站起）阿爸！

王：（失望地）……你叫我……

西：阿爸！（再次掙扎，奮身步上神壇）

王：（驚咤）下去！（西站住，王痛切地）你，你，你現在想明白啦？……

（咀咒地）你沒有資格了！你這種行爲丟人！可恥！係家出了你這種子孫！

石：鄉長！

王：（未理石）受英雄的喜愛是光榮！替英雄犧牲，更值得榮耀。你光榮，榮耀，你都不要，你，迷了心！什麼鬼迷住了你眼睛！你給我懺悔！懺悔！……你不把你心洗乾淨，你沒有資格去做犧牲！

〔西痛悔，撲地懺悔。〕

王：……（用一種酸辛顫動地聲調替西懺悔着）啊！智萊！饒恕她年青吧！她心是純樸的。你每個子孫的心都是純樸的。剛才一時的糊塗，祇是她底稚氣，

像天邊的微雲，不等風吹，牠就已經散了！智萊，你現在，不愛她嗎？她現在，不是跟月亮一樣的，純真了嗎……

〔西含淚站起，兩目注王，徵詢是否可以上壇。〕

〔王亦含淚視西，慈祥溢露。〕

王：（愛不忍釋地）四德拉娃……

西……（突投王懷痛哭）阿爸……

王：（百般撫慰）孩子！孩子！四德拉娃！不要哭呀！（淚隨聲下）……好孩子我給你向智萊禱告過了！他會喜愛你的，他會承認你是好孩子！他會保佑我手很準，他會不忍心讓你離開你阿爸的！站好！擦掉眼淚！（替西擦着）不要害怕！聽見了沒有？

〔沈跑上，見空氣異常緊張，張口不知所問。〕

皇：（急止沈勿噪）噓！

王：（拍着西肩好像傳授勇氣似的）相信你阿爸的刀法，站直了，不要亂動！閉上眼睛心裏想着智萊，我們的祖宗！好！（使西去）……

〔西略一抖擻精神，掃視衆僮女一眼，即踉跟至巨佛腳前，倚神直立，閉目以待。〕

王：（拔出腰刀，痠攣地語刀）我的寶刀，三十幾年的，好朋友！你替我，建過多少，奇功！沒有一次，不聽我的話，錯過一分！（朦朧地舉目看了看他底鵠的）……

〔衆至此始明所以，驚奔王前，阻王擲刀。〕

石：鄉長！你怎麼的啦？

皇：喂：你看清楚沒有？你要殺的是你女兒呀！

沈：（壓着嗓子）出了什麼亂子了嗎？

石：不是……

王：哎呀！你們要把我底心吵亂了！

皇：鄉長！你醒一醒！你這可不能開玩笑，她也沒有犯法，你不能有意嚇我們下
江人哦！

石：皇霧！鄉長，你這太迷信了！鄉長我們不能爲了要求一個半死的人好，反而
先犧牲了一個活人……

皇：你這是跟他對牛彈琴。（向王）喂！你要是把活人弄死了，死人還是死了，
那我們就把你也弄死。叫你野人！

沈：石工程師，石工程師，這是一種禮節嗎？……爲着什麼事才舉行這種……
皇：（訶責地）刀給我！（往奪其刀）

王：（暴叫）站開！……（煩燥地搖頭）哦！你們這樣，神會惱怒……

石：皇霧，你別去摸他底刀。（聞語王）鄉長！你聽我說：神，你倒底看見過
沒有呢？鄉長，就算天上有神，就算天上有神很靈。鄉長，我想神也決不會
叫你殺人，也決不會叫你刀擲得準，也決不會讓我們做這些殘暴的事！鄉

長，萬一要沒有神，神也不靈，你這一擲，你女兒就給你砍死了，鄉長，你看你這麼天真活潑的一個女兒，你不心痛？

皇：神不是給了一個坎封，賜你答狼不死了嗎？

石：要是答狼真好了，而你女兒反給你親手殺死了……

沈：西施！西施！

〔西彷彿閉眼良久，以爲刀已擲過，試向右側，以疲倦過度，灘坐地上。〕

〔石皇即趨扶。〕

石：四德拉娃！四德拉娃！

皇：烏拉拉西施！

〔西睜目左仰望佛身，見無刀插其上，又摸自己項部，亦未被刺。〕

石：好了！好了！

西：（模糊地）……不砍我了嗎？

石：不砍了！鄉長，就這樣決定了吧？

沈：鄉長，噯，石工程師，這就是砍牛舞嗎？

石：砍牛舞？

王：漢家！漢家！……（沈吟一刻慈祥地）我底禱告，也是求神保佑我底刀擲到頸項左邊，砍不到人！你們……（註十九）

〔衆歡笑。〕

王：（虔誠地）智萊！請你饒恕我！這是，這是……：朝代變了！

〔衆又笑。〕

皇：（替西拂去眼眵）聽見沒有？你阿爸也承認時代進步了！烏拉拉西施！我們又可以盡量的玩，盡量的去樂去了！

石：（愛撫地）四德拉娃！

西：（精神智陷地）我們玩兒去，又可以了？

石：當然。四德拉娃！

劉：（聲）石工程師！石工程師！（奔上）抗戰勝利啦！

衆：抗戰勝利啦？（狂呼）抗戰勝利啦！啊——！

石：（擠出人叢來問劉）抗戰勝利啦？你這消息打那兒來的？

沈：抗戰勝利了！我們好回南京，好回上海！好回家鄉啦！

皇：抗戰勝利了！我們好回上海，好跳舞，好玩，好烏拉拉西施！哈哈！

沈：呀啊——

石：噯，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劉：（跳躍尖叫）噯——！

〔衆歡笑。〕

石：你說你說！消息是打那兒來的？

劉：剛才無線電收到的呀！那個許先生放下聽筒就出來亂叫，說抗戰勝利了！抗

戰勝利了！舊金山電台的報告！舊金山電台的報告！大家整個兒就亂了！

沈：哎！勝利了！勝利啦！

皇：（吹口哨）噓！

石：喂！勇生！廣播的話你記得嗎？

皇：（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衆僮女亦莫明其妙的且鼓且跳。〕

石：勇生！你說那個廣播怎麼說的？

劉：誰也沒有聽清楚！誰也不去問！臉盆，箱子就亂打成一團糟了！

〔鼓舞喧嘩，他倆再也無法說下去了。〕

〔皇拉西同舞。〕

西：什麼是抗戰勝利啦？

皇：抗戰勝利了，就是日本佬投降了！不來打我們了！

西：不打我們了！（從皇懷中脫出，撲向王前）阿爸！阿爸！抗戰勝利了，他們說：日本佬不來打我們了！

王：（驚喜）他們敗了？敗了？……

沈：（收緊嗓子吼）勝利啦——中華民國萬歲啦！

皇：（學着非洲土人的變調）啊唔啊嘍——啊嘍——啊嘍——哦！……

王：（抓住石）是日本佬不來打我們了？

石：是的。抗戰勝利了！他們投降了！

王：（對衆僮大叫）哦！烏拉拉娃子！烏拉拉娃子！日本佬敗了！跑了！漢家

好！漢家好！

〔衆僮女熱烈狂舞！鼓聲人聲混成一片。〕

〔皇拉西對舞，石亦參加，亦拉西共舞。西遂左右相伴。〕

大：（奔呼來）我底王！我底王！下面造反了！造反了！

〔衆停舞。〕

王：什麼？

大：（驚顧左右人）這裏！這裏！下面跟這裏一樣。漢家都大叫大跳的好像造反了！……

〔衆大笑，又繼續歌舞。〕

〔王與大解說，大聽完，對如此瘋狂的歌舞，作不以爲然狀下。〕

〔衆又笑。〕

〔皇搜西蜜語有頃。〕

西：（滿意地）好！（迎王語）阿爸！我也要到上海去了！那兒好玩，那兒有好吃的，好穿的。他說他愛我。（轉問皇）你愛我是吧？

〔皇點點頭，得意地又用腳跟在地上轉了一個圈子。〕

西：阿爸，你聽見了沒有？他還給我一個……這個！（從背後舉出玻璃項鍊一

條）我說，（忸怩地）我說我們僑家的規矩，是阿爸先把我措到田裏，他再來跟我唱歌，跳舞；我們一放鎗，他再搶了我跑（註二十）。他說這不好，他們外國規矩，把這個給我，就帶我走。

石：四德拉娃？

西：阿爸！你答應吧！你笑！你笑！你說漢家好！漢家好！（狂吻王後又吻皇）……阿爸答應了！答應了！（又跳回）阿爸！你說，你要不要去？

王：（黯然拂摸西頂）四德拉娃！……

西：唔？

王：……你？……

西：阿爸。

王：……你決定了？

西：唔。

王：你……你覺得快活？

西：快活。他說上海有洋房子，香水……

王：（含辛苦笑）你……（留戀地）我五十幾歲你知道嗎？

西：知道。

王：（克制着情感）好！……你知道我就是你一個女兒嗎？我……（關注地）你要到漢家去過活了，那裏地是平的，可人心是不平的。……噯，不說了，你去吧！……記住，我們這兒雖然都是山，可我們僑家是誠實，坦白，勇敢的。

西：唔。知道了。……阿爸，你還有話說嗎？你說完了，我記住了，我就可以不想你了！可以大大的去玩去了！

王：（刺痛着心）不想……（抑制着慈祥地）對！玩兒要盡情玩兒。……不過，平地上玩兒膩了，你不要忘記回家的路。……我十七歲逃出僑山，替漢家打過革命，愛過漢家姑娘，生下你，……噯，都是假！假！沒有愛，眼睛長

在頭頂上，叫人……可怕，……我才又回來了！

西：（不懂）你說什麼？

王：（苦笑）我說：我說要愛就真愛，不愛就向人家說明白，回來。不要折痛人家！

西：知道。……沒有了吧？

王：（胸中鯁有無數的話）……

西：（歡與皇躍）好萊塢皇帝！好萊塢皇帝！

皇：（湊趣地）烏拉拉西施！

〔劉見皇如此高興，欲語石，發現石頽然坐在石上。〕

劉：石工程師，你怎麼的啦？

石：……沒有什麼？

劉：不舒服？

莫：（上，譏諷地）答狼死了！哼哼，庸醫殺人！

沈；你說什麼？

莫；我說呀，死了人啦！……怎麼？你們知道抗戰結束了嗎？

王：（突緊握莫手）你說！答狼？

莫：（脫開手）你這是幹什麼？……流血過多，死了！

王：（目瞪口呆）……死……

〔兩僑人昇答屍上，置台中。答狼服飾整齊，頭裹藍布，左額伸出一圓錐形布角，夷稱英雄

結。

王：（見屍驚叫）答狼！（撲與屍吻，久久不能仰首，抽噎不止）

〔衆相顧失色。

皇：你看你阿爸。（西仍呆若木鷄）

大：（號哭趕來）我底答狼呀！答……

王：（互抱大慟）大姆！

大：王！

皇：人都死了，這有什麼哭頭啊！勸勸他們！勸勸他們！

劉：誰叫他們抬上來的？

大：都是你們這些鬼，燒掉我們神腳下的刺竹，神氣了，才派怪獸要了笨狼的命，（註二二）你們還還……

王：（止大勿鬧，傷感地）三十四年前，我從漢家回到岱山，也跟你一樣的健壯。當初他們也稱我英雄，因為我敢殺暴王。現在……（傷心地）答狼！你不等着做王了嗎？

大：（扶勸王）王！……

西：（扶勸王）阿爸！……

王：……請筆摩（註二二）舉行……砍牛！

（沈急掏出日記本。）

〔兩僑人跪禮下。〕

王：（喊住兩僑人）叫他們男的不要操練了，日本佬已經敗了，不要操了，來跳砍牛。

〔兩僑人跪禮下。〕

西……妮妮！打鼓鼓！（註二三）

〔一僑女捧一鼓至西旁。〕

〔西吻答傷處，染血唇間，虔誠執鼓，圍屍起舞。動作嚴肅，歌聲悽哀。〕

西：（『冥路饗』詞曰——）

（唱）雄雞啼！

世界輝煌！

英雄呀！（白）答狼！

你頂天立地，

立志救萬民哦！

（白）你殺身製靈丹，

你要救我僑民。

（唱）英雄呀！

你隨雄鷄走吧！

（白）答狠！

天上下雨你就躲在鷄翅膀下，

鷄要上天，你就拉着鷄的尾巴。

（唱）哦——啊啊！

夢不見，

望不見，

投胎到漢家，

管理天涯！

〔大則跌坐神壇焚香。〕

〔沈收起日記本匆匆下。〕

列：你那兒去？

沈：回去收拾東西，預備回去呀！（下）

劉：（徬徨地）那我，我一家子人，我要不要回去問問？……

皇：（拍石肩）老石！怎麼樣？回去比這兒享受得多啲！

莫：你們也真太樂觀了！抗戰當真是勝利了嗎？哼哼，在我只覺得是暫時的結

束。你看接收問題，黨派問題，地盤問題，軍隊問題，一大串的問題問題……

皇：鷄兔同籠問題，烏龜王八問題……

莫：你別老跟我開心啦！上海租界送給中國人管了，你就別想回去享受去了！你要跳舞，跳舞廳禁止了，你要按摩院，按摩院禁止了，你要紅頭阿三，紅頭

阿三沒有了，你要玩兒什麼，什麼玩兒沒有了！一切都是禁止！禁止！禁止！不是我說一句洩氣的話，我寧可一輩子叫外國人管，我也不願叫中國人管。譬如外國人開馬路吧！不管什麼大房子，要拆就拆，誰要阻礙了他就燒就殺！時代就是這樣大刀闊斧的才能前進！中央軍倒處怕人情，倒處講面子……

〔石忿怒地在石上蠕動着。〕

劉：石工程師，你怎麼的啦？……

莫：（輕佻地）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在這個鬼地方也太沒有意思了。地方苦，人笨。再混下去，未免就太無聊了！回去！回去！大家都回去！

皇：對！對！人活在世上是幹什麼的？還不是吃吃玩玩？（語西）葵花還會跟太陽轉，人……是不是？

劉：你們都回去？

莫：當然，當然，你當然該回去呀！在這裏你們工人階級能夠得到保障嗎？

王：你們都要走了嗎？

莫：那當然呀！那當然走呀！

皇：（拍西語王）你怕我們苦還沒有吃夠嗎？

王：不過……我們的金鏟……（跌坐壇石上）

莫：（毫不理會的）各位，各位，興奮歸興奮。我現在又要把話翻過來說了。我們馬上就想回去，這可能嗎？你們說現在的政府知道後方有多少船？多少汽車？多少飛機？……哈哈，將來最先回去還不是那些貪官。做了飛機，帶了鴉片，跑去大發其勝利財？我們呀！哼！還不曉得那一輩子才輪到登記，那一輩子才輪到買黑市票呢！……（對自己的信口開河！得意地笑了）

（衆亦附和而笑。）

石：（突高聲躍起）莫蓀！……（他嘴唇顫動地喘息了半天，終於將一腔忿怒按

耐了下去。稍平靜。他慢慢轉身至西前，感傷地與西握手）祝你愉快！……
（急步王前，雙手緊握王臂，激動地，奔放地，恨不得一口氣把胸中的集怒噴洩出來）烏拉拉鄉長！我是你底人民！你愛過我們！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在這兒替你開鑛！無論有多少困難，我也要在這兒開金鑛！開金鑛！

王：（意外地如死裏復生地狂喜）真的？我！我底好工程師！（奔去熱烈地擁住西）四德拉娃！你說他是不是我們……（覺得這一腔愉快與一個不再關心他的人說，已無此必要時，便不得不吞回肚去）你真是我們僑民的好工程師！
（擁抱石）哦……哦……（眼中流下酸辛的淚）
劉：（胆竊地）我也不走，石……

〔燈漸滅。幕閉。剛才慶祝勝利的狂歌舞曲又隱起。〕

〔第一幕全幕完。〕



第 二 幕

時間：兩年之後，中秋前數日的上午。

地點：烏拉拉鄉土司屋前的小院內。

環境：係山底，建築是特別的。親愛的設計家！

——讓我這樣的描繪出牠底輪廓吧：

在山頂上，在極不平坦的深山坳內，是他們建築村舍的地方。他們好像討厭平原，不需要

水。

「生男照榮爲漢家，

次名照揚爲苗家，

幼名照耀爲僑。」（註二四）

漢家得平原，

苗家得草原，

僑家無地爬上山，

上接天堂，涼風飄香！

漢家兇了搶草原，

苗家作娃娃！（註二五）

僑家雄居高山上，

他們不想爬，他們不敢爬！

哈哈！烏——拉——拉——！

——他們的歌謠是這樣的記載。

我們遙望村莊，屋舍參差櫛比；村莊前後，並各有木柵寨門，與石砌碉堡。頗類舊小說中之綠林小寨；充滿了荒涼與強悍的氣息。

寨中房頂，除窮人以草伏蓋外，多數以頁層巖若鱗狀鋪於屋上。雨後閃出蛋青光澤，與旭日相映，倍覺麗目。（富人亦有用瓦者）

村內路面坎坷，多用石灰巖，依地鋪疊。村舍均作二層，下層半埋於地，常以不規則之大石

作壁，或疊以頁層巖。門亦作柵，循級入內，則爲豬牛所息，屎尿成渠，空氣窒人。上層居人；窮人則鋪竹以代樓板；室用土牆，無窗，暗黑而污臭；閩人雖用木板鋪樓，但多依巨樹原形，屈曲多縫，他們說：

『牛犢子！』

人駒子！

命尖子！

不能離開眼線子！』

室成三開間，引梯而上。中置一木樹，樹前亦有放一鍋莊者（註二六），亦有砌灶於左廂石磨旁，右廂則爲席地之被卷，其他無任何傢俱，貧富均如赤貧。其唯一區別，則在室內圍糧籩圈之多寡高低也。

不同的主人，會使居室變樣的。鄉長爲着尊敬漢家諸青年，兩年以前，即已搬出此築於僑山高地之大廈。的確，這比其他建築，華貴得多了！屋上頁層巖，薄而均整。屋下石基上，砌以整齊之青磚牆。木梯平整，扶手雕刻成龍，並漆以朱紅色彩。院中更平鋪以方大之青石。面臨全

寨，聳立如壇，想或爲平日僭民朝拜之地。

新的主人，將石院洗得光亮如鏡。居室下層，亦已滌淨而封閉。上層左右各開大窗，四壁刷以白堊，樓板上鋪篾席。架床桌，鋪被褥，頓使室內一新，轉僞爲漢。室外院內，更置有一石桌橙及粗製木靠椅等。院週滿植盆花；院上竹架，現已滿爬野藤，蒼鬱欲滴。荒涼地區，至此已一變而成江南氣宇矣！

麗陽正隨大塊的雲片，時隱時現。清晨涼氣，早已消失，山巔淺霧，還在峯際徘徊！

幕啓：我們看見粉紅地旭日，透過青籐，在院壁上畫着圈子；一會兒，它又照進了窗子，看見沈思遠正伏桌凝眸靜思，富有閃光性的陽光，使他老想不出所以然來。

石桌上，現在放着許多皮線花線和燈頭。院上掛着許多紅綠燈泡。壁上靠着一個人字梯。

阿桂：是一個好脾氣的電機工人。人高大而瘦長，瘦長得幾乎有一點奇怪，但尤其奇怪的是他有這樣樞樞地身材，竟會有這樣不合身段的好脾氣。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油污工服，褲腳用兩根電線束着，逕往桌邊去翻取電線。

劉：（遙遠地囉嗦着）喂！阿桂！拿那個三十五碼的呀！夾在十八號中間的十六

〔他孤獨了！像沙漠裏的人影。但他却在猛烈地鬪爭！〕

〔遠遠地口琴（註二七），吹來了幾個長而鬱慢地音階。〕

〔沈靈感出現了什麼，忙想走回室內記下……〕

王：（站在屋左很高的石坡上，親切地）沈先生，石工程師在嗎？

沈：哦，出去了。天一亮就出去了。

王：（邊下坡邊說）電廠的工都完了，還出去忙什嘛？

〔兩年了，王顯得更慈祥了。在他腦子裏，早已失去了傜漢的區分。他現在愛漢家青年，比一切人都深；甚至於可以說寵愛，溺愛了。他自己常常這樣想：『我能够替他們做什麼呢？』〕

〔當王從高坡上走下時，在王身後出現的是另一個傜裝少女——妮妮。她捧着一個很大的瓦鍋，站在高坡上，並不隨下，調皮地舞蹈着。〕

沈：（不耐煩地）你有事嗎？

王：沒有事。（笑逐顏開）應該沒事休息了！我給他送擋口嘴來了！咦？（仰喚）

妮妮！

〔妮忙規矩地走下石級，直趨沈前蹲下。頂鍋頭上，有意作侍候沈吃狀。……熱氣從鍋內嬾嬾升起。〕

王：你看，奶油一樣的湯！湯上都結了鷄皮了！（拍妮手）拿進去！（又向沈）電燈廠這一完工，晚上我們沒有月亮也不要緊了。你們！石工程師！真太辛苦了。電燈廠剛開完了幕，晚上你們又要開什麼選舉會，真，……我昨晚上想，我給你們……我給你們做擋口嘴吧！給你們禱告清吉！勝利！今早天還沒亮，（見妮蹲地未動）拿進去呀！拿屋裏去。

〔妮舉鍋站起，向王的側面，調皮地擠擠眼，大搖大擺地走入屋內。〕

王：今早天還沒亮，我就打了這隻鷄（註二八），送出去禱告了，回來是用你們漢家法子煮的哦！

沈：（不耐煩地）謝謝！……（拍了下稿紙，埋怨地欲走回室去）完了！

王：（關注地）什麼完了？

沈：我說，你這一來把我底靈感給趕完了！

王：靈感？

妮：（從屋中驚跳出）噢——唔！

沈：怎麼啦？

（妮一手按着胸口，一手亂抖擻着。）

王：你在裏面，又亂摸什麼啦？

妮：（心神志志地靠倚石桌，一下手又摸着了電線，直覺地又驚叫了起來）噢——

（她跳開了，一根電線掛在她底裙後）打打……

沈：別動！別動！（給妮解開）

王：（責備地）叫你不要亂摸他們先生的東西！他們都是，都是科學的！

沈：科？……（笑，去捲電線）

王：（抱歉地指電線）是這個，靈感嗎？可以接起來嗎？

沈：啊？哦！接不起。靈感也不是電！

王：（歉咎地）你心裏，嘻嘻，又給你們添了工作，你不氣吧？

沈：氣？……我給你一樣東西看，那才叫你氣呢！

劉：（上。向妮）好？（看見王等恭敬地）鄉長好！沈先生！（也去桌邊拿電線）

妮：（杞人憂天地）噢！……（見劉若無其事地翻電線，自己又不好意思地按嘴

笑了）

沈：滿嘴前進，簡直是見洋錢就進嗎！……我說他怎麼發財了呢！（與王入屋）

妮：（向王背影作怪像。又偷偷地指劉手中燈泡）摸摸……我？

劉：這個？（遞給妮）好。

妮：噢！（急退讓開。向門內張望了一下，然後大胆地，伸一個手指慢慢觸上

去，見未麻電，隨急接過燈泡，拂弄在胸前）電不？

劉：電……哦，可以亮。（忙接上一個插頭，賣弄地）你看，這麼一插，你手上的泡子就亮了。看着！

〔說時遲，那時快，燈泡一亮，妮妮嚇得手一鬆，燈泡碎了！她跳起來想叫，想着王在屋裏，順手又將自己嘴蒙住了。並乘勢作舞蹈狀，在台上轉了一圈。〕

王聲：妮妮！又闖禍啦？

劉：沒有，是我。燈泡自個兒爆了。（忙拔下插頭）上燈泡。

〔妮與劉，互相扮了一個鬼臉。〕

沈：（聲）你說這叫什麼話吧！從前趙工程師勘測的，填那一點廠基頂多只要三千土方。你看他報的（王在前，沈手中拿了一大疊帳隨後走出）六千土方，還要二千石方，這兩千石方是幹什麼的呢？就算我是外行吧，我眼睛總不瞎吧！當初石工程師說小電廠沒有用，我們這兒不出煤，可是你們一定要『求快』快！好！他又可以大做一票煤生意了。要是造水力發電廠，現在雖然沒

造好，至少也成了一半了。水，我們這兒還怕沒有水？……

王：（微笑含首）措油我們沙金了！……莫蓀這孩子，哈哈！

沈：（氣忿地）今晚上開會，我非彈劾他不可！大家都各人忙各人的事，不想管閒事，好！他就更明目張胆了！

妮：（見王走近破燈泡，故意嚇王）電！

〔王愕然後退，反踏碎玻璃，驚顧。〕

〔妮作小心狀，蹲下拾取以避王責。〕

王：妮……（沒有罵下去）好，這是我應該做的。從前我還真以為莫蓀說的電廠又快又好呢。……好，我這就去命令僑民，叫他們全體再造水電廠。

〔桂上，默默揹走人字梯。〕

劉：你那兒去？

桂：外面接火。

劉：把這些皮線都帶走吧！

〔桂攆梯及皮線下。〕

王：（高興地）不得了！你們漢家比我們能忍氣，比我們還肯幹！我早曉得莫蓀是個壞小子，我早就不造這個電廠，早就造石工程師的水電廠了。嘿嘿嘿。

我去了！

〔妮學着王底走路，惡劣地，誇張地，並將之舞蹈化。〕

莫：（上）好！……天真！

〔妮見爲莫讚，整容即走。〕

莫：叫你今兒上午來吹口琴的呢？（拿出口琴）拿去，再吹給我聽聽。

妮：（擊口琴於地，玩皮地避開驚叫）啊——哈！

王聲：妮——妮——

妮：（應）喂——！（得意地提裙揚長從莫前過。至高坡又回望莫，勝利地歌唱

「逐條」，蹦跳而下）

莫：野蠻民族！沒一個識台舉。（拾起口琴，）小沈？（沈已入室）嘻嘻（責劉）
，叫你們裝燈的時候，給我把電熨斗的 Plug 一塊兒裝起來，爲什麼不裝起來？
就一會兒開會，我襯衣都沒有燙，怎麼辦呢！

劉：是是，我馬上就裝，馬上就裝！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兩年不見的莫蓀吧。他的確變了，而且變得太多了。從前那些破灰布袍子，現在已經變成了極新式的西裝了。草鞋也變成了皮鞋。唯一可以尋得出與從前相同的地方，便是他不愛整潔的習性；在頭髮上，在襯衣領上，在一切一切的地方，這些習性都還保留着。此外，他底氣概，也好像軒昂，能幹得多了。正同他的服飾一樣，披上了華貴地色彩。〕

沈：（在門內冷冷地）哼哼，從前罵人家布爾喬亞，現在自己也布爾喬亞化了。
莫：（無所謂地向窗內）哦！你書看的太少了。馬克斯唯物史觀裏頭說：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唯有人類『物質生活』，才能夠決定社會的『上層』建

築。社會的上層建築你懂不懂？就是一切政治，道德，哲學，美術，都要根據人類的『物質生活』而『決定』。（向劉教誨地）你們工人應當特別聽着點嘍！馬克斯認爲一個社會沒有了物質生活，就等於那個人不存在。沒有錢穿破衣服還講清高，那完全是葡萄酸的哲學。有意找理論根據，朝自己臉上貼金！

沈：對不起！（拉上窗幔）

莫：哼哼，你不感興趣？（坐椅上自語的對室內說）今兒晚上競選的事你感到興趣嗎？我想競選你能選我一票嗎？哼哼，你不要以爲我外行嘍。我就好像人類的白血球一樣。白血球在必要的時候，也會鑽出細毛孔和血管以外組織的敵人鬥爭一下嘍！

沈：（走出室外驚異地）你要競選廠長？

莫：（真同競選似的站起對沈）噯。烏拉拉就是一個生瘡的社會，烏拉拉就需要

白血球自動地起來開火。否則，你看好了，大家等待下去，將來非爛得不可收拾……我的競選就本着白血球的宗旨，完全以大衆的利益爲利益，以整個烏拉拉的利益爲利益。我要把窮苦療醫好！我要叫每個人都有工作做，我要增加僑山的生活資料！我要叫社會前進！沙金缺乏了我們也不能回過去過原始的生活。……我全部建設的新計劃，全部實現計劃的勞工代價，（得意地）就是每家給他們裝一盞電燈。怎麼樣？……這種極經濟的建設政策……

〔石匆匆自高坡上走下。〕

沈：（趨問石）開工順利吧？

石：重力壩（註二九）的設計圖丟了！

沈：怎麼丟了呢？

石：我明明記得吳工程師沒有還給我……（忙入屋）

莫：（答訕地）要嘛他擦了桌子了？

石：（認真地）你看見他擦了桌子？

莫：（尷尬地）哦，沒有，我好像看見他挾在什麼架結構壩（註三〇）的藍晒圖裏頭了。

〔沈預備入室幫石找。〕

石：（忙出來）那一定還在他那兒了！（向大宿舍去）

沈：（站在梯上）快吃飯了！鄉長剛才還給你送來一隻鷄子，說是還敬過神的。

石：再遲了恐怕真就找不到了。（由右邊下）

〔他服飾也比前破舊了，人也比從前消瘦了！好像是剛從前線退下的戰士。風塵撲撲地，一切都顯得過度地疲勞。但精神却很興奮。〕

〔他現在穿的是一件不太整潔的藏青上衣，短卡旗褲，草鞋。消瘦中，更顯得他堅毅和果幹。〕

〔沈目送石去。憐惜地，輕輕地嘆了口氣。〕

莫：（悠然藐視地）細胞在他身上，怪不得容易死了。

劉：（收拾好花線等殷勤地問莫）莫先生，Plug 裝那兒好？

莫：……裝在我長沙發後面吧。那兒靠餐桌近點。……（又喊回劉）噯！我那個寫字桌下面也裝一個。將來冬天烤火。

劉：是啦。一定叫您滿意。嘻嘻。（與周仲哲碰個滿懷）周技師。嘻嘻！

莫：嘿！胖子忙什麼呀？……工作清閒吧？

周：什麼叫又忙又清閒？這小子！（擦着汗）

莫：哼哼哼，這叫矛盾的統一。……用腦就虧血，虧血就瘦，而你是又用腦，又不瘦，這不就是矛盾的統一嗎？哈哈！

〔周技師俱有一個矮胖的身材，又白又紅潤的皮膚；並且還有一種女性底，童幼地性格。同時他也很愛整潔，凡事不太認真，因此，他便獲得了很不錯的人緣。〕

周：這混球！狗嘴裏不吐象牙。

〔沈又溜入室去寫作了。〕

莫：你們那位石工程師才吐象牙呢！他吐了象牙，你就鑽象牙之塔。金子有什麼用？金子也不就等於貨幣。

周：金子不等於貨幣，那國際市場上是什麼等於貨幣呢？

莫：哼哼，你真是拜金主義者。我請問，美國現在對外貿易是要金子呢？還是要原料？

周：當然是原料更好嘍！

莫：那不就結了！貨幣是貨幣，貨幣不能代替生產諸力，貨幣不能代替生產原料和工具呀！

周：那是當然是是嘍！不過！納爾遜（註三一）說貿易並不就是一買一賣呀。好比我們用黃金向他們買皮爾頓式水輪，他們再用黃金買我們的鋁，買加拿大的鎳，這還不是九九歸一！……

莫：（嘲笑拍周肩）哂！完全翻沙！完全翻沙！我們胖子倒底不愧爲中國工程

師！中國工程師！

周：（自己也大笑）不管我翻沙不翻沙！我倒底還學過幾天地質學？你學過幾天工程。哈哈！今天倒處張燈結彩，怎麼？想討老婆啊？

莫：嘿！慶祝慶祝，享受享受呀！僑山黑暗了幾個世紀了，難道他們還不該光明一下嗎？

周：不是這個……

莫：我知道，大家都不用，給你開金鑛？

周：開鑛十來個KV頂什麼用？我是說把電力省下來，先弄一個打鐵間，配配我們的零件，等將來開山金的時候……

莫：算了算了！還是把這點電力省下來騙騙僑人吧！你老叫他們做工做工，你先不弄點東西唬一唬他們，他們會服從你嗎？你們這些工程師呀，就只曉得一加二等於三，不曉得什麼叫做政策。馬克斯……

周：你又用上那一套啦！我們談別的好吧？……（拉開窗幔）小沈呀！寫完了拜讀一下嘍！

石：（匆來）莫孫！吳工程師說你拿去啦！

莫：（吱唔着）什麼我拿去啦？

石：重力壩的設計圖呀！（不寧地望着莫）

莫：我……我發誓，我要故意……這簡直是莫須有的事嗎！

周：當真丟了？

石：吳工程師說是「」莫借去看了；還回來他就沒打開過。

莫：這……你放棄了水力電廠不造，來造我建議的小電廠……我怎麼……

石：（咬一咬嘴唇）那就不提了。明天再畫！今天有二百多個僑人願意跟我築壩，明天我想還會多起來的。

沈：（追上石階與石熱烈握手）哦。祝你成功！

〔石鼓勵似的拍拍沈肩，匆匆越高坡下。〕

莫：二百多工人？又要築水力電廠？鄉長同意了嗎？

大：（匆從高坡來）石工程師！石工程師！（見石未理她，惱怒地）這是什麼話！什麼話！（惡聲向沈）鷄呢！

沈：（莫明其妙地）他回來又走了，還沒有吃呢。

大：（急入屋，嘀咕着）呷！你吃？你也不是神！

周：……什麼鷄呀！神的？

大：（由屋內出，不服氣地）你們憑什麼吃，你是鄉長的祖宗！鄉長老糊塗了，專受你們騙！（下）

沈：這更怪了！

周：哈哈！

沈：誰也沒有搶着要吃！這老太婆！

周：跟他們這批人計較呀，你一天都別想耽在這兒。嘿嘿！

沈：這老太婆的脾氣，我看他媽的活夠了。

周：（悠然坐下，摸出捲好的葉子烟）我看她呀，她對生才感到興趣呢！抽支煙吧？（沈搖頭默默坐下）這是我周仲哲烟草公司出品的嘍！嘿嘿嘿！（燃着煙）這老太婆呀，你說不接受我們的玩意兒吧？她照接受。當初好容易把醫生弄來給她醫甲狀線，她不醫。等別人大頸子醫好了，她又叫鄉長來說。好，等她也醫好了，她照罵你不祥鬼，照跟你翻白眼！她看見好的東西，還照拿，看見我們還照討厭！

沈：（悵鬱地）你說我們在這兒倒底還有沒有希望呢？

周：說什麼？……你說老太婆呀？

沈：不是。我說我們每個人。好比我：把寫作當着目的，可是……

周：我覺得那兒都是一樣。沒有發動能力的車子，放在這兒也不會走，放在那兒

還是不會走。

沈：嚶，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我總希望寫一本長詩。你看我材料整整的搜集了有兩年了，可是我，一提起筆，更新的思想又湧到了。對現在材料的價值，又開始懷疑了。這……是好高騖遠呢？

周：科學這玩意，真是有無窮的變化。你溶金子用混汞法也好，用氯化法也好，用蜻化法也好，甚至於你用王水，只要你（註三二）……

沈：我又覺得，我還是犯了契可夫式底青年病，可又沒辦法擺脫。你看，就好比「克力斯朵夫」吧，你看那個味兒，簡直就是那個味兒嗎！你看他深……隨便翻那一段，就有味兒！就是那個味兒。就跟……嚶，說不出的那種味兒。

周：機器的那個味兒啦，那就是熱。礦物在地壳裏頭經過一種壓力……

沈：我也曾試過，我用「時間前進呀」的方法來寫，專門經濟地只寫現象，把一

連串的現象寫下來，可是，試了幾次，與我這部長詩的內容又不符合……

周：（開擴地）我就是以精神愉快爲第一。車子開得動就開，車子開不動就等人家推，反正着急『勿是生意經』（註三三）。嘿，嘿，嘿！

沈：當然你們……：你知道我現在多大歲數了？人家中外作家，像我這麼大，也不知道有多少……：我現在懷疑，這是青春的苦悶呢？這是時代的苦悶呢？還是，還是功利主義的苦悶呢？這一重重的苦悶，漸漸地使我對自己懷疑，悲觀，對整個社會，感到恐懼了。

周：我覺得呀！機器的製造，（解釋地）我這是用我們的比譬。機器的製造，有兩個先頭條件，一個就是：什麼樣的機器社會需要。一個就是不管造得快造得慢，要造出來馬上就生產；你要一分鐘造一架機器，擱一百年之後再用，那還不如花一百年的時間，慢慢地造一部更好的機器了。

沈：那我們缺少什麼呢？是缺少動力呢？缺少……：還是社會對我們缺少援助呢？

周：這個，嘻嘻，社會兩個字我也不大清楚。這要讓莫蓀去吹了！（站起）……（忽有所動）不過跟據我們學工程的說呢，社會是機器造的。機器是什麼東西造的呢？機器是人造的，那麼人……人不是社會……社會是機器。人是……哈哈，越說越說不清了。（玩笑地）人是魔鬼！

沈：（聊自解嘲地）人是魔鬼！是毀滅社會的原子彈！

周：（伸個懶腰）不過原子彈『能』是誰呢？是青年？是老年？是男的？還是有乳房的呢？

沈：（感觸地沈吟）……是……（堅定地）是男的！是青年！他可以毀壞世界，也可以創造世界！

周：（打個哈欠）呵——沒事做，祇想打瞌睡。

王：（出現在高坡上）四德拉娃！（下坡）四德拉娃來過嗎？

沈：四德拉娃回來啦？

王：溜（劉）藩里娃子（註三四）在十五公里碰着四德拉娃了。行李都挑回來了。

周：那快上公路去接呀！

王：十五公里，我廿公里都跑到了，我以為他走小路先到你們這兒來了呢？

沈：這房子讓給我們住了。她早知道了那怎麼會……

王：（拍腿叫絕）噯！對了！她一定上峒谷舊房子去了。（回身就跑）

沈：還有誰同他一塊兒嗎？

王：溜藩里娃子的姑娘。

周：哈！那早到你新洋房去了。一定由十五公里走峒谷那條小路了。

王：對！

大：（與王碰個滿懷）啊呀！我底鄉長！我底小皇帝老子呀！我們的公主小姐

（抽噎兩聲，擦擦眼淚）長高啦！美啦！美啦！

王：你找着啦？

大：她找你啦？她在屋裏等你半天了。我倒處找你！

王：哎呀！哈！（拖了大就走）

沈：哼哼！發瘋了！老頭子。

周：兩年不見親人了麼！

沈：其實我們這些人也太沒有趣味了。這個理論，那個化學，這個機器，那個建設，老頭子反倒過來硬充小伙子，抖起精神來給我們打氣。

周：哈哈，這一下，我看不是女兒回娘家，倒是老頭子看見親媽了。哈哈。

莫：（由坡上踱下）石工程師呢？

周：嚶，你曉得烏拉拉西施回來了嗎？

莫：關我屁事！……孔夫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坐下）

周：這怪了！爲『難養』也，人家也不要你養！人家有他的丈夫，有她的爸爸。

莫：（嚴正地）我們說正經的。石工程師爲什麼一定要把壩造在聖嶺灘？不造在

崦灣呢？……你聽我說，要是把壩造在崦灣，那可以減少多少人工。江面又狹，河床又淺，也決不會造了一年，才造了一個石基。

周：好當然好，不過我們從工程的價值上，也詳細考慮了好多次。崦灣上面河身屈曲太多，河底亂石崢嶸，屈曲壓頭損失，與阻塞壓頭的損失太大……

莫：（故意曲解地）這就對啦！河身灣灣曲曲，兩岸山石又峻陡，河裏大石頭又多，急流一衝，澎湃奔騰，這才正是幽美地風景區呀！你們這些科學家對於大自然……

周：（誠懇地）不是這樣說法。損失太大，水的『能』就減小了，能減小了還有什麼用呢？你說兩邊岸上的山石峻陡，那廠造在什麼地方呢？總不能造在山頂上呀！還有聖嶺灘到崦灣十二公里的直線大坡，這簡直太是水利工程的好地方了。同時河底和兩岸又都平坦，造廠又便當。根據石工程師的計劃，可能增加它底高度能量，吸力，或壓力等能量達到……至少可以……如果能夠將壓

頭增到一千九百呎，那至少我們可以得到三萬八千，或四萬馬力。那時候需要廉價電費的電化工廠，你不要他來，他都會朝僑山搬；那時候要僑山電氣化，那就太容易了。那時候你這個十來個KV的小電廠，那真是大巫見小巫了。莫：他媽的又翻沙了！又翻沙了！我也不是學徒弟的。

周：這怎麼叫翻沙呢？這是我們自己……

莫：（驕矜地）要沒有工人給他造，要美國水力發電的什麼機器買不到，那怎麼辦呢？……

西：（高坡上下來）莫先生！……周技師，好久沒見了。

（在健美的曲線上，加上都市化的裝飾，健美與曲線，便更炫耀奪目了。細花的調旗袍，在彈性地，磁力地體態上，輕輕地遮掩着，在兩條晶亮的光腿上，顫巍巍地抖動。上身使人觸目的，是那飾花的短上衣，閃耀着紫紅的光，在突起的乳峯上，呼吸着青春，輻射着華貴。輕紗束着高聳的髮絲，臉上塗着健康的油脂與紅暈，更換了原始的嬌豔，顯得文靜而芬芳。

〔現在確是比從前高了點，美了點。都市的服飾，嫺靜地氣質，空花的厚地皮鞋，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

周：哎呀！你要把人急壞了。把人丟在腦後頭，信也不梢一個來。

西：（綽約地）嘻嘻。你想，上海那個地方，會叫你想朝家裏寫信嗎？

莫：怎麼的？……皇霧呢？

西（楞了楞）……在上海。……（強爲振作）兩年，都好像隔了一個世紀了。佻山都變的不認識了。那麼寬的馬路，那麼好的大橋。那麼高的電燈廠，還有，這房子，你們人……

莫：你還不是一樣？兩年不見了，簡直變成一個摩登少女了！你覺得那個電燈廠怎麼樣？這是我在佻山的一點成績嘍！

西：哦……你也是學工程的？

莫：嚶……也是工程師——我是改造社會的工程師。我是用革命底，馬克斯哲學

底……我要結束僑山的史前狀態，我要使社會物質文明……

沈：（大聲地）烏拉拉西施！

西：唔……（四處尋找）哦！沈先生。

沈：你阿爸倒處在找你啦！還在這兒聊天！

西：到大宿舍去啦？（急往台右下）

莫：那兒是呢！嚶，四德……

王：（高坡上出現。喘息着）四德拉娃！

〔西轉身見王略楞，兩人均互前撲擁抱。〕

王：（拊循西頭）哦……哦……哦……（淚涔涔下）今天真是好日子。你還沒忘

記你阿爸！

妮：阿爸！（抽噎）

周：坐下來慢慢的談吧！

王：不哭不哭，笑啊！

周：（問莫）走吧？讓人家談談家常。

莫：（推諉地）我有事。

周：（與莫耳語）『唯女子爲難養也』哦？哈哈哈哈哈。（下）

王：四德拉娃……（欣賞着西）到底到過大地方的人，不像山裏的野姑娘了！

妮：（自高坡奔下）四——婆——

王：妮妮來了！

妮：四婆！（從王懷中奪出西，狂吻不已）

西：（亦吻妮）哦，妮妮！

妮：（拂弄着西的服裝）這個……科學的？……亮！電的？

西：嘻嘻！我底好妮妮！你也學會漢話了？

妮：唔。

王：野姑娘！

莫：妮妮聰明倒很聰明……

王：四德拉娃！嘻嘻。上海，倒底不同，很舒服吧？……你還沒忘記家裏？

西：（悵鬱地）忘記了。我初到上海，我什麼都忘記了。我祇要玩，要穿衣服，

要跳舞，要人家愛，後來，……

莫：你現在舞跳得更好了吧？

西：（黯然地）後來，後來我知道我錯了！……後來我知道他們更錯。他們錯得

……他們都以爲他們很聰明，樣樣都對，一點不錯！……（羞慚地）……我

現在真不懂幹什麼要跳舞唱歌？

王：（疼愛地）孩子！青年人怎麼會不懂呢？

莫：這很簡單嘛！這是一種情感的追求，發洩！古書說：嗟嘆之不足，則手之

西：（咬着嘴唇）不是！不是！……我總覺得這是兩個人坦白，真誠的，沒有壞心眼的……給男孩子一種勇氣，更勇敢的去工作……

莫：（讚賞地）不得了啊！鄉長！你底四德拉娃簡直……

西：可他們都不這樣想。（愠怒地）他們把它當着，當着一種獸性發洩……（找不到適當的措詞）……我當初，我真高興，就是累了，一點不想跳了，還要振起精神陪他們跳。後來我發現了他們都是些不會工作的廢物，就專門在找新奇的刺激，專門逗女人玩……跟他們跳舞，就像跟死人跳。他高興起來就摟着你，抱着你，哄着你。他們不高興了，就摟着別人，抱着別人，哄着別人去了。就連皇霧也一樣的。他自己不會做事，他也叫你做不了事。就隨着電燈亮，電燈黑，一天一天的過下去。迷迷糊糊地等，等死！等燈泡的絲燒斷了……

大：（坡上跑來）四德拉娃！我底小祖宗！小姑娘！你們躲着我到這兒來談啦！

我問你呀，你那個小冤家，小丈夫怎麼不來呀？（上下打量西的腹部）你怎麼不說？這還害羞呀？（註三五）

王：四！……真的？

西：（厭恨地）我害羞？……我要不害羞，我也變成上海底青年了！我也變成電燈泡了！

大：那你有幾個月啦？

西：（怒詈）兩——年——啦！

〔大驚得目瞪口呆。〕

〔石工程師自右匆匆上，見西驚立。〕

西：（自我揶揄着）兩年了，我好像賣了……我底肉體……去學了一次乖！做了一場惡夢！我好像掉在水裏頭了，逼着我睜開眼，硬叫我知道自己墮落了！（兩瞥湧滿了眼淚）我不要死！我要回來！……

〔石工程師低頭急步溜入室去。〕

沈：石工程師！

石：噓！（下）

大：你這是說的什麼啦？

西：（衝動地）我恨上海！我恨那些青年！他們不是人！不是人！……是臭水！都只會向陰溝裏頭擠。……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愛情！沒有靈魂！沒有行動！什麼都沒有！就是一個空壳子！一個玻璃壳子！……哦！阿爸！（投王胸前哭）阿爸！我要阿爸哦！

王：孩子！孩子！受委屈了！

大：她是病了？

莫：要麼誰欺侮她了？

王：是嗎？孩子？

西：（囁強地）誰也不敢欺侮我！我頂多不要人愛了！不要享受了！有什麼了不起！我不要洋房子！不要汽車坐了！不要跳舞了！看我活不活得了！看我活不活得了！

王：好，不要不要不要！你！噫……

莫：現在回來不就好了嗎？跟我們玩好了。

大：她男人不愛她啦是不是？

西：跟你玩？壞地方！有電燈的地方就沒有好東西！

莫：電燈？
王：電燈？

西：有電燈的地方，青年們就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什麼事也不會做，就只曉得賭！跳舞！把電燈都給我關了！打了！

莫：這怪了！物質文明，對人類祇有好處啊！那些是青年他們自己……
西：壞處壞處壞處！……物質叫青年不認識真理了！真理你懂不懂？

莫：（尷尬地）懂。

西：物質叫青年沒有戰鬥精神了！青年還有一個名字就是戰鬥，你懂不懂？

莫……：懂呀？

西：物質叫青年沒有人性了，教會他們自私，教會他們懶，教會他們亂七八糟，

你懂不懂？

莫：（焦愁地）四德拉娃！……

大：你們是跟皇霧講理嗎？（註三六）哎呀！他不要你了，要講理嘛你要把男家的親

戚都找到田裏頭來呀！

西：不講理！不講理！他們有的是錢就是理由，他們要這樣做就是理由！……阿

爸，我恨那些錢！電燈！物質！它們只會把我們毀滅！會把係山更弄得烏煙

瘴氣！會把青年都變懶了！亂了！

莫：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反唯物論的。……我看你不是受了宗教神學的毒，就是

受了玄學的毒！（西掉臉不理莫）……石工程師！石工程師！……（向右跑下）

妮：（唾莫背影）佩——（以極速的拍節歌舞着——）（註三七）

啊嚕！英雄！

這個賴毛的老鷹，想吃小鷄，在天上轉來轉去，拖出舌頭一丈七！

咪囉咪嚕！——！（註三八）

王：（叱止）妮妮！

妮：什麼？

西：……阿爸，你相信我吧？

王：相信。……（仰望上面電燈，懷疑地）我們這兒……

西：（和緩地）我從前總這麼想，世界不分日夜，人不分老少，總是那麼漂亮，舒服，還有科學幫着人，人該多英勇，多勇敢，該多快的把世界變好，變美

麗！誰知道那兒完全是相反的。電燈越亮，人心越黑，做的事越壞。汽車越快，人做事的本事越慢，甚至於根本就不會動了。阿爸，你覺得是不是？

王：（深邃地，緬遠地）是的！是的！電燈越亮，人心越黑，越壞！

西：錢越多，越使人不好受！錢還會叫人變得非常壞！錢就專朝大錢袋子裏頭跑，窮人就越過越窮！

王：對對！錢與我們沒有用！錢祇會更使我們慘！沙金沒淘以前，我們僑山是一團和氣，坦白，天真，勇敢。可是現在完全不同了。大家學會了鬧整扭，偷懶，鉤心鬪角。我們僑人窮人還是窮人，他們漢人，窮小子倒變富了！

（忿怒地）錢沒有用！電燈對我們沒有用！

西：（依偎着王）阿爸！你不生我的氣？我不聽你的話，我吃了漢家的苦回來，你不氣我，不不喜歡我？

王：（蠕動着痠攣地站起）不，不！你回來了，我就有了主意。我當初沒聽答狠

的話。我給漢家，耍了！

石：（自屋內急出）……鄉長！……烏拉拉西施！

〔西見石，一時不知所云。〕

石：（自梯上走下）請聽我說一句話。……（激動地，但拚命克制着）科學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墮落！是人類自己要死，科學總不能因為人類要死，它就跟着人類後退。

王：（粗暴地）我不要築水壩！我不要水電廠！不要淘金鑛了！……沙金給你們弄光了，你們還要怎麼樣……我去解散工人，一個工人我都不准再替自己，替自己挖墳墓了！（踉踉怒下）

大：（急扶王下）鄉長！鄉長！我底小皇帝老子……妮妮！

〔妮走至坡邊，又玩皮地坐石級上，望着發楞的石。〕

沈：這是怎麼搞的？

〔石黯然坐下。〕

沈：（半氣音地）……什麼都完了！

西：……（輕微地譏笑着下）哼哼！

石：（站起，抖擻了下精神）……四德拉娃。

〔西回首高坡上。〕

石：請你下來。……（無意識的不寧地踱着）

〔西慢慢又從坡上下來。〕

沈：完了！

石：（站住，想了想，聳聳肩答沈）你說我底生命嗎？……四德拉娃。剛從上海

回來？

西：（閃避地）……唔。

石：（自責地）噫，問了些廢話。……（充滿了生的熱望與悲感）四德拉娃！你

還很年青，你知道嗎？……不要難過，不要那麼灰色！你懂嗎？……一個像我們這樣的青年，前面有着那麼長的壽命，那麼寬的前途，這不值得我們鼓舞，值得我們高興嗎？不要那樣！失戀，並不就是死亡。失戀的經驗你要能夠牢牢的抓住了，就等於受了一次極寶貴的教訓。得到了一次強度的鼓勵！

西：（閃避地）我沒有失戀！

石：（同情地）就算你沒有失戀吧！你失去了整個人類的信仰，人類的溫暖，這不是事實嗎？

西：……

石：告訴你，你在上海，祇是生活在一個小的角落裏。那個角落太不能夠代表上海了！那裏面的青年，也太不能代表青年了。那裏邊的愛，會有真的？值得寶貴？值得追求？……值得灰心？……我們既然是個青年，跟你們說的，每個青年都應該是英雄。那麼我們就應該有充沛的生活力量！生！勇勇敢敢的

生！愛！對一切都熱烈的愛！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

西：（無力地）請你不要鼓勵我吧！我……（想走）

石：你恨那些青年像個寄生蟲，缺乏戰鬥精神。你自己先就沒有這種精神，人家怎麼會愛你？（西站住了）……我們要永遠不灰心的愛大家，愛各種東西，愛科學，愛一切好人，壞人！我們要利用科學，發明！創造！建設各種東西！發揮人類最大的愛。給人類最大的便利和愉快。……這樣，人家才會愛你！大家才會愛你！……（感情地）四德拉娃！大眾的愛，你不知道它多溫暖，能給人多大的安慰哦！

〔西蒙面哭泣。〕

石：世界太美麗了！人類的文化，也太值得留戀，太誘人了！四德拉娃，你，我，沈先生，我們都是青年，我們太應該去撥開困難，去追求，去擁抱！

〔西痛哭失聲，急步跑下。〕

沈：四德拉娃！

石：四……（空虛地癱瘓地坐下）

〔衆均沉默，好像一時喘不過一口氣來。〕

妮：（走問石）哭了？她？……你？……（搖撼着石）

沈：妮妮！妮妮！

妮：（站起，望着失神的石，不以為然地搖頭）不好！不好！跳！跳！叫！叫！（自己提高嗓子，想振作他們，作示範的叫）哦……哦……哦……（註三九）

劉：（畏縮地上）沈先生。

沈：回去吧，你盼着你四婆回來，回來了你又不陪她玩？

妮：（想了想）嘻嘻！……（縮了縮頭，雀躍而下）

劉：（蹣跚地）沈先生！……石工程師，……中飯還沒吃吧！

沈：有什麼事嗎？

劉：沒有什麼事。……剛才莫先生說石工程師又去築壩去了，是嗎？

沈：嗯。

劉：莫先生剛才說那二百多個工人，又都叛動了！他們說都不築壩了！說誰要叫鄉長強迫他們，他們就要打人啦！……石工程師！沈先生，我們有飯吃，有事做，我當然不敢說勸了，動不如，還是不動……

沈：（暴躁地）請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那兒還有二百多工人？現在鄉長去解散全體僑民去了！我們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石突站起，匆向高坡走了幾步，想了一下，遂急匆匆下。〕

〔沈想詢問石，攔住石；但沒有來得急。〕

劉：（關注地，訥訥地）他，僑人們！不講理……哦，這還有封電燈廠長的電報，也沒名字。（遞給沈）現在我們的廠長倒底是誰？

沈：（折視）都勻……鐵路局裏向我們買木料？……

〔周莫聯袂上。〕

周：那你是什麼黨員呢？

莫：我什麼都不是。……（用牙簽剔着牙齒，隨口向沈問了一句）飯吃了沒有？……（又正經地問周）黨，這個玩意呀，主要要有一種，有一種神祕性，時髦性，這才能夠吸引住青年，這才有意思。所以我現在什麼黨也不是。我是自我黨，自私黨，個人黨，恐怖黨。

〔沈握電報追石下。〕

周：小沈，菜還給你們留着的嘍！咦？

莫：我不是吹的話，外國也沒有幾個像我這樣懂得馬克斯的？……馬克斯這個玩意兒呀……

周：那你的黨什麼時候成立呢？

莫：哼哼！（摸出烟來悠閒地燃着）這個問題……

劉：莫先生，我們這兒電燈廠還有廠長嗎？

莫：（注意地）什麼？

劉：剛才電報局裏來了一封電報。

莫：（躍起）電報？拿來！

劉：我給沈先生了。

莫：你怎麼給他了呢！……那兒來的知道嗎？

劉：……不曉得。……都勻吧！

莫：該死！你怎麼這麼……（急奔下）

〔在坡上與王碰個滿懷。〕

王：（注視莫）慌慌張張！

西：（隨上，溫軟地）阿爸！石工程師說的不對嗎？『英雄造時勢』！對了，『我

們要支配物質，運用科學，我們要創造新社會。」

王：不要說廢話吧！上海不是新的？怎麼你還恨他們呢？

西：（撒嬌地）唔——你聽我說嘛！石工程師說我到的那兒祇是上海的一個小角兒。……阿爸，真的，上海那地方太大了，我除了走過幾條大馬路，我是有好多地方沒去過呢！你說那些地方不是還有人？那些人都跟跳舞廳裏的青年一樣嗎？不會的！要上海怎麼會比僑山好？要不還有好多石工程師，都住在別地方，都住在我沒去過的那些地方，要不怎麼會比我們好呢？阿爸，你說，僑山要沒有石工程師他們，怎麼會變樣？阿爸，你說是嗎？（大聲）是嗎？

王：是是。……可我們這兒人，還不是隨着電燈變壞了？

西：沒有！那你是聽了我底話才這麼想的。……嘻嘻。石工程師說，祇要是一個
人，都沒有理由灰心，都沒有理由向後轉。阿爸，我不向後轉，不離開你了

好嗎？……阿爸，石工程師說：我們要永遠生氣勃勃地，主動地，我們祇有使僑山好，大家才會更好。你說不是嗎？……石工程師還說：上海那些青年，因為沉醉在享受裏頭了，所以才忘記了他們是青年。我們都不這樣好了。從前我認識一個張教授，他告訴我好多上海的壞青年，可是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我還跟從前一樣的是個小姑娘。阿爸，你還是老英雄！老英雄，我們爲什麼一定要不進步呢？

王：（破顏爲笑）哼！……剛才我不是已經答應石工程師了嗎？

西：哦！阿爸，張教授還跟我說，他說，（純真地）他把世界，世界什麼……哦，我想不起來了。……他說。跳舞，電影，衣服，化裝，……好多藝術，都是鼓勵英雄，叫英雄更勇敢的去工作才存在的。還有一種就是電燈，機器，各種各種科學化學，那都是幫助英雄的，叫英雄工作做的快，做的好。阿爸，你答應我們也這樣嗎？

王：答應！答應！

西：（籌劃着）我們這樣，阿爸，我們做工作的人，才給他跳舞，給他藝術。不做活路的人，就還叫他跟從前一樣的苦。連歌也不准他們唱，好不好？阿爸？

王：（愛撫地）孩子！（笑逐顏開地）都聽着你還怎麼啦？

西：（執拗地）那我們還要造水電廠？

王：造。

西：還開金鑛。

王：（點點頭，嘆出一口輕鬆的氣）我真給你弄的顛三倒四了！……隨便你，照從前一樣。

西：（抓住周，興奮地）那你趕快去告訴毅之，就說什麼都答應了！

周：（模糊地）你是說開山金？……

西：啊呀！……（得意地）我自己去對他講去！

〔院壇下，人聲鼎沸。〕

〔西望了望壇下，又向王笑了笑，跑下。〕

〔周驚異地向高坡追了兩步，又回院望壇下衆人。〕

周：（慌張地）這麼多人出亂子了嗎？

王：（鎮定地）不要緊！

周：他們朝這兒湧，會幹什麼呢？……石工程師？石工程師！

〔人聲如潮！周奔下。〕

〔王依然鎮定地望着下面。〕

〔稍停，桂沈自台右扶石上。石臉色雖略現青白，但仍很鎮靜。〕

石：（向桂沈）不要緊！不要緊！你們快找莫蓀去！（急）快找去呀！

〔人聲，周亦隨上。〕

石：快去找莫蓀呀！再遲了，就糟了。僑人們恨起人來不會留情的。

〔桂沈兩人下。〕

石……鄉長！請你趕緊下去，告訴他們說我不要緊。……叫他們千萬別打莫

蓀！（坐下）

〔人聲更湧近。〕

王：（向院下羣衆）哦——烏拉拉娃子——娃子——

周：你不要緊吧？

〔王望了望石下。〕

石：不要緊。裏邊他們已經給我紮好了！

周：傷在那兒？

石：膀子上。……現在還不疼。

周：這個，那，到屋裏去躺着吧！

石：不要躺。坐在這兒好一點，……請你快叫張醫生來吧！

周：好好。……（又回問）是誰打的，你知道嗎？

石：（無力地）不知道。

周：是什麼東西打的？

石：……大概是鎗吧。

周：倒底是怎麼回事？……

石：哦，請你快去吧。不要緊的。

〔周躊躇一會，下。〕

〔人聲漸小。〕

〔石輕輕地呼吸了一口，閉目靜靜地躺在椅上。〕

〔時間在紛亂的情緒與空間中過去了。〕

〔莫蓀滿臉汗污爬上高坡，向下張望了下，見沒有其他的人便安心地，但略帶疲勞的站起。〕

〔石開聲睜眼驚見莫立坡上，想起迎，又無力坐下。〕

〔莫西裝上衣已失。襯衣撕得稀爛，滿身泥污，眼內蘊着仇恨，慢慢自坡下。目不移石地走近。〕

莫：（注視石良久）……把我那份電報給我！

〔石右手從袋內掏出電報。〕

莫：（接電報拆視後藏起，毫無表情地）哼哼哼！你勝利了！你做得真快呀！

……（有一點激動）你告訴大家了！你向大家宣佈了我底罪行！你爭得了大家的同情，你水電廠又可以開工了！……哼哼哼！（來回踱着獅步）我是跟黔桂鐵路訂了合同，訂了祕密合同！我要出賣全僑山的森林！難道我這不對？難道我這不是爲了僑山？爲了大家？這些森林要把它當道木賣了，誰能夠這麼容易的大批賣掉？……當然，我不否認，我祕密訂合同，就是爲了要揩油。試問，現在那個替大家做事的不要揩油？……不管我眼光近，眼光

石：（心平氣和地）你知道水面上一個等於零的壓力，越向河底下，它的合壓力會大得出你常識以外。所以……

莫：哦！請你少跟我上課！少跟我上課！我們乾脆一句話，我允許你築架構壩。

……（伸手欲與石握）我們妥協！分三分之二的人力給你築壩，三分之一給我開森林。大家有飯吃，大家有事做，怎麼樣？……（縮回未握的手）哼哼！羣衆是沒有理智的，是最容易欺騙的，在羣衆面前失敗，是兵家常事。我把三分之二的人力讓給你築架構壩，我這叫做讓步！你不要看得太不值錢了！

石：（抗議地）這兒情形不同。這兒的山洪隨着氣候，隨時都有變動。假使水要漲大了，跟他們說的像民國十二年的大水，架構壩是吃不住的，那我們會全功盡棄！……

莫：那……那隨便你！你今天在羣衆面前勝利了，我明天就會把羣衆抓回來。

……告訴你，你要不妥協，你就不能生存。你要堅持到底，那我們只有同

歸於盡！（下）

〔劉上。〕

莫：你去對總務科說：石工程師要改造架構壩了。

〔莫拙劉同下。〕

石：（想再辯論已來不及）架……架構壩……（看見手鎗，拿起審視）

〔西自高坡跑來。現在已經改換了一身僑裝，但頭上仍包着頭紗，腳上仍穿着空花高跟皮鞋。〕

在她受過知識洗禮的文靜姿態後面，正燃燒着青春地，僑家原始底火。

西：毅之！

〔石轉身見西，即將手鎗藏起。〕

西：（發現鎗，驚異地走下問）鎗？

石……：……噯……：……朋友的。

西：（懷疑着石的臉色，接過鎗）朋友的？你拿來幹什麼？

石……：嚶，是，是朋友送給我的。（不自然地接藏袋中）嘻嘻，他，覺得我性格太軟了。

西：你？太軟了？……嘻嘻，毅之！（想說心裏激動的話，但又忍住了）……你喜歡僑裝嗎？……你從前不是說我們僑人好？你不是說我們僑家充滿了原始的……唔，進取的活力嗎？……你看現在我不又是僑人了嗎？……毅之！……毅之！……（撲伏石膝上）我愛你！我早應該愛你了！怪我從前太幼稚，太糊塗了！毅之！我現在愛你還不晚吧？你說還不晚吧？

〔受傷的右手被西搖得疼痛了，想站起讓開，又不忍，祇有用右手拉下西的手——他們便這樣握着手了。〕

西：毅之，你從前說你愛我的！你愛我們僑人有一種偉大地進取毅力，好像是原始的，誰也不能抗拒的力量！不是嗎？你說你正需要這種力量！你說你愛僑山不是嗎？……毅之！毅之！我現在是不值得你愛了！……（慢慢站起走開

自語地）我會今被我底虛榮心騙了，我會今受了物質的引誘，把愛情錯給了物質。等我發現了我底錯誤，想找一個真正懂得愛的人愛他！……（突轉向石）毅之！這一重重的打擊，你是知道我從前是多麼有生氣的，可是我決心回僑山的時候，我已經給折磨得半死了。我這兩年，我沒有學到一點好處，我祇學會了墮落，懶惰！……毅之！你給了我新的生命，你又把我救活了！（猛烈地握住石底雙肩）我愛你！我愛你！

〔石在左臂的劇痛下，掙扎站起，又把西兩手拉下。〕

西：我要回復我過去野性的原始生活！我要改得跟從前一樣的單純，坦白！勇敢！進取……毅之！你說你愛我！你愛我！你知道一個女孩子對於愛情是多麼重要呵！我們是爲了愛情活着的。祇要有一個男孩子熱烈地愛我，我便會更勇敢，更漂亮，更什麼英雄的事都做得出來！毅之！你說，愛我！愛我！……（石慢慢退向桌後，避免左臂再被西碰到）我現在知道了，什麼男人才

值得愛了。就要像你這樣有堅毅不拔的毅力的人，才值得愛！才會真愛我！才會最愛我！那些油嘴滑舌，那些亂捧女人的摩登少年，嘻嘻，是嗎？毅之？

王：（執電報一封上）四德拉娃！哦，你在這兒啦！好極了！你們給我讀一下吧。我那兒會有電報呢？（立於石西中，順便問了聲，並用嘴指了不在場的莫）你們講和了嗎？

〔石精神仍甚恍惚，呆若木鷄。〕

西：（笑。誤會了王的意思）嘻嘻！（不忍將握石手中之右手抽出）阿爸，你把電報拆出來我看吧！

王：你看？嘻嘻嘻！（拆出電報箋交西）

西：（用左手接電報讀）上海來的？……『阿爸，我討厭都市青年，我要回來！』（笑看王一眼又讀）『兒，四德拉娃叩。』（笑）

王：（莫明其妙地）……「你」打給我的？

西：（笑。甜美地伏石胸前）……毅之？

〔燈滅。〕

〔幕閉。〕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一場

時間：距第二幕一年後的中秋之夜。

地點：水力發電廠第二衝擊間。

環境：鋼強，堅毅，嚴肅，主動，是這衝擊間內所有建築線面的形象。因為黑夜的侵襲，使得它悒鬱陰沉。然而，除掉灰色的水泥；在黑的鋼板上，依然閃爍着油烏的光。表示它的不屈。

建築是高大的。但在室內的感覺，却好像四週被鋼鐵包圍着，深深地沉在海底一樣。可是並不空闊。

台右半（舞台的左右）的二分之一，是一個矗立的水泥建築物。頂上邊開着一個小小的拱門。門外暗藍色的天，被厚厚地黑雲遮掩着。雲隙中透出的不是光芒，而是沉重的威脅。月亮在門楣的上空，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像沉重的窗帷似地在門外掃動。淳厚而有力！

門外靠左水泥壁上，釘着鐵梯。上攀可達守望亭，亦為水閘開放處。門內有鋼絲梯，屈曲達台中，成之形。

台後有兩巨大之皮爾頓式 (Pelton Wheel) 撞擊水輪，同置一橫軸上。兩輪之間，另有一鋼絲梯，正對觀衆。梯端亦有一拱門。門外不見天，右通第三衝擊間。左下可達第一衝擊間與河壩間之空隙（此處在表演區外，爲觀衆看不見的地方）。現在那兒正在用巨木撐持，以防單薄之壩壁因漲水之壓力崩塌。門內右邊爲控制水流『針狀水門』(Needle Valve) 之盤及『偏轉管嘴』(Deflecting nozzle) 之板手。門內左邊爲鋼絲吊廊；通第一衝擊間與水電廠外之聖嶺灘。

撞擊輪直立正對觀衆。前面有一弓形鋼板，擋住由偏轉管嘴與輪翼射出及傾下之水，使不致噴向觀衆。但弓形鋼片旁濺起的水花，仍可看見。

撞擊輪之橫軸右端伸入台右水泥壁後空處。左端亦伸入台左空處。均連接其他機件，此處不能得窺全豹。

撞擊輪下有溝右曲。經梯前轉出台右表演區。溝上部份伏有鋼板如橋；又如陰溝。故由台口至撞擊輪，高低略有數級。均依溝形而築。

台左口另有一鋼鐵建築物。上面嵌有玻璃之儀表數個。

其他：梯後壁上有一電話。及頂上之固定電燈數盞。

幕啓：〔撞擊輪正靜止着。

〔一羣僑女正在這裏狂歌熱舞。臨時裝置之水銀燈及衆僑女彩色衣裙的炫耀，已將這間內的飽鬱氣氛給驅散了。一架攝影機裝在一塊木板上。木板下的小輪子，套在鋼絲梯的欄桿上。板後有一根繩子掛在滑車上，作爲一個臨時簡陋地升降機；使攝影機可沿欄杆逐漸降下與推進。

〔收音筒由第一衝擊間沿吊廊引下，藏於電話機後。（導演也可以將它藏到任何便當的地方）

〔除掉鼓樂與歌唱舞蹈聲外，別無其他聲音。

歌詞：（女聲齊唱。愉快地）

鐵籠哇，開放了！

開放了！

讓我們咧，飛回僑山，

自由的天地！

黑暗留在後面啦呀！

後面了啦呀！

我們要好好的咧，生，

熱愛大地！

我們是光明的啊，人民，

人民！

我們要高唱自信歌！

向自由狂奔！

〔皇霧穿着一身英雄地，近乎騎士底誇耀地服裝。自台左鐵建築物後走入人叢。握叻立於僑女

中之公主。

皇：（以喬飾的猛烈熱情語女）哦！我底公主！我來遲了，請懲罰我吧！……爲

着尊你底命令，預備飛機（指衆僑裝侍女）送她們回去……

〔妮穿着極鮮艷的服裝，扮演着公主。〕

妮：（不解地）她們？……

皇：我底公主。生命之神！我心頭刺着把刀，我忍着疼痛，等候你給我醫治。親愛的公主。我難道願意把你關在這間陰沉沉地黑屋子裏？爲着我是一島之王，我底命令出來了，就沒辦法收回。我請求你爲着我底命令，答應愛我吧！……我有無邊地權力。我有無邊地自由。祇要你愛了我，我願意把整個人類的愛拿來給你。我願意掠奪全世界的幸福，供你幸福！祇要你願意。爲你底自由，我可以毀滅一切！（癡情地）公主！公主！

〔妮衝動地，不自主地流着眼淚，熱烈地投吻皇懷。〕

〔隨即忿怒地推開妮。〕

皇：Out! N. G. I.（罵妮）叫你拒絕我！拒絕我！你偏要愛我！你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這麼脆弱！啊！（忿怒地來回踱着）

沈聲：你們現在也沒拍，我爲什麼不能進去啊？（拿着一個葫蘆走出吊廊）

皇：（盛怒地）滾開！叫那個醉鬼！

梁：（躊躇地）……沈先生，你又喝酒了嗎？

沈：……好！這是你們演戲的時代。我們真人都得讓開！……（下）

皇：演戲嗎，總是演戲！你怎麼那麼控制不住自己呢？……叫你愛，你就得真

愛。叫你不愛，你就不能衝動。這一點你都辦不到，你還當主角！當主角！

哼！……從頭來！……記住了沒有？……把眼淚揩乾淨！……（大聲）預備！

（自己急隱藏鐵建築物後）

〔場記拿着拍板站在人前。〕

皇聲：（稍停威嚴地）Camera！

〔場記拍板後，藏隱鋼絲梯下。〕

〔歌舞開始。〕

歌詞：（女聲合唱『桂節相思曲』。柔美地追憶）——

月裏遙山，

山裏明月；

滿地黃花

枝頭桂，

輕風催人醉！

玉兔遲歸。

天上人間，

人間笙歌接天上，

遍地馬郎任人選；

狂歌不倦，

老死無厭！

（女中音獨唱。『自由頌』憂傷地）——

雛鶯三月呵，不見天日。

真解放了嗎？歌不成聲。

（女聲齊唱。愉快地）——

鐵籠哇，開放了！

開放了！

讓我們咧，飛回僑山，

自由的天地！

黑暗留在後面啦呀！

後面了啦呀！

我們要好好的咧，生！

熱愛大地！

我們是光明的啊，人民，

人民！

我們要高唱自信嘍！

向自由狂奔，

（皇又從鐵建築物後走出，握吻妮手。）

皇：（仍喬飾熱烈地語音）我底公主！飛機都已經預備好了，馬上就可以送你底

侍女回去了。

妮：（不自然地）我底侍女？

皇：我底公主。我難道願意把你關在這間陰沉沉的鐵屋子裏？爲着我底命令，答應愛我吧！我有無邊的權力。我有無邊的自由。祇要你愛我，我願意把整個人類的愛拿來給你，我願意掠奪全世界的幸福，供你幸福！祇要你願意，爲你底自由，我可以毀滅一切！公主！公主！

妮：（楞了一下）謝謝你。（回身走向兩輪之間的鐵梯上）

（攝影機自梯上慢慢滑下。當妮妮走向台中梯上時，攝影機慢慢搖轉鏡頭，跟了過去。）

皇：（搶步阻於梯上。以瘋狂地速度喋喋不休）哦！請你原諒我，如果我有粗魯的地方，那是因爲太愛你了。如果你覺得我太軟弱了，那也是因爲太愛你了！你不應該這樣對我無情，你不應該這樣鐵石心腸的對我。請你不要生氣，你們女人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還不就是爲了愛情，爲了享受？還管那些男人是窩囊廢！是飯桶？……我不能這樣讓你錯誤下去。我不忍心讓你這樣錯誤下去！我愛你！我要叫你底愛人是個十全十美的人。我是一島之王。說到愛情，我從僑山把你搶出來，這不就是愛情？說到享受，我已經答應你了，世界上的一切物質，我都可以搶來給你享受！說到人品，我是海上的霸王，我是實行的英雄！我難道還不比那些交際場上的騙子？……我不能讓你將來跟了窩囊廢後悔！我要愛你！我要永遠的留着你！……我底公主！我也

候：拍他們聖嶺灘的跳舞？

〔皇見西走來，急趨迎。〕

〔場記拿着劇本，代皇向攝影師解釋所拍之戲。〕

〔攝影助手在拆卸着攝影機。〕

〔西垂目自吊廊走下，直趨鋼梯。她現在穿着一身淡綠色綢製襦衣。布底舞鞋，及頭紗，亦均爲淡綠色。素靜而嫵美。在五色繽紛服裝中，在灰暗的背景前，顯得特別雅潔。〕

皇：（追上）四德拉娃。

〔西停梯前，但並未回視皇。〕

皇：我想再跟你談談。

西：（仍未回頭）你說吧！

皇：（躊躇了下，看了看左右，向場記）你們預備好了，就喊我。

〔梁自電話機後拿起錄音筒，捲着皮線，走向第一衝擊間。〕

〔有幾個僑女演員，也雜亂地隨着出去。並嘻笑着。〕

皇：四德拉娃。……你真完全忘記我們的過去了？……我要不是爲了你，我會跑這麼遠來拍片子？還不是爲了捧你？……我那兒不好拍？而你……

〔攝影助手舉着攝影機與另幾個僑女紛紛經吊廊下。〕

皇：無論如何，我們從前總還同居過兩年。總還相愛過。無論如何從前帶你到上海去，總不能說是我錯了。我總叫你吃了沒有吃過的東西。看到了，學到了好多僑山沒有的事情。……就算你現在恨我吧！而我還爲着想捧你，我發誓，我要不是爲了更愛你，我會把我第一次五彩片子的命運交到你手裏？

西：（轉向皇厭惡地）謝謝！謝謝！

皇：（冷靜地）……哼哼。一切過去在你沒有一點好處？上海底生活比你們僑山更苦？比僑山更笨？叫你什麼也不懂了？……哼！不要那麼一概抹煞！……

西：（激動地）讓我懂得了痛苦。懂得了墮落。懂得了生的那邊還有死。（含淚向梯上衝去）

皇：（仍往梯上攔阻，居高臨下地對西，按耐着忿怒與毒恨）好哲學家呀！完全是張教授的徒弟了！情感在你現在是一個銅板也不值了吧！哼哼。

西：他沒對不起你過。你對人家……（不願重提）

皇：（忍痛地）不談這些。好！事實總合你們這些哲學家的胃口了吧。事實你總應該注意到！事實我是爲你才到這兒來。事實我費了公司裏那麼多錢我不能不拍。事實你替我找的替身妮妮，是個笨蛋。事實，哼！你非看我垮台不可了！……（切齒地）四德拉娃。感情就是再不值錢吧……

梁聲：皇導演！（出現於第一衝擊間門口）攝影師說雲太快了，月亮靠不住。

皇：（皇聲）知道了。討厭！（梁下）……我們談近點子吧。你們這兒水漲得這麼兇，一下雨就下了一兩個月。昨天我們的演職員都幾乎向我暴動了。說怕

湮死了。現在老莫向大家担了保，在這幾天祇要一有太陽，我們就把你幾個要緊的鏡頭趕完了，老莫不管汽車，船，木排，馬上送我們走。你其他的鏡頭……

西：我不要聽，不要聽！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不去上海了！

石：（從守望亭門內出至梯上，向下問）皇霧！拍完了嗎？

〔現在的石工程師，已經不是三年前的青年了。黑的，破的，油烏的西服，已經比工人還不如了。兩隻眼睛因為瘦的關係，顯得很大；滿臉鬚樁，像個老頭。石勝因去年的鎗傷，已經失去了活動的自由。〕

皇：（不耐煩地）完了。

石：（嚴肅地）完了爲什麼不把燈關了？！（慢慢走下）現在是什麼時候！彼此應

該諒解點。

皇：（未答石）……（忍氣慰婉地）上一次你覺得上海有什麼不好呢？人家對你

不夠親熱，不夠真？這一次你國語又好，又是主角，我保險大家對你更好！

西：什麼都不是。我不去！不要你費心！

皇……：

西：（親切地問石）你該休息了吧？

石：休息？水閘不知道那個混蛋又給關了。輪盤上還加了鎖。這真他媽的荒唐！這不是有意想壩垮嗎？

皇：四德拉娃……：

西：毅之！那麼我給你去開了閘，我們就上去。阿爸叫我來找你呢。說今天桂花節，你也應該放放假，跟我們一塊兒玩玩吶！

石：你簡直開玩笑嘛！禍事都到了眉毛梢了，馬上就要沒頂了，還有功夫去玩！

皇：四德拉娃，請你給我一個最後的決定。這不是爲我，這……：

西：謝謝謝謝！我們沒有談的了。（向石）你怎麼這麼不聽人話呢？你難道不應該玩了嗎？廠也造好了，鑛也在開了，你也不是牛馬，不是機器！

〔皇想繼續勸西，但局勢已絕望，遂恨恨下。〕

石：把燈關了！（因皇順手，水銀燈開關即在偏轉水管旁）機器？人當然不是機器了。機器的動力要靠電，而人是要靠自己。機器少了一個繹絲釘，就要休息了。而我，壞了一隻胳膊，還得要幹！

皇：（在吊廊上）四德拉娃！謝謝你對我的招待！（關去水銀燈，逕由第一衝擊間門下）

西：毅之！……

石：這個混蛋！

西：（不理會皇底話）毅之。以後不許你想！（溺愛地）你脾氣跟牛一樣的，總不肯聽人家話。叫你不要想，你要想，叫你休息，你不休息！

石：（苦笑）哼哼。怎麼能不想呢？它一天到晚掛在我身上。不，（拂摸着欄杆，牆壁）要不是有這些安慰我，要不是有一步步地成就鼓勵我……

西：（嬌嗔地）你怎麼的啦！

石：我沒有怎麼啊？我不是還有能力工作？我不是還有勇氣模着自己遍體鱗傷微笑？（安慰着西，不再叫她發怒）哦哦！……

西：走！阿爸在聖嶺灘等你呢！……（責令地）今天難得雨停了，月亮好，看我們跳鍋莊（註四〇）。……還有他們工人，也叫他們放個假吧！他們說得也不錯，他們造廠的時候還沒叫全寨開過夜車……

石：他們？誰『他們』說的？

西：嘻嘻……莫蓀。

石：莫蓀？你們……

西：毅之，你自己，你難道不是人？不累？你……

石：（急燥地）我底小姐！這是什麼時候！眼看着……還累！累！你們這些人，眼睛近視得好像從來不想朝前看一點兒！好像世界永遠是不變的！

〔電話鈴響。〕

石：喂喂！我就是呀！……水？水大的不成話了！大的不成話了！現在已經四丈啦！明天我看一切都要湮沒了。……不要緊，不要緊！今天晚上我們拚命也要把廠外面的堤壩撐好。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水湮到廠裏來。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廠造好，我們決不能只用了幾個星期，全部機器就讓給水湮壞。……對對，現在我担心的就是這個架構壩！水的壓力加到這麼大，我真怕它給壓垮了。現在早已經超過了壩的撐力了！……嚶，祇希望把今天晚上渡過，祇要天一有了光亮，我們拚命也得想辦法救……啊？喂喂！周技師！不成功呀！不成功呀！我們也不是人家美國，金子過剩了。喂喂！你鑛裏千萬不能停工呀！我這兒的戲已經拍完了，馬上就可以發電啦！……對對！一刻值千

金！哼哼。（掛上聽筒，憂悒地）……我好像有一種預感，我總覺得我們追不上自然了！我們將要被時代淘汰了。……我真後悔！我當初爲什麼不堅持到底，堅持築重力壩！……偷工減料！那一樁事可以用偷工減料競爭到勝利的！……滾！滾！我爲什麼不根據我測量兩年的流量弧，不根據過去……

西：毅之！你這兩天怎麼啦！老往回裏想。你沒有從前那樣子……

石：數字擺在面前了。失敗是必然的了！……一個學工程的不該專找失敗的預兆，祇應該追求成功。我知道……可是……

沈：（自中間拱門出現）哎呀（神智恍惚地從梯上走下）！我底青年朋友啊！你來看看我三年的結晶！我歌頌原始的『儼山頌』。（將一捲稿紙塞給石）

石：（安慰地）好好好！你又寫了新的了嗎？

沈：（驚醒似的）新的？……（詛傷地）寫東西跟生小孩子一樣的。連這個小孩子都養不活還有勇氣再生新的？……你們真好啊！擺着輪子不動，停下來

玩。你們也給不長進的國民性同化了？……

〔沈思遠因爲一再的失望，使他與酒結下了緣。但他並不喜歡它。爲着使自己理智不再自我摧殘，於是常常弄的糊裏糊塗，這樣才可以使自己得到一時的解脫。〕

〔他仍然有着高度的希望，高度的熱情，同時也有着高度的憎恨！但他轉移了一切，向幻想語言，行動，生活了。〕

西：沈先生。阿爸叫你休息的呢？

沈：是的。休息。像死一樣的休息。像我這樣硬要拿着這個，在這個社會裏逼他們看，逼他們改！還不是自找苦頭吃？（乞憐地）毅之，你是我底老朋友，你是知識青年，新中國要建設就要靠着你們。你得先看，我要先改正你！

石：（親摯地）我不是看了有一百遍了嗎？……思遠。不許消極！和實際的環境去鬥爭！思遠。你是中國人，中國人的性格就祇喜歡接受成果，坐享其成。我們不去管它。忍着誹謗，咬緊牙關，把事業弄成功之後，等他們身受到你

的恩澤之後，他們就會承認你偉大，纔會感謝你，尊敬你，得到最後的勝利！

沈：『最後的勝利』？哈哈。毅之！你在幻想了！中國人不曉得那年給染上了忘恩負義的壞習慣。你還想……

〔劉桂兩人自中間拱門外左邊的梯上爬出。滿臉汗污，疲勞地喘息着。〕

劉：石工程師！石工程師！他們僑人都不肯搬了。說：他們是人！他們有自由。他們自己不高興搬，就不高興搬。

石：（詫異地）誰告訴他們這些自由？（焦愁地）不成功！今天上半夜要不把堤壩撐好……走！我去跟他們說去！

桂：石工程師！你去不得。他們要打人！打……

石：（燥急地）是廠湮了要緊？還怕打！

劉：石工程師！僑人他們不講理的。他們的任性，幾年了，你不是不知道。他們

說：他們這跳月是大事，他們要跳到了一個好僑姑，明天一定來做工。他們

桂：石工程師。我看，這是他們終身大事。這……

劉：（卑遜地）我們都靠了石工程師的恩，給我們工做，我們能不盡量的報答您？我們能不盡量的勸他們？可是……

石：（忿怒地）報答『我』？……呵！就算你們是爲了報答我……廠一湮了你只有等死了！讓我走！

桂：那我們兩個人撐吧？石工程呀，您……

石：（推開劉桂，衝上梯去，咆哮地）你們爲了我，我爲了誰呢？我告訴你們，個人沒有自由！大家的幸福才是自由！（由拱門急下）

〔大家楞楞地站着。〕

桂：我說叫你不要來告訴石工程師！……

劉：不告訴他，你負責！

〔桂劉兩人隨石下。〕

西：毅之！（追石下）

沈：（攔住西）四德拉娃！你去幹什麼？你也怕我？你也討厭我？……我告訴你：上帝造人是平等的……

西：沈先生，誰看不起你來着？

沈：看不起倒還好了。他們簡直『看不見』我。（悲悽地）四德拉娃。你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人家看不見，你說這叫人怎麼過？……我「喊」他們聽不見。我「寫」他們看不見。我看着他們在那裏自我毀滅……

西：沈先生……

沈：（憂傷不平地）我寧可對牛彈琴。因為牛還是活的。我寧可對猛獸說教，被牠們吃掉！我再也不願對死人寫文章了。因為你無論如何吼！叫！跳！他們

給你的都是相應不理。不管這個死人是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藝術家，好像死就可以解釋一切沒行動的理由。（拉住要走的西）你想走？你還是個會動的青年。你是我唯一的伴侶了。你聽我說，你給我批判！你說：全國人民都不會行動，那個國家是不是也變成了個不進步的腐化國家了？他們對於文學家，對於文學作品，就祇有一個要求：就是燒掉！寫出來像焚化錢紙一樣的燒掉！……我也願意燒，可是他們死還是死，並沒有因為你燒了作品，他們就活起來。四德拉娃。你說這是什麼世界？什麼世界！

〔石疲倦地從中間拱門回來。〕

西：怎麼啦？毅之！

石：祇說動了十幾個人。（在梯上吊廊邊旋轉着針狀水門。水慢慢從偏轉管嘴中射出。水輪開始旋轉起來）

沈：毅之！……毅之！（衝擊水輪聲漸大，掩沒了他底話聲）

〔石從梯上走下，向右壁後工具架上取了兩個釘錘，逕向梯上走去。〕

西：你……

石：開水開。

沈：（與水聲競鬧）喂喂喂！外國大輪子一動，我們一切什麼都停止了！……

（忿忿將稿紙擲入溝中）去你的！

石：（急拾起稿紙交西。並慰勸沈）思遠！我希望你以後少喝酒！……那事情與人類有益處，你就去做，幹的後面就是安慰！你知道嗎！？

沈：（清醒地）毅之。中國人就不會想想自己，爲什麼人家比我們好？還不是因爲我們自己不肯克苦的去研究！

石：是是。所以你我都不是這種人，所以你我將來都會得到人家尊敬的，嘻嘻。

（向西婉聲地）你送他回去噢！（急急上守望亭去）

西：（往扶沈）走。我們一塊兒回去。（仰向梯上）你完了就來噢！

石：（敷衍地）噢！（出拱門，沿壁上豎鐵梯攀上守望亭去）

〔西扶沈向吊廊去。〕

沈：（噤咕着）完了就來？……（嘲笑地）哈哈！

〔兩人向第一衝擊間走下。〕

〔稍停——唯有衝擊水輪與水，在那裏呼呼作響，使得全屋充滿了雄壯的聲浪。〕

〔莫由中間拱門外左邊梯上爬。〕

莫：（向梯下喚）進來呀！上來呀！……你們真不想活了？真想死啦！……蠢

蛋！劉勇生！叫他們上來！（走進拱門）還開得起勁兒呢！（生疏地，試探着將針狀水門扭緊。走下兩輪中間的鋼梯，沿橫軸走入台右水泥建築物後）

〔衝擊間內幾盞固定的電燈，隨着水輪漸停而漸弱，以至歸於黑暗。〕

〔在黑暗中，正中拱門內爬出僑人數個。我們藉着一盞手提的小燈，看見提燈者便是劉勇生。〕

劉：上來呀！你們這些混蛋！莫先生還不是爲了我們大家。

〔阿桂與其他幾個不相識的工人及僑人隨上。莫則從台右領出工數個，圍蹲梯前水溝旁。顯得神祕而窒息。〕

莫：（輕聲而緊張地）各位勞工同志！我底責任就是替大家爭取自由！爭取幸福！……一切你們的福利，也就是我底福利！有人欺侮了你們，愚弄了你們，也就是欺騙了我。我要替你們爭取！我要向你們解釋！我要喚起你們的自覺！各位勞動同志。我們只有自覺，才不會吃虧，才不會被人家利用。你們還記得不記得？去年我爲了你們的福利，我幾乎被他們打死。廠長也被他們搶走了。你們看，現在金鑛不是日夜在開採？請問你們，你們得了多少？（工人略有浮動）所以我們生存一天，我們就要和惡勢力鬥爭一天。我們有我們的人格，我們有我們的身體自由！我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們有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不能受人家的統制，我們不能做人家替我們規定的刻板工作。我們的統制者，是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有人胆竊的鼓掌）請大

家不要鼓掌。（理直氣壯）真理就是真理。人家不讚成它還是真理。我們要一切事都是用理智來判斷。我們決不用感情。我們有我們的性格。我們的性格是坦白的，不受人利用的，勇敢的！（慷慨激昂地）與我們有利的事，我們爲什麼要放棄？我們爲什麼不能同女孩子痛痛快快的跳舞？我們爲什麼要日夜忙着撐壩？從前沒有壩我們還不是一樣活着？我們爲什麼拿着命去撐那個危險的堤壩？萬一垮下來我們就不想活了？

僑人聲：我們不撐了！不撐了！

莫：對！我們要玩就玩，誰也管不着我們！我們要做事，也要做與我們自己有利益的事。我們爲什麼要做牛，看人家的鞭子？各位……

僑人聲：對對！

莫：今天是桂花節，我們全體去玩！去跳鍋莊！只要大家團結！一致！就有不可抵抗的力量！我們明天天一亮，大家都跟我到西山去。我們要一股腦兒的把

全山的大樹都砍下來！（衆人又有騷動）各位聽明白，這不是爲了我，也不是爲了誰，這是爲了各位自己。各位總還記得你們的洪水歌，伏羲氏不是叫你們砍木頭做木櫃子嗎？你們祖先智來要不是聽了他的話，世界上早沒有了我們了。我們把大樹砍下來，紮成排，如果水真大了，真湮到了我們的寨，我們就可以不死了。你們還可以把你們辛辛苦苦的東西都搬上去。各位！我帶着你們，叫你們都不會死。（衆歡）各位知道，我們的寨是在峒谷，峒谷地方並不高，我非要早想辦法不可。就是水不漲了，樹砍下來了，我們也可以賣錢。我可以直接分給你們大家。各位勞動大衆，你們說，這是不是一舉兩得的事？

衆聲：是是。

莫：這是不是都爲的你們？

衆聲：（歡）是是。

〔我們隔着拱門，看見石從守望亭提燈爬下。〕

莫：還有，各位注意。我們要反對天才，反對偉大人物，反對那些工程師！他們不過借了這些幌子，剝奪了我們大家的自由，給他驅使，叫他們變成高貴的人。這是沒有理由的！這是決對不合理的！各位同志，你們要知道，他們越是高貴，我們就越下賤了。我們憑什麼要犧牲我們許多人的幸福來把他們造成一個貴族？我們爲什麼要替自己造一個對立的階級？替自己造一把鎖來鎖着自己？

〔石提燈走出拱門，見他們正圍聚在下面說些什麼祕密的話，便站住了。〕

僑人聲：不不！

莫：我告訴你們：這些水閘，水電廠，那一個不會造？它造好了又給了我們什麼好處？老實說，祇給了我們無止境的勞苦。我們把那個殘廢的石毅之趕走，換個別的工程師還不是一樣的造？難道就沒有比他更好的工程師了嗎？

桂：（不平地）總不能說，這，不是石工程師造的！

莫：（奸酸地反駁）是石工程師造的？……我問你們，那一塊石頭，那一點水泥，那一塊鋼鐵是他用氣力搬的？是他用氣力砌的？……明明是我們搬的，是我們砌的，我們不敢說是我們造的，我們要說是他造的。這你們不是受了人的愚弄，受了人的騙？我這不是說謊吧？我們都不跟他做朋友！

僑人聲：我們不跟他做朋友！不跟他做朋友！
都是我們搬的！

莫：所以我們要曉得，這個水電廠是我們造的！我們就是工程師！這個地方也是我們的！我們就是主人！我們憑什麼要聽那個缺胳膊短腿的石老頭的話？我們憑什麼要讓他高高在上的站在我們上面？我們是主人。我們要享受！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反對他！趕走他！

（石癡癡地緊握着欄杆，站在上面聽。）

莫：各位同志！我再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們一切的金子，銀子，電燈，不管什

廢東西，什麼物質都是我們本來有的。都是我們祖宗智萊給我們造的。我們沒有那些工程師，我們一樣會有！正跟我們的蕎麥燕麥一樣的是僑山本來有的。那些工程師都是騙子，欺騙了我們！明明水是我們僑山的，他要說是他造了水閘水才有用。明明金子是生在我們山裏頭，我們自己也拿得出來，他們非要說是他們用什麼電化出來的。將來我們人明明是父母生的，他也要說是他們用機器造出來的了！

石：（切齒地）你這個壞東西，機器造不出的！（下面沒聽見）

莫：我們要打倒這騙子！

僑人聲：騙子！騙子！

莫：我們要打倒他！不跟他合作！我們……

桂：今天晚上壩總得撐好了再……

莫：（攔桂一掌）你這個搗亂份子！你破壞我們的團結！

僑人聲：打打打！

莫：我們不撐壩！

僑人聲：我們把壩搗毀它！

石：（癡癡地衝下）搗毀吧！你們把你們自己全部搗毀吧！這瘋狂的世界：壩對你們錯了？壩是混蛋！

〔下面的人，聞聲便都紊亂了。尤其是莫，早已一溜煙的跑走了。其他工人亦作鳥獸散。〕

桂：（扶住由梯上衝下的石）石工程師。

石：（瘋狂地推開桂）你們這些白癡！野獸！混蛋！你們要趕走我，那你們都走開！讓我走！

〔桂莫奈何的由中間拱門下。〕

石：（顛巍巍巡視黑屋。又向靜止的水輪喋喋着）……這是什麼世界！這些愚蠢人的腦子，真暈潰得跟這屋子一樣黑？跟這屋子一樣不分清紅皂白？這些人的

意志，像風，一樣的擺動！（不自主地向輪間梯上走去。一路囁咕着）沒有知識！沒有意志！沒有重量！等於零。我們這些意志越堅，份量越重，就越陷到橫桿的這邊！這，這，這完全是我們自己陷害我們自己嗎！（瘋癲地插上一切水銀燈的燈頭，扭開針狀水門。嘴裏仍不斷的嘮叨着）騙子世界！騙子世界！只要會說，黑可以說白，白可以說黑！我爲什麼當初不學演說家？搨動家？沉默着行動的人都是傻子！是傻子！

〔水輪在開始轉動了。一切電燈水銀燈也都在慢慢地亮了。石望着水輪，望着燈光，失常態地，從梯上歪歪斜斜的走下。一腔忿怒，從不自然的兩片嘴唇中，像炸彈從天上掉下一樣的，由小叫大，終於爆炸在這衝擊間內。連震撼全室的水輪聲，也無法和這主人競爭。〕

石：哈哈……（開始朝梯下走）我現在曉得中國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了！我現在曉得我以前的想像完全是錯誤的了！在我們中國人的心裏頭，沒有建設！沒有偉大！沒有勝利！永遠沒有愛戴！永遠沒有尊敬呵！我總以爲事業

滅

成功了，大家都受到了他的恩惠了，總可以給我們一點同情了吧？這完全是鬼話，這完全是在自欺欺人嗎！這一個忘恩負義的社會，忘恩負義的人民！他們不識好歹！沒有判斷能力！人云亦云！容易被煽動！還要自誇是個愛自由的聰明民族呢！怪不得沈思遠要消極，怪不得他要把行動藏到幻想裏頭去了！像我這種咬緊牙關，孤軍直入的人，都是呆鳥！笨驢！傻蛋！一切的天才，大發明家，事業家，在這個不喜歡援助的中國社會裏頭，怎麼能夠不都被犧牲了！（吼）歡喜喊前進的中國人民呵！你們大家都等着人家來抬吧！等着人家來抬你們前進吧！等着那些陰謀家，煽謀家，抬你們到墳墓裏頭去吧！……難道毀滅就是愛？！就是友誼？！……（傷心苦痛之極）我們這種人什麼才？我們的安慰？祇有，自……殺？……（掙扎着失去重心地）什麼是與人類有益的事呢！破壞人類幸福的事才是英雄！……我要，做……（暈倒水輪前）……我要……

〔水輪不斷地在那裏飛馳，濺起的水花，像一層薄霧似的覆蓋在石底身上。〕

〔外面聖嶺灘上，遠遠傳來清脆的歌聲鼓聲。〕

〔水銀燈仍強烈地照着這倒下的人。〕

西：（愉快地）毅之！毅之！（由第一衝擊間門跑出，在吊廊上）誰又把燈開這麼大！（關了水銀燈，走下梯，仰首向通守望亭門喊）毅之！毅之！（碰上了躺着的石）哎呀！誰？

〔石在僅留存的一盞燈光下躺着。〕

西：（驚識）毅之？（俯喚）毅之！（她以為石又那兒被打傷了呢。翻尋着。但終找不出血跡）毅之！

石：（呻吟）唔——。我被人踢出這個社會了！

西：（扶石立起）毅之，你怎麼的啦？

石：沒有怎麼的。……我在發神經病！

西：（憐愛地）毅之。我總不能不算你底好朋友了！你怎麼老那樣自己折磨自己呢？你還勸我身體是事業之母。你自己，你自己拿鏡子照照看？（淚隨聲下）你叫我不要專朝壞的地方想，你，你……

石：（替西擦着淚）我，我在抗戰期間，我們不是時常聽到人說是非常時期嗎？現在雖然抗戰勝利了，但我們還是在非常時期中。我們一面要修補這個被敵人毀壞了的破國，我們還要迎頭趕上去造一個新國。這不更是非常時期嗎？

哼哼！假使等到不非常了……

西：（酸辛地）你，你總是這樣的。表面上好像聽了我底話，心裏頭總是不大聽的！（勇敢地）毅之。我不要再這樣對僑山好……（柔弱地）我要你聽我底話，把你自己身體弄好。

石：（驚悸地）不要？……好！你把理由說清楚！

西：（拂弄着石底前胸）沒有什麼理由。就是這個理由。你把整個精神都放在對

儒山上頭。你從來就不大，你對我，就沒我對你的千分之一……關心。

石：（悸動地）我沒有對你一個人……？

西：（嬌嬌地）嚶！

石：（失神地）我愛整個儒山……是錯的？

西：（嬌憨地）錯的。

〔石失望地從西手中脫出，憤懣地踱着。〕

〔外面人聲大噪。〕

人聲：（誼嘩地）一個大旋渦！大旋渦！

〔鼓舞聲更緊。〕

西：（驚悸地）毅之？

石：（談諧地拍着西）你說你們馬郎裏面有沒有這種大傻瓜：硬要向一羣野獸求

安慰，放着又溫柔又明理的公主不愛？哈哈！

桂：（從中間拱門奔來喘息萬分地）石工程師！水閘子旁邊，旁邊的壩好像垮了！水起了一個大旋渦！

石：（命令地）我們廠外面的撐好了！（倉惶提燈奔上守望亭）

〔桂急向左梯下。〕

西：（追石）毅之！你聽他們鬼話！……

大：（自第一衝擊間奔來）四德拉娃呀！我倒處找你呢！（喘了一口氣）快跟我回去！

西：（站在梯上）我有事！（繼續上梯）

大：（奔下吊廊）你站住呀！站住呀！你這個糊塗蟲，你跑這兒來幹什麼呀！

西：你管我幹什麼！我叫毅之跳舞。我找毅之玩！跟屁蟲！

大：你這是天曉得了！天曉得了！你還玩呢，家裏都給水湮了，你還玩呢！

西：家裏？

大：峒谷，我們家裏！水都進了大門了！（追上之梯）我們的地方還算高的呢！

西：（奔下）我們寨裏都進了水了嗎？石工程師屋裏？……

大：他們那兒比我們那兒還低一點呢，怎麼不進水！

西：石……

大：（拉西就跑）還不去！你什麼東西就會兒都要給漂走了！

西：阿爸他們……

大：快去告訴他們啊！死丫頭！……還跳個鬼舞！（拉西急上吊廊）

〔此時忽有一大崩潰聲，接着是洶湧地水聲。〕

大：走！

〔大西兩人剛第一衝擊間門口，即發現裏面澎湃的水波拚命地向裏衝灌。〕

西：（驚叫）水！

大：水？（惶亂地在吊廊上）要死了！要死了！……

西：（拉大趨中間拱門）快從第三衝擊間走吧！（當她走到門口忽又想到石）毅之！毅之！

大：（拚命推西走）快走呀！你要等死呀！

西聲：毅之！毅之！……隔壁堤壩垮啦！

〔水聲！如驚濤駭浪！

〔桂從拱門外左梯奮力爬上。混身水濕而疲困。橫臥門檻上，喘了一會，掙扎着站起，勉強走下梯子，拿起話筒。

桂：（精疲力竭地）守望亭！守望亭！……喂喂！……守望亭！石工程師！石工程師！……石工程師！我們沒辦法撐了！……沒辦法撐了！全垮了！第一衝擊間已經進水了！……喂喂！石工程師！石工程師！第一衝擊間全湮了！我們這兒，這兒也靠不住了！……石工程師！喂喂！你快下來呀！不下來我

們……喂喂！……我們要給水湮了啊！……我們還有幾個工人……（回頭看拱門）我們還有幾個工人，恐怕，恐怕，都完啦！（桂因某處被壓傷了，同時因為精神疲勞過度，無力地灘軟在地上，但仍握着聽筒）

石：（從守望亭的直梯上跌入拱門）廠湮啦？

桂：（對聽筒）喂喂！是的。第一衝擊間已經湮了！……

石：（慘敗地站起，自語地）……上面壩垮了！……

桂：（對聽筒）啊？喂喂！……石工程師！你說壩是垮了？

石：……下面廠又湮了！……

桂：（對聽筒）對對！下面廠湮了！……我們還有，還有幾個工人恐怕，恐怕，都……（神智漸暈迷地躺下）

石：這簡直是我們的心，我們的精神垮了嘍！（失神地從梯上滑跌下。顫抖地站起。喃喃地，絕望地）一失足成千古恨！……意志有一次妥協，就，就……

（忘失了生命的危險，向急轉的水輪顛撲地輾去）

〔手提燈留在地上。照着石底大黑影，隨着石往輪前移去。〕

〔幕漸閉。外面人吼聲，狂歌舞聲，隨着水聲喧蕩。〕

〔第三幕第一場完。〕

第一場

時間：次日黎明雨後。

地點：同第一幕。

環境：垂暮日光，中秋明月。本來霜秋爲自然秀美的飽和季節。加以黎明雨後，更應極目清曠。不幸雲翳深沉，片片橫馳天際；陽光退隱，慘留着灰暗地微光，惡意地吞噬了自然底透視，沖淡了爽人的色調！使縮小的空間，浮泛出平庸與悽黯。

幕啓：〔沈思遠直腰坐神壇上。凝視空間，神馳數秒鐘，不稍一動。〕

妮聲：（遠）石工程師——……石工程師——

〔又停數秒鐘。沈打了一個寒戰。〕

沈：（向內心）……是人瘋狂了呢？還是世界瘋狂了？……（寒心地）人家說，春天可以叫冰溶了，叫水暖了！（深深地喘了口氣）現在才是秋天，還要過一

個，漫長的……（苦惱地埋首兩手）

〔妮妮唱着輕快的歌躍上。〕

歌詞：花引蜜蜂蜂引花，

蜜嘴甜心哄入扒，

哄我癡孃不打緊，

前頭哄過多少她？（註四一）

〔將一個桂枝編的花圈，戴向沈頭。〕

妮：（學着布穀鳥聲）苦苦苦！苦苦苦！不喜歡抱女人跳，喜歡說女人不懂的話，（譴責地）沒女人愛你！

沈：（抬頭望妮半天，疏懶地站起，自嘲地）要女人愛？……（不感興趣地搖頭）……我要的是男人！全中國的男人！（覬覦地踱開，突又回來抓住妮忿慨地）你說我們這兒像不像一汪冰水？不管什麼熱情，什麼作爲，一到這兒全都會

熄了！涼了！你說？

妮：（翻眼不懂）……石工程師呢？

沈：石——？（回復失望地心情走向山邊，遙望打狗河水）……還有一個漫長的

……

皇：（含着烟斗，悠閒地）妮妮。

妮：（得救似的愉快）皇先生。……（親切地）你們東西給水溼了沒有？

皇：（有氣無力地）沒有。都搶上排去了。

妮：排？

皇：嗯。木排。

妮：哦。（想起了自己底使命）……皇先生，看見石工程師沒有？

皇：沒有。……不是在聖嶺灘嗎？

妮：沒有啦！忽然沒有啦！鄉長在倒處找他呢！

皇：（不關心地）跳江了吧！昨天晚上他不是對江望了一晚上。

妮：（認真地）跳江？……（焦愁地）不會吧？……我去告訴……（欲下）

皇：（和睦地）妮妮！

妮：（受寵若驚地）唔？

皇：……我們要走了你知道嗎？

妮：（訝異地）要走了？你們電影，不拍了？

皇：（隨意地）拍。回上海去拍。

妮：是我的，拍完了？

皇：不是。你沒有。

妮：那……那你帶我去嗎？

皇：（轉身目注妮）……你想去嗎？

妮：（率真地）想！……這兒太沒味了。你們那兒一定好玩死了！

皇：玩兒死啦？

妮：（神祕地）你別告訴鄉長了！他會不讓我走的。

皇：要錢贖你？（註四二）

妮：不，我已經不是他的娃子了。四婆早已經叫我自由了！不過，鄉長很喜歡

我……

皇：（淡淡地走開）……那就算了！上海有的是女演員。……

妮：不不。他喜歡我，我不喜歡僑山。現在四婆回來了，你帶我走好了！帶我走！

皇：哼哼！你們僑家姑娘的脾氣都太野蠻，太不聽人家話了。……你們四婆在上海，我叫他東，她就偏要西！我叫她表演表演，她就偏要躲着跟個什麼老教授泡！好，我不管她，她學着了什麼？學着了一嘴巴的新名詞，學得了一腦

門子的苦惱。

妮：（稚氣地）我不學她。我聽你的話。我跟小貓一樣的跟你。

皇：（假猩猩地深深地嘆了口氣）咳！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在一塊兒總不能不要有點愛情呀！（註四三）而我底情感，又早已經給你們的四德拉娃摧毀了！我還拿什麼來愛人呢？

妮：（驚喜地）你！……愛！……

皇：（故作不經心地）我也沒有感情來愛人了！我也沒勇氣再自尋煩惱，再自踏覆轍！

妮：（活潑誠篤地）不不。皇先生，那不要緊，那你什麼也不給我好了，我不會……

皇：（暗喜）唔？我什麼也不要給你？……你什麼都給我嗎？

妮：（純真地）嗯。……我有什麼呢？

皇：哼哼。考慮了一下，反激地）自從你四隻不愛我了，（假傷感地）我心

裏很難過。我現在恨女人！我現在討厭女人！你知道嗎？

妮：……不知道。……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走。

皇：跟我走？我對女人從來沒有真愛過，我對女人也從來沒有說過真話，從來沒把她們當過人。……你願意？

妮：（溫順地）那她們是沒真愛你。你說是嗎？皇霧，我死心的愛你。噢！

皇：噢？……（戲弄地）我最討厭一個女人死愛着我！她越要愛我，我越要看不起她，愈要罵她，給各種苦頭給她吃。……你會怕的！

妮：（任性地）不！我不怕！我要吃苦。……嘻嘻，你不會的。

沈：（抱不平地）妮妮！

妮：（不以爲然地）不要你管我！皇霧。

皇：（得意地譏笑着沈）哈哈！用正義對女人嗎？拿破崙說的，對女人呀，要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塊糖。什麼真理，愛情，哼！一概要碰一鼻子灰！

……其實照我現在的看法，連糖都用不着。只要一張糖紙就可以了！哈哈

哈！（愉快地逗着妮）我拿張糖紙頭貼在你嘴上噢！

妮：（從臉上拉下皇的手，愉快地捏着）嘻嘻。

沈：（氣忿填膺）……你……你將來會變女人的！

皇：（溫柔地拍了拍妮，然後抽出手心平氣和的嘲沈）你將來要吃女人苦的。……

像你們文人對女人呀，就要像對一頭貓一樣。當你真理的論文寫疲倦了，逗她玩玩，嚶！這倒包你有趣兒！假使你要真癡心的向她朗誦起文章，或者請牠給你擘擘墨呀！哼！那就非給你弄得一踏糊塗，滿稿紙印滿了脚印，什麼也看不見了！哼哼。

妮：皇先生。謝謝你。我要到上海去了，我要跟四婁一樣的買一塊紗包在頭上

……

皇：跟你大姆說的，要穿自殺旗袍，皮鞋。脚疼死了。爬山不能爬，跑路不能

跑……

妮：唔。我要！

皇：（向沈）懂了沒有？

妮：（柔順地）那就這樣的嘍？……那你說我們什麼時候走呢？

皇：（挑釁地）你預備呢？

妮：我？……我要帶什麼東西嗎？

〔莫匆匆從右邊河灘上來。〕

沈：（獨坐崖邊，望着天外）你要帶個死！

莫：（懷疑地望望沈）……（見皇）哎呀——你好清閒呀！快去呀！

皇：你們都預備好了？

莫：當然。……（不放心地望望沈）

皇：他敢破壞我們！

莫：不是。（望妮）她？

皇：（得意地）哼哼，已經是我的俘虜了。

莫：好！你比我噓頭大！……好！（依然神祕地）所有的木排都已經繫好了。你們是十個排，在中間。我領隊！現在就等我們人上去了。等一有了機會，馬上就開。

皇：僇人願意下去嗎？

莫：僇人？僇人一個都不願意。

皇：（緊張地）那，那我們的排怎麼走呢？

莫：我已經騙到了幾個僇人。我說送你們走了，還同我一塊兒回來。

皇：幾個？那怎麼夠？

莫：（胸有成竹地）自然不夠囉！那些僇人，他們自己砍的樹，他們都站在上面。我們把繩子一割，排向下流一溜，他不願意去，也得去。

皇：靠不住吧？

莫：這有什麼靠不住呢！僑人腦子簡單，你放心好了！

皇：那你不怕岸上開鎗追？

莫：（機密地）所以嘍！我們人要先上去嘍！一有了機會，岸上人想法子把他們一調開了，我們就可以走了！只要排一溜到河中間，那就誰也擋不住了。

皇：好！那就……（預備下）

妮：我還有兩條新布裙子，拿了就來！（忙下山去）

皇：哎呀！到上海去你都得換！都得換！你這衣服穿不出世！

妮：那麼……（正預備問皇穿什麼衣服）

莫：哎呀！別跟她嚙囉了！（拉皇下）

〔劉突從山下奔上，喘息着，站立着；灰白的臉上，佈滿了汗珠；疲倦的眼中，閃着忿怒地火〕

光。破襪而污穢的衣服上，不斷地蒸發着熱氣。

劉：（瘡痍地）你們在這兒！……我正要找你們！

莫：（鎮靜仁慈地）你怎麼還不去休息休息？晚上忙了一晚上，還不去睡睡？

劉：（在唇間顫動了半天）我以爲你們沒有良心了呢？……你們想把我扔了不管了！

莫：（佯作不懂）你，有什麼困難要我幫忙嗎？要錢嗎？你說吧！

劉：要錢，我要幾個錢，能吃一輩子！人是心換心，你對我好，我當然記得一輩子。你要利用我完了，你想跑了？我們也有肚子，也還要養家活口，也還要
做活路！你完全把我們當石頭讓你墊腳！

莫：（退避）笑話，笑話了！你們頭腦簡直太簡單了！

劉：簡單！簡單！我們根本就沒有腦子！可我們有手。我們手除了做工，我們還可以……（捏緊拳頭）

皇：（恐嚇地）你倒底要怎麼樣嗎？！

劉：我們不要怎麼樣。我離開了石工程師跟他做工，不能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他什麼都不管了！……我們這些沒腦子的人本來就可憐。誰對我們好一分，我們會跟狗一樣的……（硬咽不成聲）

莫：（尊嚴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誰跟你們不守信用來啦？我現在還不是跟你們一樣吃苦，誰說我要跑啦？啊？

劉：……你行李都搬上排去啦！你不是……

莫：荒唐！荒唐！你們怎麼感情那麼衝動！那麼蠢！啊？我要走，我山上那麼多西式傢俱我都不要了？就算一個銅板也不值吧，你買得起？要是你的，你捨得丟！簡直荒唐，愚蠢嗎！

劉：那你鋪蓋搬上去不是爲了走？

莫：噯！你們這些腦子！你們書讀得太少了！你們凡事簡直不肯用理智想一想！

皇先生是客你曉得不曉得？我担保送他們走的，我能失這個信用？我送他們走了不回來了，我那些值錢的傢俱不要了？這簡直是滑稽嗎！

劉：（愧赧地）那……

莫：我向來不喜歡責備人！像你這種態度要遇見別人，哼！那你有苦吃吶！

沈：（厭惡地）你們真太能夠饒恕人了！隨便我到那兒，都要被你們這種哲學攪的頭暈腦漲。

莫：那你就離開這世界好了！誰也沒留着你！

沈：哼！我離開你們更可以爲所欲爲了！

莫：這個世界，有沒有你還不是一樣？

喊聲：（河下邊）莫先生——快——！

莫：（答河下）知——道——啦——。

〔沈在亂圍圈中，步入山叢。〕

莫：噢？沈瘋子呢？他會不會到鄉長那兒……（向劉）你在這兒等一會兒，我會兒還有話跟你談。（與皇等欲下）

〔王西兩人均疲憊不堪地躑躅而上。〕

王：（哮喘着）好極了！好極了！你們幾個在這兒！你們的意思怎麼樣呢？啊！水呀……你們怎麼樣救僑山呢？你們都太辛苦了！你們只要出主意好了。我去幹！我去幹！我領了僑家去幹！（一邊喘息着，一邊坐下來擦着汗）

妮：石工程師找到了嗎？

向

壬：啊？沒有呀！蛇無頭，我簡直亂了方寸了！嚶，說起來也好笑，從前你們還沒有到僑山來，我是非常有信心，非常有魄力的。我覺得我一切都是對的。可是後來你們這一來呀，我才曉得我完全錯了。我這幾年我只做到了一個『守』字，沒弄出一點什麼進步來。這麼一比呀，我的自信心就一下子失掉了！（站起來用力而樂觀地）但是我還有魄力！我還有向上的魄力！我相信，

只要我們勇敢的去改革，沒有不會好起來的。你們說是不是？啊？（巡視着大衆）你們真是我們僑山的生命！祇要有你們在，我放心！我胆壯得很！

劉：鄉長，天剛亮的時候我好像看見過石工程師！我問他到那兒去，他響都不響！

王：（驚喜地）哦！那就好了！只要有人還看見過他就好了！你看見他向那兒走？

劉：他只問我他東西搬那兒去了，就走了。

王：（問西）你曉得他的東西搬那兒去了？

西：就在聖山後面，我們的傍邊兒。

王：那……（急下）

西：他要去睡覺了！你讓他去睡一會兒吧！

王：誰曉得會睡不睡呢？我們寨裏還有很多事。這些人的住呀！……（又回身担

心地問莫）你不會離開我們吧？

莫：嗯！嗯！不會不會。我們要同甘苦，同生死。

王：（慰悅地）好！……皇先生呢？

皇：我……

王：（急加解釋）我們僑山，現在雖然是整個兒亂了，我們要重建！我們有你們這些青年，我們僑山還怕不……

皇：（輕視地）哼！看吧！如果僑山重建好了，或者我還會再來拍兩部片子吧！

王：（失望地）哦！（接着又振奮地向莫）我們同生死，我們將來再把僑山從根翻造一下。嘿嘿！（復欲下山）

莫：從根翻造？嘿嘿！

王：怎麼？

莫：離這兒三十公里的拔貢，我們就可以看見海底的化石。這個地方真是，嘿！

真有點可怕！太善變化了！

王：（驚悸地）你底意思是？

莫：這倒不一定是我底意思。擇善而居，這是人類的本性。怎麼樣？同我們一塊兒到上海去吧？

大：（上）你放屁！放屁！我們僑家就從來不搬家的。搬家的是苗子，那你做苗

子去好了！（註四四）

王：（嚴重地）那你是勸我們？……

莫：（譎詭地）哈哈！誰勸誰啦！我不過這麼說說吧了！我要不預備長期住在這兒，我會叫他們砍樹？……（向王命令似的）現在我們大家暫時都還住在聖山後面，水要真大了，就都搬上木排，（獻功地）你們想到了沒有？（註四五）

王：（恍然）哦！做木櫃子？

皇：（幽默地）噫！做棺材！每一個人做一個棺材躺着漂下去，就不會死了？

王：（定心地）那就好！那我們就不怕水再大了！……四德拉娃！現在我得去找一找石工程師去。

大：你怎麼一看見我就跑啊！我看你是越老越糊塗了！還不快點把人召集起來跳舞呀！求神，獻犧牲呀！

王：哎呀！還跳舞呢！沒有人！槍東西要緊。……你少跟我打擾！（下）

大：（坐地上哭）哎呀！這怎麼得了！寨都湮完了，還不求智萊。還不跳舞！

（哭）……

莫：（溜下對皇）就下來！

皇：哦。（拉妮）走！

大：（站起對西）你說！你阿爸這怎麼搞的！他這還配做王嗎？我看他是老回去了！（擦着鼻涕）

妮：（答皇）就會兒吧！我還有點話說。

大：（指劉皇）這些漢家沒一個好東西！他們自己自私。不喜歡管人家。把你阿爸也勸壞了！

西：活東西活人都不要了，還跳舞！你……

大：你也昏了頭了！你也學會了顧自己，顧眼前了！死一兩個人有什麼要緊。大家都來跳舞，神叫水不漲了，這不是大家的好！（下）

西：你別去煩他了！

大：四德拉娃！我敢在你跟前放個屁！漢家這次要有一個人會死了，我就叫他英雄！就算我瞎了眼，看錯了人！（下）

〔西楞楞地氣在那兒，一時回不出話來。〕

喊聲：（河下邊）皇霧——！

〔西被這一聲喊醒了，慢慢踱回石壇。〕

皇：來——啦！……（拉妮）走呀！

妮：就走。（向西身後跟近一步）……四……

西：（站住）唔？

妮：四婆！……我要走了！

西：要走啦？那兒去？

〔妮回頭看了下皇，皇輕鬆地，無所謂地，轉向別處踱去。〕

西：（深沉地）……好！我們係家人的性格是沒辦法勉強的。……上海的地方平，熱鬧，像一面熱鍋，你一到那兒就不能不蹦蹦跳跳，等你底鵝掌給煎好了，就要給他們吃了！

妮：（無知地）……疼不疼？

西：（憐憫地）……不疼。……除非你是個生煎飽子，你才會胖起來。

妮：（擦了下眼淚）那麼，我走了？……

皇：（謙靈地）在這兒打擾你好久了，再見了！（紳士派地伸手候握西手）

〔片刻之後，西慢慢舉起手。〕

皇：（接着西的手，極有禮貌地在手指尖上吻了一下）再見！

西：（啞啞地）再……

皇：（曲起一隻膀子，半命令地向妮）掛着我這膀子！（勝利地驕矜地挽妮向河邊下）

〔西底視線隨着皇底下場而慢慢轉身不知道是辛酸，是空虛，還是憐憫。背向着觀眾許久沒有

轉動。

劉：（同情地）四小姐！

西：（空漠地轉身。劉的出現在她底瞳孔，給她以莫大的驚奇）你？！

劉：（安慰地）……過去的事，就算了吧！

西：……（苦笑）僑家從來不向回想的！……你！……也是來這兒，休息？

劉：不。莫先生叫我等有話講呢！

西：你們家裏都還好？

劉：還好。……我很難過，我沒有替石工程師搬一樣東西。

西：（刺痛似的）石——石……（坐下）

劉：早上我看見他，氣色很壞，臉像紙一樣的……

西：（詛傷地）是的。昨天晚上就像木人兒一樣！……我們到衝擊間，他底手脚都

鈎起來了。……救醒了，他不肯走，要站在河邊，望着？望着，……頭髮給

風吹倒臉上……（淚如雨下，抽噎）

劉：……當然……誰不難過！……辛辛苦苦的……

〔一個不寧靜的沉寂，捉住了這兩個人，也捉住了這整個環境。時間一秒一秒地在這中間溜

過。

〔遠處不成腔地口琴音，在那裏急速地跳動。

西：（突然站起，恐懼地）他會！他會想不開的！（急向山下奔去）

〔石突然的出現在她底面前。臉上依然慘白的，從兩道黯淡的目光中，看得出他底精神依然是困倦的。但是他底西服，却穿的整挺。（這是他最好的一套黑西服）頭髮上也用水梳得光亮。口琴還拿在手上。

〔西退開了幾步，打量了下石底全身，然後瘋狂地撲擁着石。

西：毅之！（哭）

石：（哄小孩似的拍着西）哦哦，這幹什麼？這幹什麼！……我不是很好嗎？

西：你叫人急死了！你全不管人家了！

石：（扶正西，望着西底臉）嚶——小孩子！（吻着她底嘴）我忘不了你！

西：（驚喜不置）你忘不了？……

石：（學着愉快地走向台中）你像我底空氣一樣，我時時刻刻都要呼吸着你，我要一時一刻的沒有了你，我就會悶死了。

西：（極端興奮地跟上）毅之！

石：（撫慰着）我現在才感覺人生有無窮的美。尤其世界上有你這樣一位動人地，善良地……世界簡直更美了！（不斷地擁西吻着）……這個口琴，妮妮真滑稽，連這個都還搶出來，爲什麼塞在我衣服口袋裏呢？……給你你，還給她。

（西這幾年以來，再也沒有給石吻過；現在突如其來的幸福，幾乎將西衝擊得昏暈而沉醉。

西：（接着口琴，喘息着，暈醉着）毅之！毅之！

石：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得風流兮且風流！四德拉娃！你看我這衣服還不錯吧？這幾年，我簡直沒想起來穿牠，這簡直太傻了，你說是不是？一個人爲什麼要穿得那麼髒，像個老頭子？嘿嘿！你看，現在還合身吧？還是抗戰以前的？十來年了！哈哈！……四德拉娃。跳跳舞好吧？

西：……你不累嗎？

石：（拿口琴給劉）給你。你替我伴奏。（擁着西）四德拉娃！現在我才曉得，我更需要你了！……世界上一個男人，是少不掉一個女人的。這是上帝定的。

半個靈魂是沒有辦法生活的！（註四六）（伸手與西共舞）來吧！（他歌唱着『悼自然』——輕佻裏帶着憂怨）

鮮花含淚花更嬌，

雨後暮垂雲艷飄，

人老體衰心少轉，

燈滅光迴杜鵑號！

西：（懷着恐懼地憂慮，目不離石地）毅之！……你是愛我了嗎？

石：愛？……不要提這個字。這個字頂討厭了。人生還不就這麼回事。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不歡喜我跟你這樣跳舞，唱情歌？

西：喜歡！喜歡！

石：那不就結了！（扭着西的腮）四德拉娃！不要亂想。人生要一想就沒意思了！來！（又擁西共舞）

〔西這時放心了。愉快地，幸福地，熱烈與石共舞。劉亦緊緊地伴奏着。〕

石：（唱「係山戀」——）

（歡樂地）想心焦，

焦心想，

崦山下邊水汪汪，

崦山上邊做個夢，

鴛鴦湖邊戲鴛鴦。

妹妹不信上山看，

眼淚發芽三寸長！

〔沈悠悠地從山後走出，呆呆地望着石。〕

西：（唱——）

（濃情地）金絲烏，

烏絲金！

打狗河邊有黃金，

打狗河上遇好漢，

綿綿纏纏情意深，

風雨飄搖共患難，

洪水潮後共安寧。

〔河灘下人聲大起。〕

〔接着，兩聲清脆的鎗聲。〕

西：（忙至崖邊遙瞰）哎呀！下邊的排都給水衝下去了。那上邊還有好多人怎麼

辦呢？

石：不管他！我們跳我們的。

劉：那莫先生他們……

沈：（同情地）毅之！……這樣你會覺得舒服點子嗎？

石：（垂首；然後緊抱西，眼裏藏着惶惑，漠然望着空際）……這就是我底安慰！

沈：（嚥了下眼淚，哽咽地）……但願你會快樂！（走向崖邊，空虛地望着河下）

西：（在石懷中）毅之！

石：（俯首語西）一刻值千金！再來！……

〔周滿身是汗地從山下爬上。〕

周：（擦着汗）石工程師呀！哈哈，我們全都白忙啦！……莫蓀走了你曉得了嗎？

劉：（驚問）莫先生走啦？他說還有話跟我說呢！

周：他還叫我告訴你聲：你倒底幫過他不少忙，他那些傢俱就送給你了！

劉：（氣壞了）他！（想追下去）

石：（平淡地）勇生！

劉……

石：（和順地）給我吹口琴。

〔大家都爲這話一楞。〕

周：老石呀！你怎麼打算啊？

石……沒有打算。

周：（樂觀地）嚶！這就對啦！水漲船高，乾着急是糟踏自己。嘿嘿！你阿爸呢？

西：到後山去了。

周：（有勁兒地）我去找他。……我想無論如何不會湮到我們鑛山上來。……

一天不湮，一天總要吃飯！嘿嘿！（下）

石：（慍惱地）跳！（硬拉西舞並唱）風雨飄搖同患難！（對西劉）吹！……唱

呀！

兩人合唱：

風雨飄搖同患難，

洪水潮後共安寧！（劉西均漸漸停止）

（僅剩石一人）共——安——寧——！

沈：（向着河谷，激動地，悲忿地，朗誦着詩）

洪水！

澎湃吧！奔騰吧！

不要管我們這些落伍的人！

我們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如果，

你象徵着人類的進化，

衝吧！

衝掉我們這些不能駕馭你底民族吧！

〔石呆呆地聽着，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樣。〕

五千年的中國，

有多輝煌的歷史，

有多少千千萬萬的英雄，

用血淚，

用堅毅不拔的意志創造了出來。

而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完全失去了自信心，

隨波逐流，

完全等待着洪水來衝動！

中國，

中國沒有青年了！

有的也只是像我沈思遠一樣！

〔石失魂似的坐下但仍豎耳聽着。〕

我們沒有新的細胞來承繼了！

中國沒有青年！

中國沒有青年！

中國！沒有青年啦！

〔石忽然蒙臉大哭。〕

〔衆人像死一樣的沉寂。……每人眼裏都含着眼淚。〕

西：（鎮定了一下，溫存地）你太疲倦了，毅之！

〔一個停頓。〕

沈：（拖着沉重地同情，走至石底身後，躊躇了一下，勸慰地）去睡睡去吧！睡覺可以免除煩惱，睡覺可以使時間過的很快。

〔沉寂，又一個沉寂。〕

〔石無聲地站起。〕

〔大家誰也找不出問他底話。〕

石：（毫無表情地向外）我底測水儀器都搶出來了嗎？

〔劉答不出話來，以目詢西。〕

西：在我們一塊兒。

石：……預備木排。

西：（憂悒地）……你要那兒去？

石：（瘖啞地）……下守望亭。

西：守望亭四邊都是水，都快要湮水了！？

石……不要緊。

西：水那麼急……

石：（在消沉中勉強慰安着西）我去量量最大的流量，流率！我去量量最高的水位，壓力！……（自嘲地）萬一，可能重造，將來，我們還可以，根據這次……（眼淚無聲地哽住了咽喉，於是裝着愉快地拍了拍西）好好！（走下）

西：（眷眷不捨）那，還回來跳舞吧？

石：（沒有回過身來，只站着想了一下）……還回來吧！（下）

〔劉隨下。〕

〔一個沉寂，〕

〔西像失去了一切感覺似的佇立着，望着——但望着的是：心裏邊的，模糊地，憂慮。〕

〔黑雲沉重地在天邊壓蓋上了。帶着雨意的秋風威脅地從山巔掠過。〕

〔風過以後，涼意震醒消失了知覺的西。〕

〔沈從壇石後拿出一個盛酒的葫蘆獨飲着。〕

西：（在自己喉嚨裏）……走了！……（唇邊泛出一點滲淡地微笑）……將來，

重新再造！……

〔王踴躍而上。〕

王：（微笑地）四德拉娃！石工程師跳舞來着？

西：……

王：（疑慮地）怎麼啦？……

西：（忽然興奮地）阿爸！你知道吧？

王：……知道什麼？

西：（報告新聞似的）石工程師，跟我跳舞來啦！

王：這個，我知道啊！

西：（媚媚地）他還跟我唱歌，唱……

王：（更莫明其妙了）這我也知道。……他怎麼？……

西：阿爸！他開心了！他幾年了，從來沒這麼想開過。他恨跳舞，他現在好像不恨了……

王：不恨了？……爲什麼？……

西：我看他完全不像從前那樣死板板，跟我們一樣的活潑有生氣了！他歌唱裏充滿了愉快，我從來沒看見過的。

王：（喜出望外地）哦！那好極了！好極了！只要他能夠開心，不消沉下去，我們僑山還有什麼問題！只要開心，勇氣就不會離開我們了！……

〔狂風大作，使人再也說不下話去了。西抱着王，風在他們髮上，衣上，拚命的搖撼着。〕

王：（懣西又自慰地）那一年沒有大風！風過了就更顯得平靜！風過了樹葉子都更青！哈哈！

西：是的。石工程師哭過，後來他又站起來，下去量水去了！……

〔下面人聲鼎沸。〕

衆聲：噢！噢！噢！

〔王西奔崖邊看。〕

王：（驚異地）這麼多人，都漂下去幹什麼？（志志地）都是我們僑人！一個人抱着一根樹！（昏暈地有點站立不穩）

西：（扶住西）阿爸！是不是莫蓀！……

王：（喘息着）莫蓀把所有的排，把我們一半的僑人都騙走了！不打緊，只要石工程師……

〔又一陣人聲。〕

王：是石工程師……我下去看看去。（踉踉奔下）

〔又一陣風後，氣候平靜了。〕

西：（兩手從眼上慢慢放下，憂懼地）……有什麼……

沈：（談諧地）烏拉拉西施！你要不要，聽一個故事？……有一個火星呀，——火星就是我們地球以外的另一顆星。這火星上面呀，有一條火車道，這個火車道，是木頭做的。這木頭軌道上面。還刻着火星文！噫，有一列火車，就是我們普通的京滬飛快車。一個鐘頭在地球上可以走十萬八千里。這一天他們火星上面，也弄了一列飛快車，預備在這木軌道上，舉行通車典禮……

西：（煩燥地）沈先生！……

〔周扶着垂頭喪氣的王上。〕

周：（小心地安慰着）……不要難過。……一個人假使願意這樣做，他不會覺得痛苦的！

〔王癡癡地站着。〕

〔沈望着轉過身來的周。〕

〔一個沉默，一個很大的沉默。連草木都沒有動一動。〕

沈：（慢慢地搖撓起來。對周）對不起！我喝醉了，請你扶扶我，回去，睡覺去！（一個停頓後，周扶沈下）

〔又是一個相互的沉默。〕

王：（喃喃地）……我們係山，要沒有青年，會好起來嗎？……不會！……（微弱地惋惜地）可惜他們，他們，不能夠，不能夠！……（緊握拳頭，表示一種力行堅毅的精神。然而，剛剛握緊手，又無力地垂下）

西：（含着兩眶眼淚，啞啞地）阿爸！

王：（拊循着西，但自己却癱攣地顫抖着）他，排翻了！……大家下去救他，把竹桿遞給他，他……他不接……

西：他？

王：他飄遠了，他才喊……周技師說：他喊四德拉娃。……他喊他愛你。……他

喊他要同你……（哽咽地幾乎聽不見了）同你結婚。

〔兩人都在塵埃地失神地狀態中沉默着。〕

〔西喘了半天，在王的腰間，輕輕地，拔出王底刃首，雙手遞給王；王楞了半天，才慢慢接下。然後，西退倚着佛脚，無力地，垂下雙目。〕

〔沉默。〕

〔王喘息地望着刀。〕

王：（黯然瞻天）我幹了些什麼！……僑山人的，生命，田舍，……僑山的青年，……我太對不起他們了！……我……（飲刃而倒）

〔一個停頓。〕



西：（以爲自己已死）毅之！我來了！……（努力撐開兩眼，忽見王臥血泊中，驚叫）啊——……（呆呆地走近，呆呆地望着，呆呆地，……冥路響的音樂幽幽地飄來，她，以死灰的心情，無聲地，圍屍起舞……）

〔燈漸暗。幕漸閉。〕

〔第三幕二場終。〕

〔全劇終。〕

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於重慶。

生鑛床，產於鑛脈，故有稱脈金（Vein gold）。由地殼下部隨酸性或中性之深成巖，上升地表，而生於石英脈或鑛脈中。

註五：爲僑家青年男女熟唱戀歌之一：

（男） 十七十八小么孃，

送你白布你嫌黃。

再過三年花落了，

白紙無人送一張。

（女） 十七十八小哥哥，

那個叫你慢拖拖，

妹有心意抬頭望，

你無心意把頭勾。

（男） 十七十八嫩悠悠，

哥哥看了把命丟，

好女應和好郎哩，

好花應得好園栽。

(女) 十七十八懶幽幽，

我愛玩耍假害羞，

你看太陽西斜了！

風吹揚柳我擺頭。

註六：簸箕爲僑家譬爲兩性中之女性。

註七，八：智萊爲僑家創世主。照榮照耀爲祖之長幼兩子。其創世歌曰：

太空茫茫，

太古蒼蒼，

天開地闢，

萬物蒸蒸！

伏羲姐妹，

鄭男智萊，

造女易明。

叫他說話，

教他唱歌。

智萊易明，

整日游樂。

太陽山上，

金銀燦燦，

他倆貪拾，

砍去荆棘！

天神惱怒，
降下災禍；
黃鳥遮天，
地下全黑；
伏羲心善，
叮囑智萊，
造個木櫃，
可以偷生。
木櫃造好，
大雨下了！
大風起了！
大水漲了！
浩浩汪洋，
人影絕跡，
禽獸杳無；

十三朝過，
水又退掉！
智萊出櫃，
請示伏羲：
『世人盡滅，
只剩我倆，
何以度生？』
『你倆兄妹，
可以成婚。』
『人倫兄妹，
我難照遵！』
『篩子簸箕，
東西滾下，
如能相合，
這是天命。』

三番四番，
雙雙扣合；
倆不疑心；
兄妹成婚。
生男照榮，
次名照揚，
幼所照耀。
耕由種地，
流汗辛勞！
人神和睦，
萬物茂茂！
世界安泰！
天下太平！

註九：流血是一種光榮的死。高貴的親人崇敬英雄，應吻傷口，使血染嘴唇，然後隨屍歌舞「冥路

變』。詞見一幕二場。

註一〇：其譜如下…

F 調 2/2 纏綿·慢·情歌之一 林希惠記譜與詞

<u>5 2</u>	<u>6 2</u>	<u>6</u> $\frac{2}{\underline{6}}$	<u>—</u>	<u>6 1</u>	<u>2 6</u>	<u>6</u> $\frac{1}{\underline{5}}$	<u>—</u>
哥哥	說話	啾!		說話	像唱	歌!	
<u>2 5 2</u>	<u>6 1</u>	<u>5</u>	<u>—</u>	<u>1 6</u>	<u>1 6</u>	<u>6</u> $\frac{1}{\underline{5}}$	<u>—</u>
送我	金圈	撮,	(掛在	瓶兒		或!)	

註一一：流速儀 (Current meter) 共●有真厚斗之輪——因水流速率之不同，其旋轉之速率亦異。

● 儀尾——連於輪後，作柁狀，用以固定流率儀之方向者。
 ③ 錘——懸於儀之下部，用其重量，以保持懸流速儀之繩得豎直下垂；其狀前如彈尖，後如柁翼。
 ④ 報速器——用電線隨繩下繫於儀

輪上，用以傳報輪之速度。

註一二：濕界線 (Wetted Perimeter) 爲水道之橫切面，在濕面下的不規則之河床濕線

註一三：其譜如下…

C 調 2/2 繼續 情歌之二 文桌記譜與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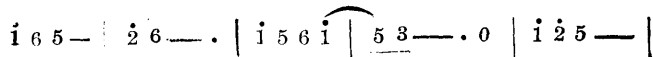
iii6 | 5 ii2i 6 | i0 | iii5 | 7 676 | 6 | 50 |
 哥哥說話 像 文章 呀！ 文章牽着 妹妹 心 哦！

iii6 | 5 676 i | i0 | ii5i | 2 i2i | 6 | 50 |
 妹妹背靠 哥哥 背 呀！ 紅雲倚着 夕 日 邊 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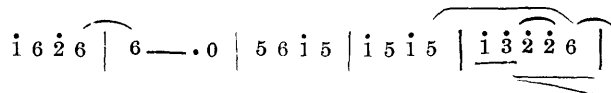
註一四：紅豆有壳如黃豆角。遍生紅豆樹上。熟則豆角枯裂，落豆遍地。

註一五：其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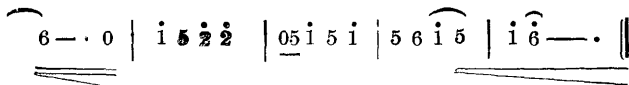
C 調 4/4 續絃 春戀謠 文泉記譜與詞



(女) 情 哥呀! 晚風送鶯啼, 紅豆
 (男) 表 妹呀! 白鵝頸白長, 伸頭



吐相思! 一顆一顆, 細細對我講。
 望姣孃! 天天想望 你的紅嘴唇!



春風不動, 春花不會強自開放!
 嘻嘻哈哈, 少女少男莫負青春!

註：次..「動聽」很會唱歌的意思。

註一七：歸一即完畢也。與四川話同。

註一八：玩搖馬郎，郎談戀愛也。

註一九：此爲至親爲英雄犧牲之一種儀式。擲刀者將刀擲插左項邊，始可免於死。否則應重擲過。故

多難免傲幸者。

註二〇：這是僑家迎娶時習俗。

註二一：據傳僑祖智萊當於洪水瀉及地洞時，彼所乘之木船，幸爲山邊刺竹松枝所攔，未入地洞，得以復生。故僑人之神均用梨木松木製成。並於神前植刺竹與竹節草，以資紀念。漢民來此，均砍作柴燒。

註二二：筆摩，約等於漢人中之「師公」。其在苗夷社會中所佔地位，異常重要。蓋苗夷中一切大事如：疾病，喪葬，婚嫁，及作戰看黃道吉日等，均須筆摩參加。

註二三：「打鼓鼓」必焚香唸咒，以送鬼神，而降吉祥。爲一種祭典名詞。

註二四：請參看註八。

註二五：娃娃，又稱娃子；爲僑人的一種財產。其奴隸的性質完全與帝俄之農奴相似。

註二六：鑼莊，爲一直徑二尺餘之鐵鍋，下以三石，作鼎足撐於下，以便烹飪。富人鑼石光滑，並刻有極細之花紋。

註二七：僑人的口琴，形式笨大，簧亦爲銅片，吹時必須以手撥動。其音階僅有四聲——La, Do, Fe, Sol, 但八度的跳進，却很別緻。

註二八：打鷄，即殺鷄也。據僑人之習俗，打鷄敬客時，必先將活鷄捉至客人面前，告訴客人，此鷄爲活鷄，以示無欺。然後再當客人面，用木棍將鷄打死。據云從前宰牛殺豬，亦均同用打法。然今已進化爲刀殺矣！

註二九：重力壩 (Gravity dam) 多用石頭與水泥築成。壩之平穩，全賴其重量。故較永久性。

註三〇：架構壩 (Framed dam) 賴各構架支持之力，以取得平穩壩壩。

註三一：混汞法 (Amalgamation) 即用水銀塗於銅板上，使細粒金沙經過其上，則全溶於水銀而成汞混，刮去而蒸餾之，復將金與水銀分開。蟄化法 (Cyanide Process)，即於含金砂內，傾入蟄化鉀液 (KCN)，則金溶於蟄化鉀而成 (K. AuCN₂)，取其溶液加鋅，則鋅與金置換而得金。至氯化法 (Chlorination) 以其費用較大，用者甚少。王水爲鹽酸和硝酸的混合液。投金於內，蒸乾即

得三氯化金。

註三二：納爾遜：曾任美國戰時生產局長，美國來華經濟特使，及中國戰時生產局首席顧問。對美國協助中國工業化曾有極科學極精闢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若再是一個強大而軟弱的國家，亞洲永遠不會太平。幫助中國工業化，經驗證明這絕不是一個危險的想法。

註三三：應用上海音說。

註三四：人名。

註三五：俗婚後有娠，即將女子送還，生育後，始接回為正式妻。

註三六：這種講理的習俗，却是先將雙方親族集於田間。常講理數目不清。故有「一個鷄蛋說三天」之諺。說話程度，不論如何糾纏，均不甚重。結果亦不過由男方買酒數拾，賠償損失而已。

註三七：咪囉咪噏，為鎮邊夷語之「妹妹」。

註三八：諧見后：

H 調 2/2 活潑輕快 訪 歌 林希惠記譜與詞

55 $\overset{\vee}{1}$ | $\overset{\vee}{1}$ $\overset{\vee}{0}$ | $\overset{\vee}{5}$ $\overset{\vee}{1}$ $\overset{\vee}{0}$ | $\overset{\vee}{1}$ $\overset{\vee}{7}$ $\overset{\vee}{1}$ $\overset{\vee}{6}$ | $\overset{\vee}{7}$ $\overset{\vee}{5}$ $\overset{\vee}{6}$ $\overset{\vee}{4}$ |

阿 嚕 1 (白) 英雄! 這個爛毛 的 老鷹

P14.....

$\overset{\vee}{5}$ $\overset{\vee}{3}$ $\overset{\vee}{4}$ $\overset{\vee}{2}$ | $\overset{\vee}{3}$ $\overset{\vee}{1}$ $\overset{\vee}{2}$ $\overset{\vee}{7}$ | $\overset{\vee}{1}$ $\overset{\vee}{6}$ $\overset{\vee}{7}$ $\overset{\vee}{5}$ | $\overset{\vee}{7}$ $\overset{\vee}{5}$ $\overset{\vee}{7}$ $\overset{\vee}{5}$ | $\overset{\vee}{0}$ 調 |

想吃小雞 在 天上 轉來 轉 去,

.....

$\overset{\vee}{2}$ $\overset{\vee}{1}$ $\overset{\vee}{2}$ $\overset{\vee}{6}$ | $\overset{\vee}{7}$ $\overset{\vee}{5}$ | $\overset{\vee}{5}$ — | $\overset{\vee}{5}$ $\overset{\vee}{5}$ $\overset{\vee}{5}$ | $\overset{\vee}{1}$ — | $\overset{\vee}{1}$ — |

拖出舌頭 一 次 七 1 咪囉咪啣!

註三九：哦字高叫的音調，請用『紡歌』第四、五兩節譜。

註四〇：跳鍋莊：即逢佳節或勝大集會，男女裝裝混合，且跳且唱如歌劇。為彼等最樂之法。

註四一：譜如后：

口調 2/2 活潑輕快 情歌之三

文 臬 肥 詞
林 希 慮 記 譜

i 5 2 i | i 6 5 | 5 2 i 5 | 5 2 i |

花引蜜蜂 蜂引花， 蜜蜂甜心 咁人扒，

2 i 6 5 | 5 2 5 | i 5 2 i | i — |

咁我嫌嫌 不打緊，

6 5 5 | 6 2 6 5 | 5 5 | 5 6 5 | 5 — ||

前頭 哄過多少 她？

註四二：見註廿六。

註四三：這是中國初期電影從業員的一種謬論。我相信現在的劇藝園地裏，它早已被淘汰了。我們既

自稱是：『改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真理形象的塑造者』。那更該春秋責賢，更該俱有一個

十全十美的完整人格。這是毫無疑義的！

註四四：苗仔居多草原，常受漢人侵奪，故養成善遷避習慣。其他請詳看第二幕環境說明中之歌謠。

註四五：請參看註八之創世歌。

註四六：希臘神話上曾說：人類原爲一男一女所組成。諸神將每人分而爲二，此二分之一將永遠地追逐那另一個二分之一。法，莫洛亞亦懷疑謂：這很像前生注定的老話。而法，劇作家巴蕾，却乾脆以此作了一個心理劇『痛苦的靈魂』。致使聲名大噪。這你能說那神話一點沒有正確性嗎？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翻譯，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如欲取得上列權益須徵得作者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通訊處：上海閘北中興路口新華別墅十號。



烏拉拉鄉·生命舞曲（全一冊）

著者 文 泉

出版者 生命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武定路五三七弄六六號

印刷者 務本謝記印刷製版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貳千冊

陳子泉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901B

70

杭州新中國書店總經售

地址中法街十號

改售 家發 出版 依正 照本 出價

1599506

杭州新中國書店經售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售價 0.40